



杯底

El fondo del vaso

〔西班牙〕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杯底
El fondo del vaso
杯底

〔西班牙〕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杯底/(西班牙)阿亚拉(Ayala, F.)著;李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ISBN 7-5327-2481-6

I. 杯... II. ①阿...②李... III. 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818 号

Francisco Ayala
EL FONDO DEL VASO

本书根据 Alianza Editorial, S. A. Madrid, 1970 年版本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9-205 号

杯 底

[西]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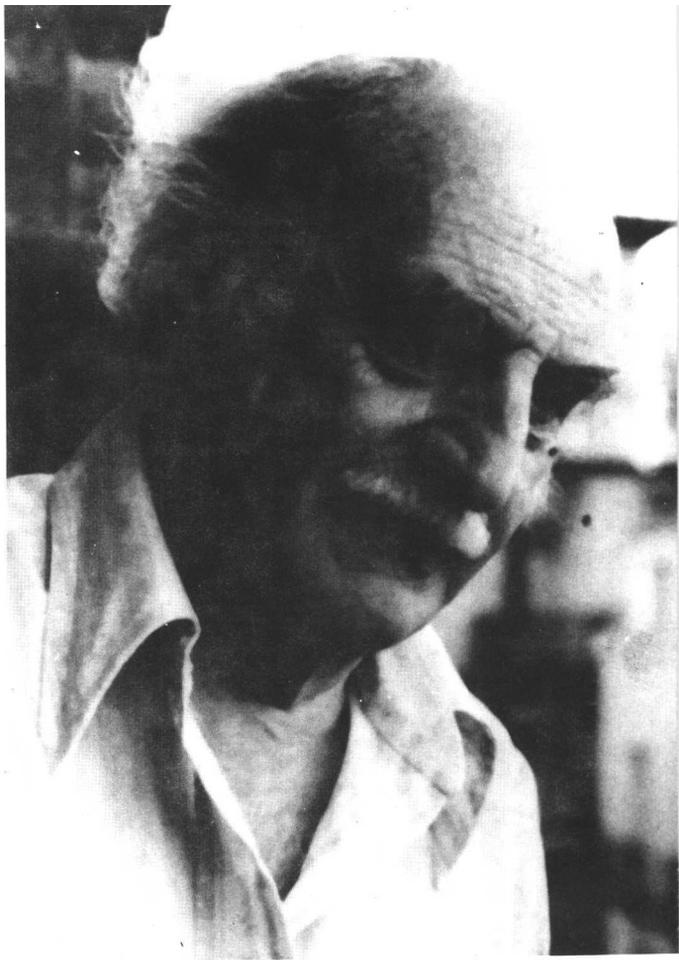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5 字数 128,000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 7-5327-2481-6/I·1450

定价:10.30元



〔西班牙〕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译 序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Francisco Ayala** 是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1906年3月16日生于西班牙南方古城格拉纳达，并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他于1927年移居首都马德里，在马德里大学攻读法律，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已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攻读社会学和政治学。1931年回国，出任国会律师。1932年，被聘为格拉纳达大学政治系教授。第二共和国期间（1931—1936）他加入阿萨尼亚领导的共和行动党。正当他在学术和文学领域崭露头角、蒸蒸日上时，西班牙爆发内战（1936—1939）。内战结束后，他流亡南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并创办杂志《现实》。他还经常为《国民报》、《太阳报》撰写稿件。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教授。1950年移居波多黎各，那里聚集着许多西班牙流亡者。他在里约·彼得拉斯大学创办了大学出版社和《高塔》杂志。1956年移居美国。此后的20年间，他在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高等学校教授文学。这期间，他发表了两部最重要的小说，即《惨死如狗》和《杯底》，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从此，他开始走红西班牙和世界文坛。1969年，他定期返回祖国西班牙，但在那之前，他的作品已在西班牙面世。1981年，他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8年，

加入西班牙皇家学院。1991年 获得西班牙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至此 他成为西班牙作家中唯一获得‘国家文学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两项奖的得主。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 1925年开始涉足文学创作领域。那一年他发表了《一个没有灵魂男人的悲喜剧》这是一部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宣称 他的创作遵循‘纯文学’道路。次年 发表《一个黎明的故事》 主要描写一位青年学者的政治忧虑。1929和1930两年分别发表了《拳击手和天使》与《黎明中的猎手》 以此加入西班牙一批青年学者倡导的小说革新运动。这两部小说被评论界称为“理性主义、讽刺和残酷”小说的典范。他在阿根廷开始流亡生活不久便在《南方》杂志上发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 题目是《死人对话“西班牙哀歌”》 它标志着佛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他本人宣称的‘成熟阶段’^②。欧亨尼奥·德·诺拉^③在《当代西班牙小说》中说：“……他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时 已经用自信和准确的笔触写作了 主题 处理主题的方法 语言……都是全新的。这一切表明 作为小说家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④1944年发表《伪装者》。这篇小说于1949年收入《篡权者》的小说集中 作品以描写西班牙历史为主。1949年发表的《羊头》收入四篇小说 以描写西班牙内战为主题。在这个集子里 他已经摆脱了“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传统写作方法。1955年 他发表另一部短篇小说集 名为《丑陋者》 这也是他的出现在战后西班牙的第一部作品，书中成功地刻画了一群其言行、语言都滑稽可笑的人物，它为1958年和1962年分别发表的《惨死如狗》和《杯底》两部代表作打下了基

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 1890—1946) 西班牙政治家、作家 三次出任政府首脑；1936年出任共和国总统。

② 引自《我的最好篇章》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 1965。

欧亨尼奥·德·诺拉(Eugenio de Nora, 1923—)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学博士 西班牙文学教授 著名诗人。

《当代西班牙小说》三卷本 马德里‘格列多斯’出版社 1978。

本框架。这两部作品集中描写了拉丁美洲某国独裁统治、垮台以及垮台以后发生的种种事端 使得‘独裁小说之父瓦列·因格兰的《暴君班得拉》一书的缺欠绝妙地得到了弥补’。1963年和1965年他出版了两个集子 书名分别为《王牌》和《拐骗》。1971年,《优雅花园》问世 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 该书第二年获得‘评论’文学奖。他的《回忆与遗忘》是散文小说的杰作。1982年出版了《胜利与悲哀》;1983年和1988年分别发表了《流亡》和《回归》。1997年 他将最近十几年来创作的杂文汇编成书出版 名为《我和时间》 收入的文章涉及文学、艺术、体育、旅游、忆旧等内容 目的在于阐述生活经验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

此外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还著有文学评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力作 以及散论和译著 数量颇丰。

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位世纪作家 在长达 70 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 由于他的学识广博 思维锐敏 想象丰富 技巧高超 将《堂吉诃德》作者的技巧同先锋派的写作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仍然在世的西班牙作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群一致高度评价的作家。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除了前面提到的欧亨尼奥·德·诺拉外 如博尔赫斯^① 加诺 库容 杜兰^④ 都写有专著 全面研究和评论他的作品。

《杯底》(El fondo del vaso) 以及它的前篇《惨死如狗》是佛朗西斯科·阿亚拉的最重要的叙述文学作品,受到西班牙语各国和世界文坛的广泛重视和好评。这部小说发表于 1962年 是在此四年前发表的《惨死如狗》的姐妹篇 内容上有一定联系 也以第一人称‘我’写成,但这个‘我’已经不是那个肢体瘫痪 名叫路易斯·皮内多 在书中常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

② 加诺(José Luis Cano, 1912—), 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库容 (Ricardo Gullón, 1908—),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

杜兰 (Manuel Durán, 1923—), 西班牙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常以小指词皮内迪托出现的人 而是何塞·利诺·鲁伊茨，一家商业连锁点的老板。

“我”很想为在《惨死如狗》中被其秘书杀害的总统博卡内格拉写一本辩护的书 并请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帮忙 骚乱过后 罗德里格斯从国外回来 重新在复刊的《商报》编辑部工作。“我”耍笔杆子 决不像拿台球杆子打球那样轻车熟路，因而必须请个人在文字上把关。在“我”和罗德里格斯的接触中 发现他与“我”的妻子克利娜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后来 妻子向“我”坦白了她的那段“闪失”的历史。“我”认为那是妻子对“我”的报复 因为她早就知道 骚乱期间，“我”跑到邻国避难时，都要带上女秘书坎迪。

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写作辩护书的计划始终没有按照原来希望的那样进行下去 而是沿着“我”与女秘书坎迪的关系这一线索发展起来。坎迪对“我”渐渐厌倦了 开始与罗德里格斯的儿子小罗德里格斯来往 并且关系发展很快 不久便商量结婚的事了。“我”不安，“我”嫉妒 设法跟踪他们 窃听他们的谈话 想更多地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这时 坎迪从“我”的连锁店调到国民银行办事处 已经不来办公室上班。她的位子天天空在那里，“我”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但不想找别人替代她。“我”为了能够见到她 便想了个法子 亲自给她送支票 她调走时没有结算工资 这是补发，“我”还有意多写了一些钱数 法 届时看看能不能挽回旧情。她不但对“我”很冷淡 而且竟然把支票揉搓后扔到烟灰缸里。经“我”提醒之后，她才拾了起来，“我”感到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我”还求助多米尼奇——是他把坎迪拉到他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银行的，让他探听一下坎迪的想法。事情这样发展着。一天 突然传来消息 小罗德里格斯被杀 人们在郊外发现了他的尸体。以陆皮诺为首的警方对案件展开了调查，先后传讯了坎迪及其父亲 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与死者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家离案件现场很近。这当口儿 警方收到一封匿名信 结果“我”被捕入狱 成了命案的嫌疑人。警方同时还对小罗德里格斯生前所在的年轻人的团伙“宇宙之龙”以及“老子天下第一”和邪教团体“幸福上帝”进行跟踪调查 发现一些线索 死者可能是它们之间内部

矛盾和械斗的牺牲品。

“我”在监狱里面对四壁，思绪万千。妻子来看望“我”，并向“我”坦白了她的“闪失”。她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时候说这种事？“我”思前想后，做了种种假说，最后得出结论，她是“一箭三雕”，杀害小罗得里格斯，既向“我”报了仇，也向坎迪报了仇，同时又对罗得里格斯报了仇，因为罗得里格斯后来抛弃了她，另寻新欢去了。

《杯底》这部作品由三部分组成。各部分的作用不同，文体不同。第一部分是叙述文学文体，起着承前和《杯底》的前篇《惨死如狗》连接起来，启后，引出本部作品的情节来的作用。在这部分中，“选美”这个插曲和《惨死如狗》中的国庆活动有同工异曲之妙。评委们把“选美”活动变成了为自己的“选妃”机会。如果说《惨死如狗》揭露统治阶层内部的种种丑态的话，《杯底》则着重描写那个国家那种社会一般阶层，乃至家庭、夫妻之间无信可言、互相欺骗、极端自私的世风，作者辛辣地讽刺了那个畸形社会。第二部分是新闻文体，大量引用报刊对案件的采访和报道。这一点连同受众的猜测以及警方的调查，命案被渲染得复杂无比，给人一种“无头案”的深刻印象。第三部分是“我”的狱中独白。一个人“含冤”入狱，本来就会想得很多，更何况又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从而脑海里沸腾起来，出现许多假想。这使那桩命案变得双倍复杂起来。如同《惨死如狗》中作者利用高超技巧把围绕总统之死发生的事件描绘得“乱上加乱”一样，另外，悬念层出不穷，开放式的结尾，等等。这一切都要求读者发挥主动性，从乱麻中理出个头绪来。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强调一点，即现代小说要求读者成为第二创作人，用接受美学武装自己，成为积极的读书人。即使这样，我觉得要“侦破”那桩命案，说不定有的读者还得把这部小说研读好几遍呢！这是佛朗西斯科·阿亚拉作品的妙处所在。他能够多聚焦、多视角、多层面地观察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的人物，尖锐地剖析问题的实质。他别具匠心，利用现代小说特有的方法为读者设计一个万花筒似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具有时

空感，立体感。读这样一部作品是美的享受。

读过《惨死如狗》和《杯底》后 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朗西斯科·阿亚拉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全方位的文人——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 文学评论家 是以这些学问为基础写作的大手笔 不愧为“西班牙二十世纪的伟大经典作家”^①。

李德明

1999 年 4 月

^① 引自《佛朗西斯科·阿亚拉作品大览》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1998。

第 一 部 分

I 死人和活人

我决不是一个虚幻的幽灵。我不是从寒气逼人的墓穴里爬出来的。如果愿意，你们可以触摸我。我的名字叫何塞·利诺·鲁伊茨……对我叫这个名字 那个曾是有血有肉的何塞·利诺 被人称为“蠢驴般的何塞·利诺”。皮内迪托 说我讲起话来从来也不会脸红的。不过 他每每讲过这话之后 总是怜悯地补充一句 但愿上帝能宽恕他！……怎么，是不是也要宽恕他？他确实需要宽恕！你，皮内迪托 那么阴险、狡猾、老谋深算 那么急匆匆地向我发放死亡签证！可是 不管你怎样用眼睛寻找 也不能在阴曹地府的成群成堆的居民中找到我的影子。我确实很傻 但在这个愁风惨惨的洞穴里 还活蹦乱跳地活着 而其他的人虽然机敏 头脑很灵活 但现在却沉睡在虔诚教徒的梦境中 换句话说 那是公正的判决。您 堂路易斯·皮内多先生，《惨死如狗》那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的作者 就是其中的一员。您在那个荒诞的标题下，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蔑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光明磊落的绅士、纯洁无瑕的男子汉 即令人难以忘怀的博卡内格拉总统。他死时，名字上有那么多仇恨的唾沫和全国人民的眼泪混杂在一起。我要把这一切清洗干净 我要抗议、痛斥 要把皮内多那个小蝌蚪在书中所写的、他的同类到处所宣扬的那些观点驳得体无完肤 要为恢复总统名誉而斗争（有的人不懂蝌蚪这个词的意思 皇

家学院编纂的辞典上有解释。蝌蚪就是青蛙的幼虫，尚未长出四脚，但在水中能像鱼儿那样自由游动。对，是这样。蝌蚪先生 水虫先生 癞蛤蟆先生 您判处的那些死人 现在活得很好。我以我的名义，并以您伪撰的某些死者的名义向您致谢，十分感谢您的悼词。加利亚人罗得里格斯几乎没有离开原来的地方 仍然在复刊的《商报》上撰写专栏文章 推销他的语法细则。他之所以能够这样 也应该归功于他当时佯装死去。正因为如此 他现在才得以帮助我（他也正在帮助我 写这本书（或者说是小册子 或者说是别的什么东西）以维护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维护那位伟大的卓越功勋。有些人本应该为他的名誉增辉，却不遗余力地往他脸上抹黑。

但是 任何人都知道 感激之情并不是时间的产物 而我如果向我们身边的某些人、某些小人物 我们不愿意把他们称为水虫 索讨那种感情的话，一定会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大傻瓜。唉 我还是在自己的卑微的社会环境里 在实践中索讨那种感情吧（我也确实在这样做）比如 写这部作品。说到感激之情 在结束这个开场白（也可以称为文前提示或解释性前言）之前 请允许我向我的合作者堂路易斯·罗得里格斯表达这种感情。如果不是他及时提出建议、劝告 甚至修改、润色文字 那么这部小小作品肯定就拿不出手了。恰如古代骑士大多数是使用宝剑和长矛的能手，而不能耍笔杆子一样 我这个当代骑士 新世界的后代——此外 还是受人尊敬的商人——如果说还有点出众之处的话 那就是一拿起台球杆来，必然会让许多人产生嫉妒心理，并露出满脸的沮丧表情。然而，在办公室里，连雇员们都会使用的打字机，我也不会使用。就是说，不能像严肃、认真的老作家那样使用。今天 只有少数人——比如我的朋友罗得里格斯——才具有工作认真、水平高超这些优秀品格。毫无疑问 他是个保守意识非常浓重的作家 但他能顺应我们时代的潮流 不像某些逆流而动的人那样对打字机不屑一顾 而是爱不释手 抚摩它 学会使用它 靠它谋生。作为一名杰出的记者 他的大名

是皮内多的爱称。

无人不知。如果说世界上还有文化人的话，那就非他莫属了。他甚至还是律师（几乎可以说他毕业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德拉这所古老名牌大学法律系），但不像他的无功受禄的同胞们那样趾高气扬，在困难面前决不会退缩。他什么事都做得漂漂亮亮的。除了他，谁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我去做现在冒生命危险所做的工作？很明显，他是最好的人选。所以，我在和妻子聊天时产生了要写点东西（最后写成了现在这种辩护书样的东西）的想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细节的话，那么是她——克利娜提出了那个好主意，是她鼓励我尽早写出来的。“人们都说罗德里格斯是个有名的作家，为什么不向他提出合作的想法？当然要给他劳务报酬，他就是干这种事的呀！”我不能否认，一开始我觉得她的想法很愚蠢，简直是胡闹。克利娜不懂得金钱来之多么不易，花钱如流水。听了她的建议，我气坏了。但是，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我才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想做我想做的这种事（到底是怎样的事，眼下还不清楚），现在来说，能够提供最大帮助的就是罗德里格斯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再说，还有一件十分凑巧的事，在刚刚过去的骚乱中，我们两个人都被宣布为死者。在那几个困难的星期里，就是说，烈火四处燃烧的时候，罗德里格斯和我一样，做出了理智的决断，没有卷入事件中去，从而也没有因参与骚乱而遭暗算。我们逃得无影无踪。当然啰，那是为了以防万一。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而报界则是首当其冲者。罗德里格斯躲藏了起来，这做得很对。而我的理由虽然不像他那样充分，但躲藏起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甚至还可以说那是个好机会，自我放假的好机会，我很久以前就在心里暗暗地打着这种小算盘了。我立刻按照罗马诗人奥拉西奥的做法，即把好的东西、有用的东西收拢起来，轻而易举地说服克利娜那只可怜的母猫，我很需要躲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呆些日子。我提醒她，24小时以后（这么多时间足够了），她就可以认为我已经躲到国外去了，从而可以到处宣扬不知道我的下落，并露出担心、恐惧的样子来。应该说明一点，她表演得很出色，很逼真。只是后来，在看到危险已经过去，其他受到迫害的人也已大摇大摆、口中念念有词地抛头露面，而我仍然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死是活的时候，她才开始

真的恐慌起来。那个纯贞的天使跑到罗德里格斯的家里（那时朋友们正用甜点和雪利酒庆贺他的复活）向满面春风的拉萨罗和他的忙里忙外的妻子讲述她的担心和不安。他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罗德里格斯也躲藏了起来，谁以为他知道我的下落，那简直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而那时我们刚刚认识罗德里格斯不久，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她，虽然也许不那么审慎，因为他非但不安慰她，说我迟些露面不值得大惊小怪，反而也对我那时还不回来感到惊讶，还埋怨我都不给妻子发个电报、写张明信片。在他看来，那是火上加油。我说不定去了极乐世界，不想看见那些振奋人心的、到处宣扬的骚乱已告结束、国家威信正在重新恢复的情景。而他呢，藏在一位同乡开的店铺的地下室里长达一个月之久，当然啰，就算在他得知个人生命和财产重新有了保障时，他仍旧没有从洞穴里爬出来呀！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去向他道了谢，他很关照克利娜，曾好几次亲自陪她去打听我的消息，虽说结果是一无所获。从那以后，友谊诞生了，我的回归为这种友谊又增添了欢乐，有时还开个小玩笑，说是要筹建受迫害者俱乐部，我、他和另外几个被称为暗杀阴谋之幸存者都应该成为这个俱乐部的终身领导成员。如果说我最终决定要为博卡内格拉写一部恢复名誉的作品，并且要请罗德里格斯帮忙的话，那么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为什么不可以呢？”克利娜第一次向我提出那个想法时，我本可以这样回答她的。但那时我心绪不好，根本没有想往前走下去。她这个人很固执，又没有多少事可做，之后又向我发起两次攻势，用同样的话或者相似的话说服我，直到看到我软了下来，委婉地说：“你觉得可以吗？”她才认为事情成功了，进而坚持说：“当然啰，亲爱的，你把他约到家里来谈，家里比外面方便。他来了，我们请他喝上几杯加冰块的威士忌，你把想法给他详细讲讲，不要过分渲染……”她认为我有些浮华，我没有理睬她，她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女人什么也不懂，观察事物的方法很荒谬，反复无常。她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不，还是你单独和他谈比较好，我还是不介入吧！”对，对了，她有什么可介入的，她肯定是担心我不会见机行事，她还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社会意识，会说蠢话来，会把事情搞

糟。于是重新回到原来的计划上去 还是把他约到家里来。“一定要按照我所认为的最好方式去做，”我好言好语地打断她的话说。那么，我认为的最好方式是怎样的呢？最后是他请到家里来了。

加利西亚人得知我的具体想法以后 先是有点不情愿 说那个计划虽然很好 是爱国的 是这样 很好 但他很快发现 立刻发现 该计划有许多不足之处。做起来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并且列举一大串棘手的问题。这个小加利西亚人——我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聪明极了。后来 几杯酒入肚以后 他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 障碍也一个个排除了。最后 当我十分谨慎地谈到对他的报酬 我用的是补偿这个词儿 时 他马上跳了起来 觉得西班牙人的那种有名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我应该承认 他这次表现得十分坚定 寸步不让。我们让大好人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接受下来的唯一一个请求就是常到我们家来吃饭。这样做 从我们当时的交情上讲 不仅是无可非议的 而且也是必须的。“你 利诺 这是明目张胆地剥削我呀 你让我干活，却只给我一口饭吃！”他开玩笑地说 加利西亚人所特有的嘲讽劲儿是很尖刻的。很自然 在每天干八小时活 有时还要聊上一阵子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我们的朋友回到他那如同疯人院和猪圈一样的家里去吃晚饭呀 同样自然的是 我们通过合作加深了接触 从而友谊也就更加亲密了。我们甚至很快地，应该说是不知不觉地你我相称起来了。我还记得，一天我贸然地问他 你签字时每个字母都写得很漂亮 而那个 R 写得更惹人注目 可是 R 是什么意思呢？我早就想问你了。“也……也是罗德里格斯的意思呀！”他笑着回答说。“好家伙，了不起！”我说。当时 克利娜也在场 她顺便打趣地说：“真的 我的朋友 怪不得你这么固执呀！”她对他说：“这么说 你是叫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这不是说把钉子钉好以后 再用力钉两下吗！”这些话都是为了逗笑而已。但是，那天我们三个人过得都很开心。路易斯还兴致勃勃地补充说：“如果你们认为我的姓还不够显赫的话，那么为了你们，我完全可以像我的同乡 瓦列·因格兰^① 那样做 再加

瓦 列·因格兰(1860—1936) 西班牙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上一个羌塔达侯爵的头衔。你们说 好不好？”

“为什么不加上羌塔赫^①侯爵的头衔呢？”我这样说 只不过是表现得风趣些，而没有想到这个词同过去的一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这位朋友是这件事的主角）有联系，因而使他感到不快。我太天真了，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后来，当我和克利娜独处时，她怒冲冲地把事情给我说清了。一句话，我那是运气不好，干吗说这话呀！对于那小个子的加利西亚人来说，我的话像颗子弹似的击中了他的脑袋。克利娜有时变得很讨厌，当时我想找个台阶下下，便说了点什么。可是 克利娜打断了我的话：“喂 说了蠢话 还是不要辩解的好 就到此为止吧。您呢 路易斯 请原谅他这一次。”

幸好他原谅我了。最后，作为和解的象征，我们又称兄弟站起来。可是 那一天 我们本来一直很开心 很高兴 就是因为我说话不留神，所以气氛顿时突变，就像天气突然阴沉了一阵子，险些落下倾盆大雨。不过，谁能避免呀！羌塔达——罗德里格斯的家乡叫这个名字——这个词使我脑海闪出“讹诈”一词来 真没有想到。行了 这些都是蠢话。我也不知道干吗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他以后肯定要删掉。对，如果不是因为他，如果把什么东西都写出来，那么整本书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我也是有自己人格的。既然他不愿意在书上共同署名（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肯让步，理由是他是外国人 而且一再强调这一点）那么在这段为了赞颂、解释和感谢他的合作而写的文字里，我敢肯定，即便杰出的罗德里格斯先生不想以谦虚为托辞和以缺乏文学色彩为由而把它全部删除，那也只是想把他的参与仅仅局限于出出主意，或随便做点什么，而不过多地直接干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怎么说，一个手里拿着台球杆时显得很像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同样地拿起笔杆呢？难道一个人不能既会习武，又会写作，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吗？说到底，写作并不是

^①“羌塔赫”意为“讹诈”、“敲诈”和“羌塔达”谐音。瓦列·因格兰的家乡有一条山谷名叫羌塔达。他的贵族称谓本是瓦列侯爵 而在西班牙语里，“瓦列”正是山谷的意思 故转而称做“羌塔达侯爵”。

什么困难的事，重要的是做起来。

所以 大度、机敏、谦虚也好 高傲也好 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点)我的朋友 账目一定要清楚 最好尽早讲明 到底要对既聪明又有才气的路易斯·R·罗得里格斯目前的工作付多少工钱？花点钱，我并不心痛。

首先 我要承认 如果说为博卡内格拉总统恢复名誉的想法从一开始就令我欢欣鼓舞的话 那么另外一件事却使我提心吊胆 即罗得里格斯又是放枪又是打炮 不让我在困难面前退缩、向困难低头。我应该感谢他的鼓励 这种鼓励达到了令我难以承受的程度)我的这个计划才没有像其他许多计划那样仅仅停留在良好的愿望上。他设法说服我 我的困惑、迟疑与其说是源自于智商或能力的低下 毋宁说是源自于我时时表现出来的懒惰和胆怯。我自己应该明白，这项工作确实有许多困难。将要批判的那本书 即《惨死如狗》 极为恶毒。出版商很虚伪 他们出版时只说 该书标题蹩脚 不太合适 但有寓意 表面上看似淡而无味 实际上却是一部史料大全。书中几乎没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 所有的材料 或者说是主要的材料 以前都曾见诸报端，至少是摘录。皮内多能激起公众舆论的兴趣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材料搜集起来，一古脑地摆在国内外邪恶的、猎奇心盛的读者面前 蛊惑人心 这样做是不妥的 甚至可以说有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不过，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倾向性 因为那些材料都是从审讯记录 在判决皮内多死刑的审讯过程中 它们是佐证材料 止抄录下来的。

罗得里格斯一再坚持 我之所以用‘一再坚持’这个词 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圣地亚哥大学学到的法律知识并没有扔到一边，也没有忘在脑后)必须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 那个倒霉家伙写的东西是无可辩驳的罪证 完全可以控告他 惩罚他 那是罪有应得。不过，那并不是说在其他方面也能起到佐证的作用。书中的材料很可能是确凿无误的，但是他所做的评注几乎都是隐晦的，都是别有用心的。这是我们的辩护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为了讲清楚罗得里格斯的第一个想法，我必须把他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克利娜殷勤斟给他的

威士忌，一边口若悬河地说出来的话迅速记录下来，而现在我都派上了用场。那么，这第一个问题的可以预见的效果将是怎样的？它可以揭露那部臭名昭著的作品的出版商远不是天真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把官方文件汇编起来，或者说把不可更改的审讯记录几乎一字不改地奉献给读者，而是有其罪恶目的的，那是助纣为虐，树倒了，谁都想捞块木头做炭，具体地说，安东·博卡内格拉是一棵质地坚实的栎树）同时有意歪曲我们的社会、政府和习俗，使我们全国在兄弟的共和国乃至西班牙面前名声扫地。揭露如此阴险的企图确实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不过，即使完成了这一点，还有条尾巴需要从根子上割掉，因为必须直接深入到作品的内容中去，剖析每一份材料，直到使它变成一堆废纸为止。说老实话，这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这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那本拙劣的，或者说丑陋的作品在人们中间流传很广，几乎没有法子当众批驳。书中充满了诽谤、捏造、失实，看来也不大可能一一批倒。最为可恨的是，那个心术不正的作者把搜集到的材料又作了精心选择、精心安排、精心加工，有些材料有意拿给人看，有些材料有意删去。这些都是难度大的地方，必须去伪存真，该破的破，该立的立，恢复原来面目，让那个可恶的蹩脚作家有意塞进去的毒素统统消散。这件事很快议论完了，接着是构思，大口大口地喝着我家的主人慷慨斟给他的苏格兰威士忌，顺便做点什么，这也够舒服的了。可是，朋友，劝化容易行善难，尊敬的路易斯·R。我很想看见你快快施展文学才华和辩术，人们都承认你有这种能力。到目前为止，你所做的只不过是举出一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如同精心挑选果子，而这与其说是因为受你自己的话所鼓动，毋宁说是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你很想在我们这对卑微无知的商人面前炫耀自己。好，我虽然不能说不，不过按照你说的，那也与仔细分析作品、进行彻底批驳毫无共同之处。

总之，那个人以无可否认的才华阐述了我在写作过程中所应遵循的种种方法，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报酬上我不想和他讨价还价了。“第一章是罪恶行径”，他说，“我们从罪恶行径这一章开始写起。我们首先要详细说明哪些事情，我再说一遍，哪些事情，把我

们这个可爱的弱小国家搅得混乱不堪。(“罗德里格斯对我们国家怀有真挚感情,总是把它称为“儿女祖国”那是说,这些儿女都是爱国主义者!如果我们放弃使用修辞色彩平平的,同时又是模糊的、有欺骗性的词句,皮内多这类所谓的历史学家就是使用这种词句的,他在他的那本小书开头使用的词句非常做作,但不久便丢在一边,风格变得平庸、俗不可耐)如果我们放弃这些故弄玄虚的做法,同时删除某些杀人事件,比如您、何塞·利诺和我本人被害事件,那么闹得满城风雨的罪恶行径最后将压缩成什么东西呢?将会只剩下博卡内格拉惨死之后发生的事件,而这显然是不能归罪于他的。太令人惊讶了。不过,你将证实他那几百页东西中实质内容少得多么可怜。“中国人”洛佩斯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那是一个例外的、独一无二的情况。另外,这个人物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他的最后命运是罪有应得,事情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不过也决不能说,它像许许多多私人报复事件一样,与政治激情完全无关,而这当然和早已垮台的博卡内格拉及其政权没有一点联系……至于参议员罗萨莱斯的事,朋友,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此事有待澄清,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到底怎样是永远也搞不清楚的。如果认真回忆一下种种迹象,那盘菜与其说散发着政治罪行的气味,毋宁说充满女性报复的气味。另外,请看看皮内迪托为他的作品选择的主人公!恰恰是全书情节中最可恨的一个人。我的先生,那位路加斯·罗萨莱斯难道还不是个畜生,以致那么多女人能让他不受惩罚地逍遥于法外;很可能有个女人恰恰敢于报复,就是说,这个女人耍点手腕,以所有被你,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糟蹋的女人的名义惩罚你……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几年受尽了骚乱之苦,应该把根源归结于他那类的大地主,常常被我们的有文化修养的同事萨比龙在每天的广播评论中当做“压迫我们的封建阶级”而加以抨击的大地主,被诗人卡梅罗·萨巴塔在其颂歌《献给人民之父》(他后来因这首诗而加入了全国文学艺术院)中骂得狗血喷头的大地主,难道我说得不对?……好,我们回到那本书上来。书中从头到尾讲的都是罪恶行径。因为把一个疯子的举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夺去总统夫人堂娜孔齐娅生命的举动不是疯子举动)记载下来是十分荒谬

的，把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暴力事件，如袭击西班牙使团一事记载下来也不能说不是十分荒谬的……但是，请听好，我要大胆地指出，当时是那种形势一统天下，没有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倒也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你来看看（或者说您来看看，因为那时我和罗德里格斯还远远没有要好到你我相称的程度）一个细节：洗劫圣罗莎修道院，纯粹是为了兴风作浪。马匹仰首嘶鸣，枪支朝天射击。那些胆小鬼连最瘦弱的修女都没有碰一下。那时（这里，请堂娜克利娜原谅再给斟一点酒）修女们根本没有受到伤害。不管怎么说那些胆小如鼠的野蛮人对上帝的侍女们十分尊敬，彬彬有礼……好，这些都是皮内迪托描写的恐怖事件。如果您愿意，还可以给他补充一条，即他本人扼杀了木乃伊一样的老人奥罗里斯。后来他为后者的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真的，这条可怜的水虫着实出了点风头，同胞们竟然为他立了尊雕像。）

罗德里格斯打开了话匣子，一发不可收拾，像激流，像泉水，讲了好一阵子，最后感到眼皮都抬不起来了，才告辞，说是去吃晚饭，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我们认为他是去睡觉了。说实在的，我被他的理由说服了，说不定可以草拟一篇震撼人心的辩护词，从而驳倒那些卑鄙的诽谤。皮内多搜集的罪行，不管怎样集中起来放在读者面前，但总归是很少一部分，所以给人留下的可怕印象均缺乏实实在在的基础，许多评论家在他们的评论中都把下面一些东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下流阶层”，“非道德气候”，“革命风暴的排山倒海之势和由此引发的罪行、暴力、恐怖、恫吓”并把我们的社会描绘成一个充满主人和处于恐怖和罪恶之下的仆人之间的残酷斗争的社会，把我们的国家描绘成“压迫、恶习、盗用公款、罪不法办的典型共和国”。实际情况是，如果不想朝别人房子扔石头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来说，就没有必要撕破衣服去上演一幕幕闹剧。皮内多那部可怜的作品一方面充斥着谎言、诽谤，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掩盖了我们被害总统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按照罗德里格斯使尽全身解数所拟就的计划，却恰恰相反，应该突出这一点，这正是这本小书，我在他的帮助和鼓舞下，一直在写这本书的目的和要攀登的高峰。

我一直在写这本书！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做了一件事——动动嘴巴而已。我觉得 罗德里格斯虽然开始时犹豫不决 甚至拒绝与我合作 但最后对我的计划产生了好感 并且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 同我们谈论这件事和五花八门的事，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很明显 他爱上了我们的家。除了威士忌外 他在我家还能得到在自己家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家里总是坐满儿女们的朋友 而且是由那样一个女人在治理（但愿这个词没有嘲弄之意）按照克利娜的说法，这个女人是“阿德费西奥”^①的真实化身 或者按照他给妻子起的绰号那样 应该称做“蠢王后”。所以 这个可怜的男人，一个大名鼎鼎的文人 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我们家 高谈阔论 东拉西扯（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最好的消遣方式）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另外 我在办公室里是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的 他非常注意 不大来打扰我 最多是打个电话来 问我是否能早点回家。我也愿意他经常光顾我们的寒舍 唯一的“但是”也就是像我所担心的那样 克利娜抱怨他来得太勤了 总谈那些讨厌的事情。不过 我不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奇迹 但是 我知道 我们和一个大知识分子交往 这一事实使她感到脸上增光）促使她渐渐地非但不抱怨、不对我唠叨。反而兴致勃勃地倾听我们的讨论，有时还插进几句话来参与讨论。

这引来了一个很糟糕的结果，我们的全部弹药都从炮筒里消耗掉了 我是说 时间在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消逝而去 我们却光是围绕着写作计划兜圈子，没有在实施的道路上迈出过一步。尽管罗德里格斯强调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损失了一些时间，果子也不是一下子能成熟的呀 但他总是让我把他提出的建议记录下来 可我厌烦了 以至于有一天 我高傲地 是“高傲地”吗 不 不是这样的，“我太自命不凡了”所以不能用这个词儿 应该说是悄悄地 把几页材料拿给他看 我按照上帝的教诲 自作主张地开始了编写工作。大家都知道 万事开头难呀。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自己写得并不坏。罗德里格斯草草地溜了一眼 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写得不错。但是 第二天，

^①意为样子可笑的女人。

他交来几页亲笔写的东西。我走到餐桌旁时，他说，他匆匆忙忙写了几页东西，它们说不定能给我们的辩护词开个头。

我辛辛苦苦地写的那些东西都被他划掉了。还好，对他倒是起了促进作用。我把他写的那几段东西放在全书最前面，细心的读者只要用眼睛扫一下，就可以发现他的风格华丽、雕琢。路易斯·R·罗得里格斯的署名也因此而被看作我国文坛最响亮的署名之一。

好，做出这一努力，他认为那还称不上努力。之后，我们这位可敬的朋友又沉湎于清淡的乐趣之中。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鼓起勇气暗示他，应该再大胆地向前迈一步。我这话说得很及时，因为他回答说，那天夜里他是那样惦记这件事，脑海里闪出一个想法，也许是很不错的。他说，我为什么不去找圣克斯梅教堂的神父，即修女们的教士，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皮内多的忏悔神父和帮手，并且一直把后者护送到刑场上，看看能不能从后者那里套出一点话来。我立刻意识到了，路易斯·R的这个主意还不错。那个可怜虫很想为自己争得一点荣誉，搜集到了一些东西，手中的材料比较完整。正是这些材料，后来成了审判他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为了诋毁已故总统的声誉，他到处散发那本小册子。我不能说此事得到了现任总统的同意，因为我没有权利评注任何人，更不用说总统大人了。但是，一定得到了他的默许，尽管直到此时此刻他从宝座上对谴责、抨击那场恶性骚乱之事连一只手指头也没有动弹过一下。加利西亚人的那个想法（大家可以看看他是多么狡猾，可能是这样的，那位神父也许已从忏悔者嘴里得到了一些实情，哪怕只是几句话，只是一个公开声明，只是心中的一点秘密，只要他不对上帝隐瞒什么，而且和我们一样遵循爱国主义道路，完全有可能把被那个恶毒的残废人（但愿他荣耀盖身！他在冗长的胡言乱语中污蔑我国上演的那场戏剧的主要人物，特别是我们为之辩护的那个庞然大物）所歪曲的事实真相讲给我听。为了弄清事实，忏悔神父向我揭示的任何东西，都会具有法律文件一样的严肃性或历史的权威性，因为那是在庄重气氛下讲出来的呀！“你想想看，何塞·利诺，”罗得里格斯兴冲冲地解释他的想法时说，“你想想看，我们说不定会断定，皮内多被判决并押上断头台时，在上

帝法院面前随口说出来的是些什么话，比如说，恶毒地诽谤过总统，或咬了递给他面包的那只手。毫无疑问 那将是一个狠狠的打击，一个震撼人心的打击。”

这并不是因为我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倒是生意一直在扩展 我必须频频出访这个或那个地区。不过 我还是去了圣克斯梅 并且很快就发现我这样做是对的 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因为我不仅可以制止一些不良现象 有些情况不便在这里细说 我那可要花大钱的呀！)而且有机会证实那个过去死气沉沉的地区现在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某些方面的改善和发展将从明年年初开始结出成果来。堂安东尼奥神父 人们都十分尊敬他 只不过是尊敬的程度有点不一样 对那里的情况比谁都了解 他亲自打开了我的眼界 他本人也许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使我看见了许多不寻常的东西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它们对我都非常有用。

但是 就我此行的具体目的而言 神父提供的情况就不那么有用了。按照罗得里格斯的建议 我不是像龙卷风那样急吼吼地 而是恰恰相反 装出一副商人的样子 想在那里了解一些有关情况 只是顺便地，而且是出于好奇地想详细打听一下皮内多的案情。尽管我十分谨慎小心，但仍旧没有得到多少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堂安东尼奥倒是谈了不少当时报纸公布于众的特别突出的情况 比如 皮内多以那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敢精神面对行刑队 和那些恃强凌弱的、表面上看上去是体壮如牛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人常常一击即垮，甚至屁滚尿流，一副狼狈相。看来 我们那些残疾朋友唯一关心和渴望的是用什么方法（我们姑且说技术问题吧）让自己去面对行刑墙：坐在地上呢 还是坐在轮椅上 或者是采取另一种姿势。他的精神导师说 一个可怜的疯子如此视死如归充分说明 他对上帝和命运做了忏悔之后，上天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具体说到他的悔过、忏悔时 狡猾的神父就守口如瓶了。他着实把我搞得很烦，因为他那是在为皮内多辩解，而且所使用的理由正是辩护律师徒劳的涂改后建立起来的一座空中楼阁 这种楼阁 即使没有众人的愤怒呼声和反对，也必然会在罪犯本人的明白无误的交待面前倒塌的。不管那个不幸的

男人多么令人怜悯，也避免不了被判处死刑的下场，堂安东尼奥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他也确实承认了。不过，判决一经宣布，凡人难道就不能像上天那样干预一下，替他免除杀头之罪吗？

一句话，我从忏悔神父的谈话中没有得到多少对我们的计划有用的东西。这位老先生一直口若悬河地讲述他的忏悔者直到最后一刻所遭受到的痛苦。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要唤起我的同情心，甚至原谅皮内多写下的文字，以便在众人面前公开嘲弄我写下的文字。他应该清楚 我的怜悯不是没有报偿的 神父一定会说，一切善举 哪怕是内心的这类活动，也从来不会付之东流的。这时，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对博卡内格拉有利的奇怪想法：我们的国家元首很可能宽容了皮内迪多，因为他善于把自己打扮成宽宏大量的样子；其次，他有权力，不会惧怕那些猛烈抨击一个坐轮椅的残废人的乌合之众。于是，如果事情是按照另外一种方式发展的，即他们恶毒攻击的人没有被审判、被处决 而是活着 并且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 那么安东·博卡内格拉的诽谤者就应该这样做。

我知道，这还是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提供了一些东西，虽说用处不那么大。我疲惫不堪地端着猎枪，牵着猎犬（这都是为了防备万一呀），在神父先生的猎区里跑了大半天，最后一刻才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捕获到那点可怜的猎物。不过，能够把它们展示出来，我也感到有几分高兴了。在神父那里，无论我投掷多少诱饵，他就是不把大型猎物放出来。我的指导者——狡猾的加利西亚人的想法落空了。他一直在等着我，看见我一无所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放声大笑了一阵子。

对，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欢迎我访问神父归来的。我回到家里，看见这个家伙懒洋洋地坐在扶手椅里，看样子，他是顺便来打听我出访的消息的。他知道结果以后，一下子笑了起来。“克利娜，劳驾来一下 听听这个消息，”他亲切地对我妻子大声说。那时，我妻子已走了进来，替我放好了手提箱。“难道您不想想何塞·利诺会以哪些理由来表现博卡内格拉的宽容？要知道，充其量是利用路易斯·皮内多的赦免。是不是这样？我说得对不对？法院刚刚作出判决，那个遭

到打击、诽谤、污蔑的大人物便拿出谅解的保护毯子，怜悯地罩在罪人身上，这一美好的宽容举动把那条毒蛇在那本肮脏的小书里写下的所有污蔑性的不实之词统统抹掉了……这个理由很完美。但有个小小细节没有考虑到，即博卡内格拉在皮内迪多产生犯罪想法之前就死去了。所以说，表现出宽容之心的应该是我们亲爱的何塞·利诺·鲁伊茨先生——他的宽容太晚了，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关系，首都商界的这个大人物富有想象力，心情容易激动。”

何塞·利诺·鲁伊茨先生是个卑微的人，他那时宁愿忍受骄横无礼，吞下苦水，而不愿烫伤自己的手。那时，在我家里，热情必须有一定的尺度，而我却发现克利娜正在用那种热情的眼光看着我和罗德里格斯。她既然没有意识到，还是让她那样下去吧。我装聋作哑，好吧！

不过，对那个加利西亚人装聋作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在不停地攻击我，太讨厌了，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总是把克利娜当作他的嘲弄的见证人，而后者不但不欣赏他的嘲弄，而且还有点反感。我这并不是说，在我们这样的有一定交情的朋友中间，那些嘲弄不是不可以忍受的。他无非是嘲笑我把妻子、工作和朋友丢下两整天，而收获甚微，那纯粹是胡闹。不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个没完没了，用的又是那种嘲弄的声调，真让人生气。我在头脑里寻找着适当的词语，想把他顶回去。虽然不用粗鄙言词，但也一定要使他闭上臭嘴。那当口儿，克利娜参与了进来，巧妙地把话题引开，问我在圣克斯梅住在什么地方。

还能住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只能住在广场的旅馆里了。圣克斯梅的地方并不大，又不是省会，虽然最近几年发展得很快，但还没有建造起更多的旅馆。现在，那家旅馆已装修一新，安装了现代化的设施，变得相当漂亮，没有人认得出它了。我们只列举下面几样东西就足够了：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并且配备了收音机，大厅里有电视机，咖啡厅里也有。

“既然那里有那么多迷人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呆上一个星期呢？”加利西亚人插话说，不想后退一步。

我像对付讨厌的醉鬼那样轻蔑地瞪了他一眼，向克利娜转过身去，单独对她详细介绍那里所发生的显著变化。这时，罗德里格斯表现出一点善意。这个大笨蛋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超越尺度。为了弥补失误，他开始用严肃的语调问我，除了和神父进行了一无所获的谈话外，是否和镇上别的人交谈过我们关心的那个问题。

当然和别人交谈过！圣克斯梅还是罗萨莱斯一家的古老领地，也是臭名昭著的塔德奥·莱盖纳（他亲手杀死了我们的总统，将遗臭万年）的家乡。尽管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罗萨莱斯家族在那儿还保留着往昔的虚幻影子。这一姓氏如果说还没有被人遗忘的话，那也已经十分模糊了。说到年轻人塔德奥，他在皮内多搜集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旅馆老板路纳，但那个老板在当时的不幸骚乱中几乎不认得他，说这一点就足够了！感谢上帝，那本有名的小书好像没有流传到圣克斯梅。至于路纳先生，我对他讲述了这个人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的生涯，并且告诉他，在其充满鼓噪的书中曾两次提到过他的美好名字——罗德里格斯。这是你的一位谦恭的同胞。现在又把与小旅馆毗邻的那幢大楼的一层楼改为商店，生意兴隆，有权有势，他没有表现出半点猎奇心——你是否也这样认为？看得出，你的这位同胞唯一关心的是散发铜臭的钱币，对于扬名的这种事，不管是臭名，还是美名，他都抖动着颌骨大笑不止。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报复。但是，他丝毫也不动声色。也许这是另一位加利西亚人懒洋洋地坐在我的扶手椅里，在暗暗发笑，不外露……不管怎么说，我报了仇。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个月吧。我在为博卡内格拉撰写的、恰如其分而又刻不容缓的公正的辩护词上没有写过一个字！噢，我的元首！我多么担心，直到最后你还恢复不了名誉呀；而我更为痛心的是你的公众形象，皮内迪多那个小丑十分恶毒，他把你描绘成一个沉默的魔鬼，从而使你遗臭万年。问题是，撰写辩护词的这个人，即一个廉价的新闻记者，一个速成的修辞学家，一个殷勤的救世主，缺乏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虽然这使我们感到心情沉

重)缺乏办法、技巧、专业知识 没有嗅觉 不知何时该讲话 何时该保持缄默;一句话 缺乏一些比较次要的素质 而口碑不佳的罗德里格斯在这方面恰恰特别出众。他如果伸出友谊之手 帮我一把,一定会把由我开始的、而他竭力反对的那件工作搞得好些、更好些。无论怎么说 我很快爱上了这一工作。没有他的帮助 没有闪烁光彩的灵感,我怎能完成呢?还不是要在他常常提醒注意的迷宫中东奔西跑,迷失方向 被他告诫过我的那片无法探测的茫茫大海所吞没 永远停止不前——这个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母 但从他嘴里说出来 意味着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从我的所作所为来看 我必须谦恭地、默默地承认这一点。噢 杰出的伟人安东·博卡内格拉!为你恢复名誉而创作的这部作品,在我的指导者袖手旁观的此时此刻只能搁浅了。看到他背弃了我,我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我本来就没有恒心——我的配偶和忠贞的妻子克利娜多次英明地、正确地指出 这是我性格的最大特点;再加上没有别人的支持,那就更打不起精神来了。

好,如此必不可少的合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朋友抛到窘迫的境地呢?因为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有权嘲弄明星,而他们自己却忍受不了别人无意中说出来的最微小、最天真无邪的玩笑话 正如我脱口说出的那些玩笑话一样(我常常是第一个受害者)不过这些玩笑话也如同魔鬼的武器,里面装着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子弹,路易斯·R·罗德里格斯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是说他肆无忌惮地取笑别人。他这样做,充其量也只是在他多疑地发现针对他的玩笑话中暗藏着毒液的时候才能说有点理由。他现在感到很不开——看样子 他要永远这样下去的 因为我们已有好几天不说话了 说句心里话 我左思右想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要生气。也许有个什么细节从我脑海消失了(下意识地忘记了,因为我们喝了好几杯酒 说不定做出了蠢事 但并不值得记在心上)我觉得 除了那个加利西亚人负有责任的事之外,我已把那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底都回忆了一遍,但并没有发现,也没有捕捉到他与我反目的原因。难道不是他首先提出来邀请我参加那个倒霉的聚会的?我有什么错,如果……?

不过 问题是那几天的气氛（我之所以说“气氛”是因为人的心情变化和心理状态有时像天空出现云彩，突降暴雨或骤然刮风一样）十分紧张。克利娜真的对于女人来说，自然界那些变化也可以在她们的生理现象中找到），克利娜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她变得确实让人受不了，眼睛无神，说话都是单音节的，动不动就发脾气；她虽然竭尽全力，但控制不住自己，因为人是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心绪不好的，所以最好把气闷在肚子里。我呢，虽然不否认这一切令我烦躁不安，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这个妻子（尽管她也是一个女性）对掩饰艺术一无所知，那么我倒是无所谓的。心情不好时，她甚至对客人也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不管罗德里格斯是个多么亲近的人，总归是家里的客人呀，不应该对他把脸拉得那样长，不理睬人家的问话。“对不起 路易斯 别放在心上，”克利娜一走出房间 我就对他这样说，“看来，今天天气一大早就是一阴沉沉的。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不会有有什么大事的。”罗德里格斯回答说：“阴晴莫测！女人都是这样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样一来，既然炉子里烤不出面包来 他也就告辞了。走到门口时 他犹豫了一下 补充说：“何塞·利诺，我是来请你们今天晚上到俱乐部去参加影视艺术家联合会举办的艺术节的。但是，情况既然这样，至少你应该去吧？你会玩得很痛快的。那里总会有既漂亮又会应酬的姑娘的，也好把家里烦人的事忘掉一会儿呀。”

我对他说 好吧。夜幕降临时 我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那里 衣领上还佩戴了鲜花。作为一个记者，路易斯·R 在艺术界和上层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晚会上，他是偶然与这些人相遇的。但是，问题是他看上去满面笑容，可心情并不怎么好。大概（一定是这样的）他家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说这一理由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刚走进俱乐部，我们就碰到了一件不顺心的事：我们还没有走到大厅中央，就不得不把脸拉得老长。原来他在一群人中间，在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间发现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那是他的大儿子；在那里

“气氛”也有天气的意思。

看见他，他是一肚子不高兴。和我们一样，他儿子也佩戴着一朵鲜花，柔嫩的花瓣和他那光洁无须的脸上的众多肉刺、疙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太令人遗憾了。“你好，爸爸！”这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小伙子端着酒杯随便说道。加利西亚人嘟哝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但想象得出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很快就把身子转向另一侧，佯装没有看见那个令人讨厌的身影。他为什么不理睬儿子？那天晚上，他一直闷闷不乐。而最为糟糕的是，不知是出于哪条比例法则，我倒成了他的出气筒。

我知道，威士忌和朗姆酒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这样的晚会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既能使饮者兴奋，又有利于发展民族工业，促进进出口贸易。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可敬的堂西甫利亚诺·梅特拉诺（爱开玩笑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亚诺·亚诺^①）。这个人俱乐部副主任，是我们国家的酒类饮料的真正的大王。他满面春风，把头仰起来，从舞池中拥挤的舞伴肩上向人们打招呼。这时，我发现，我周围的人不知为什么都带着一副嘲弄的表情，又谈论起了我佯装死去的那个老话题。这种蠢事，真让人啼笑皆非！他们一定都是白痴！如果真像皮内多匆忙误导的那样，我已在那些黑暗日子里被杀害了，那可真要谢天谢地了：大家（我说的大家并不包括心肠歹毒的皮内多，因为在我佯死之后，他大骂特骂我是个大傻瓜。所以，我礼尚往来地对待他，人们一定会原谅我的）大家对死者都会表示敬意，怀念和羡慕的。但是让我继续说下去吧，由于我没有给我的同胞提供这种开心的机会，而且仍然在活人中间活动着，所以他们便竭力挖苦我，这也许是为了得到补偿，因为我让他们徒劳地付出一点怜悯感情。谁能对整个人类都了如指掌呀？现在，他们用戏弄的语言把我的悲剧当做笑料，使自己表现得很风趣。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罗得里格斯也动用他的聪明才智，加入了那个大合唱。对，罗得里格斯也加入了！好像他没有装死过，没有和我一样躲藏起来过！正是他（这真得厚着脸皮呀！）把我从心事重重的沉思中解脱

^①在西班牙语中，“亚诺”有“肛门”之意。

出来的 因为我那时恍恍惚惚地发现堂亚诺·亚诺正在嘲弄我们 嘲弄我嗜酒如癖。我是说，他猛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袖，粗鲁地问道：“喂 何塞·利诺 有个谜 请给我解开一下 你在另一个世界玩台球的时候 真的每一局都赢圣彼得吗？”他这样突然一拉一问 我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后来 对 是后来 我想应该回敬他一句 也问问他，在那边的日子里，他不会像在这个下层社会里那样给萨巴塔润色，或者说是吻舔他的诗篇，而是会替圣约翰修改启示录吧？但是，已经太晚了。十分有力的反驳总是姗姗来迟地在脑海里闪现出来的。

而这个愚蠢行动最让我生气的是，如果人们知道我销声匿迹得有点神秘的话 那也一定不会认为我是那样蠢笨的。当然啰 如果知道这一点 他们将怎样嫉妒我呀 很明显 在这些事情中是有点名堂的 是有很多值得嫉妒的东西 事情没有别的解释。我不和任何人来往 但是 感谢上帝 我有自己的生意 还能挣到一点钱 并且还有一个会使许多男人触犯上帝第九诫 的妻子 当然啰 没有她 他们也能做出这种事来 并且不被人知道)事情还不止于此 在台球桌上 我又胜他们一筹 因此他们总想咬我一口 毁掉我。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 就想拿我当傻瓜来加以嘲弄 以便从中得到一点点满足。我不是希腊七大哲人^② 之一 也不要当什么哲人(不过 我倒是很想看见那些小知识分子和二流博士中的一些人能经营我那样复杂的生意)。可是 当然啰 先生们 不幸的是 正如你们所说的 我佯装自己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了——这并不是愚蠢的行动：你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另外 有些玩笑不仅仅是针对我的 也是针对别人的。这样 我的气一下子就消失了。参加聚会 也不是为了生气呀 说话间 我们每个人肚子里都灌进了不少酒。厅里很热，汗臭味压过了各种化妆

基督教共有十条上帝训诫。第九条称：“不要有邪念、肮脏欲念。”也称“不要霸占他人之妻。”

柏拉图称古希腊有七大哲人。

品的气味。有些舞伴跳累了，不是走到台座上去了，便是躲到小花园的树丛后面去了。柔美的姑娘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疲倦、激动的目光。一户户显赫家庭开始离去，他们开亮了汽车的前灯，热带的夜幕里闪现出点点的亮光。影视界和广播界的大明星也纷纷离去了。应该说，在重要人物先后走掉以后，我们这些迟退场的人——年轻人、单身汉或只身前来的有妇之夫、不想失去机会的艺术新秀们倒可以感到舒服些，可以痛痛快快地度过一个美好夜晚。

那天，我同罗得里格斯这个大坏蛋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大家将看到，这一次同以前一样，他也没有使事情颠倒过来，而是恰恰相反，看样子是要充当受害者角色。事情是这样的：在那群美女，她们或是肤色偏黑的混血儿，或是肤色偏白的混血儿，在电台大呼小叫，在电视节目中脱衣裸体；她们当然也要一窝蜂地跑到这个艺术家联合会举办的晚会上来。中间，罗得里格斯使了个眼色，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蒂妮塔的姑娘。我和她跳了两三个舞，很想把她掌握在手心里，说不定以后每次聚会时都能带上她。现在，在后来一个小时的聚会时间里，气氛显得更为亲密了。我想放肆一点，也就是对未来的银幕之星表示了一点好感——当然做得也很有分寸、很有策略呀。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越轨的举动。可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不知道是酒喝多了呢，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突然跳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对路易斯·R说：“你的这个朋友，这是指我，连一口气都不让我喘，一个十足的老色鬼。色鬼！难道她成了我的情妇？我本不应该理睬她，实际上也不值得理睬她，但我那时却鬼迷了心窍。她有意把事情张扬出去，羞辱我，我也要以同样的做法让那个破烂货知道，她身上的魅力连10个硬币也不值。一个人之所以不能战胜自己的弱点，会随便买一件廉价的细布衣服，是因为他要改变一下家中存货的品种。至于她，无论上身、下身或中身，都无法满足我的日常口味。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并不是想说混血姑娘长得不好看（另外，大家都知道，换换口味能促进食欲）不过，我的上帝，无论从整个身材来讲，还是从细部来讲，我的克利娜都要胜过她，他妈的……”

可是加利西亚人听完我的话，立刻露出一副怒容，说我粗鲁、野蛮，看他那样子好像要吃掉我似的。真的，人也真的奇了！面对他的辱骂，我觉得好像看见了鬼怪似的。对于这种事，一个人该回答些什么呢？我只向四周扫了一眼，一是要让大家作证，那个加利西亚人喝得酩酊大醉，从而使我成了他荒唐言行的牺牲品；二是要用无声的语言来说明，一个头脑完全清醒的人为什么用沉默来对付如此无礼的语言。没有必要多加说明了：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眼睛里都露出了邪恶的目光，甚至有人火上浇油，竟然这样说：“喂，罗德里格斯，何塞·利诺知道应该说什么，还是让他评估一下自己的商品吧。”可是，在老罗德里格斯再次说出蠢话之前，小罗德里格斯早已凑到人群这边来了，他仍然戴着那朵鲜花，花瓣已经挤烂，额头上的汗珠从肉疙瘩中间流了下来。他拉了一下父亲的胳膊，说：“爸爸，走，我们回家去。”连儿子都知道他那可敬的老爸干了蠢事。

他这么一说，气氛就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我认为应该及时说点什么，让紧张的气氛淡化一点。我是这样说的：“好了，就算那话没说吧。话说回来，我们大家都喝多了一点。”

“您，鲁伊茨先生，少说几句吧！”小罗德里格斯一边走开，一边对我大声说。他面带怒容，脸色苍白，全身颤抖。这个不要脸的小伙子甚至还补充说：“您已经死了，死人不该说话！”

这正是我的短处。我不知道怎样控制住了自己，而没有打他一拳。很可能只是因为考虑到，那个小冒失鬼是个个子高大、肌肉结实、头脑简单的弱智儿，大概会不知道深浅地把举止失礼的性格变成行动的，所以才没有去冒被嘲弄的危险——即因酿成一场拳打脚踢的闹剧而成为人们的笑料。我没有说话，心里却在咒骂皮内迪托，因为他写了那部回忆录，精心制造我死亡的题目，把有关我销声匿迹的传闻用文字正式写了出来。那个乳臭未干的小罗德里格斯胆敢把我当作笑料，我恨不得敲碎他的脑壳，同时也不能饶恕他的老爸，因为他默许儿子那样做。

当然啰，在发生这个鲁莽稚童事件时，我清醒地看到他那颗胡萝卜形状的心里充满了对我的仇恨，他心里很明白，他所追求的那个姑

娘可是“我的东西”呀，这事也少不了让他生气。小孩子，去生闷气吧！那可不是小孩子干的事。小孩子，应该上学念书！

不管怎么说 结果是 至少我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拿起了笔，有生以来第一次胡乱地写了一点非商务信件的东西或带有临终遗嘱性质的留言。我和罗德里格斯的关系永远地疏远了。走到这一步，我并没有考虑过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怵目的肇事缘由。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的合作计划取消了。不过……我要继续干下去。

艺术家聚会结束好几天之后 有一次我和克利娜聊天 我的愿望是不仅要让自己确信同罗德里格斯已经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还希望她也能恢复正常心态。我发现妻子真的丢弃了不愉快的情绪，看上去平静多了。当时，我这样对她说：现在要估计到各种可能性，我们为博卡内格拉恢复名誉的想法将变成泡影。讲这话时，我心里在想 她会有反应的 即会劝说我几句 事情既然开始了 那就独自一个人干下去，不要怕风险。可是，她非但没有这样说，反而露出惊愕的神色（她常常这样）看了我一眼 冷冷地回答 好吧 然后就不再说什么话了。

确实是这样 事情只是开了个头。说得具体点 写在纸上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现那段文字同为被诽谤的那个大人物辩护毫无关系。于是，我拿起笔，按照罗德里格斯教我的方法写下去。他说过：“例如你要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么口头上怎样说就怎样写吧。一个人每天都要讲话，他的话里一定有许许多多文学素材，只要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就行了。这就是写作的秘密，只此一条。何塞·利诺 听我说 为了说服我 他继续说道）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文学是当今最简单的艺术。除了义务教育在扫盲运动中于全国范围内传播的识字课本外，不需要再掌握别的任何东西了。从事文学创作，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而画家要花钱买画布、油彩和画架；音乐家要买乐器。可是文学家，则要有一本破便条簿、一段铅笔就足够了 谁能不让他写呀 我这里说的并不是《神曲》^① 那样的有韵律的

^①《神曲》是意大利作家但丁的作品。

诗歌作品 而是《人间喜剧》^① 那样的作品——这种作品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 只要肯写 想写几部就能写几部。然后 就是大量地印刷，印刷工人要吃饭呀 什么东西都能出版…… 我就是按照他说的去做的 从而发现这工作相当开心 我的兴趣渐渐浓厚起来。但是 说句老实话吧，写出来的东西同恢复已故总统的名誉关系不大。我头脑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糊涂。虽然我有良好的愿望 但直到现在写出来的东西还远远不是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所梦寐以求的那种震撼人心、百驳不倒、热情奔放的辩护作品。怎么办呀 没有专业作家的帮助 比如罗得里格斯或别的什么人的帮助 是绝对写不出有分量的辩护作品来的。就是某些细节问题 也很容易被遗漏 比如我的合作者经常用来嘲弄我的、国家元首所做的那些蠢事以及类似的事。罗得里格斯反复强调说 词汇用久了会改变原意 因为今天没有人再记得‘元首’这个词的含义 他，一个喜欢卖弄学问的人 在阻止我给博卡内梅拉冠以这个头衔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说过)只能是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统治者。但我认为他的话也不大对。“喂，克利娜(他总是让我妻子做见证人)请听我说 何塞·利诺认为‘元首’这个词就等于‘首领’、‘头头’。”不过 这些都是小题大做 鸡毛蒜皮的东西。困难并不在于修改作品风格 因为在今天的自由时代，一个人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甚至把这样做称作创举。困难在于要像剪辑电影那样去审读、取舍、安排和整理有关的材料。一言以蔽之 要把作品或小册子拼装起来 以便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 给整个大陆的公众舆论以启迪，并且对其施加影响。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条件当然太不合适了。这个计划很可能永远被抛弃了。实际上 我认为我对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很大兴趣 即使我真的也动手干了起来 那也只是因为听从了克利娜的话 特别是罗得里格斯本人的一直坚持，而现在他竟缩了回去。就算我们祖国应该为博卡内格拉恢复名誉，甚至要替他立一块像加利西亚人所要求的那种纪念碑，但为什么一定要由我来为他撰写辩护作品呢？我

^①《人间喜剧》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社会小说的总称。

和博卡内格拉的关系 实际上相当一般 也就是一个优秀国民、一个商人可以同国家元首或国家头目所保持的那种关系，比如会被邀请出席官方招待会 会替国家签订一些合同 请别讲下去了 我订过一些什么合同呢 有哪些进口许可证呢 除非是……（但是 就是这些事 这些事也和博卡内格拉毫无关系 这一点从多梅内奇朋友失宠一事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说 和他毫无关系。那么 这位安东·博卡内格拉给过我什么东西，又是谁叫我去做败诉律师的？说到底，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充当救世主 特别是 谁都可以想象到 现在 在上层要用厚实的布帘子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而心地善良的人也决看不见坏蛋们在拨弄昔日的炭火和灰烬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呀！让死人把他们的死人掩盖起来吧，”那个人这样说。还是按照这个标尺去做的好，不要开那种玩笑，即我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但是 尽管如此 我还是一直在唱着，一直、一直在纸上胡乱地写着，看得出，我已经养成了坏习惯。写作这种事是一种奇怪的毒品，奇怪的大麻！在友人的压力下，我放弃了已经开始的写作计划，不过 我仍然在舞文弄墨 在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都写 又什么都不写 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我知道 写出来也没有用 白写，说不定还会引祸上身 一位阿根廷作家 名叫纳勒·罗斯洛 他谈到皮内迪托和莱盖纳时说，鱼儿是因贪嘴而死去的。但愿这不是说我）。真的 我十分留意 不做过头的事。不过 放弃这份清闲差使 干脆洗手不干 不是更好吗 可是 尽管我这样想 但实际上做不到。我染上了不可救药的恶习。我这么大年纪了 虽然方式有些不同 但还是投身到孤独者的乐趣中去了 忽而兴趣大增 忽而因某件事而勃然大怒，一会儿异常激动，一会儿哆哆嗦嗦地拿起漂亮的笔——这是唯一能使我平静下来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不这样做，我能与谁交流自己的想法呢？当然是不能与我那魅力无穷的妻子交流的。我宁愿把她丢在一边，从各方面考虑她都不合适。像人们说的那样 观察观察吧。

II 耳 光

我把小罗得里格斯那个浪荡公子百般追求的姑娘称做“我的东西”。好，今天这个“东西”对我太放肆了，竟然打了我一记耳光。这耳光打得山响。我这里使用的并不是比拟词汇，也不是指任何一种精神上的耳光（为什么现在要特别说明不是这样的耳光呢？）而是本义上的、货真价实的耳光，是她用纤细的右手打的。对，是用她那天使般的小指头打的，这指头会娴熟地打字，既摸透了打字机键盘，又善于敲击别的键盘，她的老板和忠实的效劳者知道，对这种技艺不能不崇拜，除了感谢之外，还要给予补偿。

那么，出现如此暴烈的反应，原因何在呢？不好说出口。我给了她一个深思熟虑的劝告，在她平静地听完我的劝告以后，我又用措辞严厉的语言问了她一句，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反应。我的问话是这样的：“我的小宝贝，让我看看，你用你那双小眼睛做个滑稽相，看看是怎样的？”于是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这个像印第安人似的农村姑娘（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尽管她现在有很大的野心，脚上穿着楸木高跟皮鞋，使用“迷你”牌法国香水，能说服她使用这种香水，我感到很高兴，尽管不喜欢她用得很多，但她却养成了习惯，每次都喷很多），这个印第安小姑娘，每当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处于窘境，而且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该如何表现才合适时，都会露出一一种相当可笑的表情，频繁地眨巴着眼睛，像漫画人物一样茫然，让人哭笑不得。这个姑娘太鬼！……那好，我没有想到这个疯姑娘会在我的话里找到有意冒犯她的意思，因为我认为我的口气很亲切。那时，我甚至认为她一定把我的话看作玩笑，因为她确实眨了两下眼睛。但是，啪的一声，她立刻把手伸过来，打了我一巴掌。尽管打得不很疼，但因为突如其来，确实吓了我一大跳，好像被自家的小狗突然咬了一口。

当然啰，狗决不会像这个女人那样无情。想当初她是躲在她父

亲后面走到我办公室门前来找工作的，说是要当个女仆。先生，就是当女仆也行呀。她那时饿得骨瘦如柴，几乎赤着双脚，紫色细布衣服熨得很平整，但已褪色，头发上系着黄色饰带。那情景现在还好像历历在目。如今，她成了公主，变化大得连她那粗鄙的名字坎德拉利娅也变成了亲切动听的坎迪。所以才变得如此傲慢。不过还没有达到向那个使她发生如此大变化的魔术师举起手来的地步。特别是从这只光彩照人的蝴蝶做起荒唐的美梦，想把那个混蛋一样的小罗得里格斯拉到祭坛脚下的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要知道，我们恰恰处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呀。大家别忘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走到了那一步。

令人开心的是，说老实话，那并不是荒唐的幻想，不是梦，也不是胡闹。既然罗得里格斯家族的杰出后代给那个名叫‘毒鱼草’的贫贱村姑的脸上贴金，把她捧得那么高（但愿他不那么傻！）那就更不能说荒诞不稽了。如果举行婚礼的话，捞到好处的一定是他，他脑袋上还留着刘海，满脸疙瘩，没有教养。那位小姐呀，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受过良好的教养，彬彬有礼，甚至到过国外，能教那个笨蛋拉丁文，但是她却把蚕蛹黑壳（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富有诗意的比喻，般的皱皱巴巴的衣服丢在我手上（优美的蝴蝶，爱的蝴蝶）而且把那样一个男人带到新婚洞房里。确实如此。由于我的细心关照，又花了钱，这个漂亮的坎迪现在很有点样子了。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她都称得上是块肥肉。对，在今天以前确实是这样。不过，我知道得十分清楚，决不会忘记人们是用怎样的目光看我们的，看看我，看看她，再看看我。一年前，我们在墨西哥城的泛美饭店里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月。那之前，即在我们被大肆宣扬的阴曹地府之旅以前，有几次，我们在好几家饭店里都住过一些日子。实际上，她是我的秘书，但谁也不把她看做秘书。所有的人都用怀疑的目光注视我们，或发出嘻嘻的笑声。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多梅内奇朋友，一天我们在华莱士大街上与他偶然相遇，我不知道，多梅内奇从博卡内格拉手心逃出来以后就一

“坎德拉利娅”含有“毒鱼草”的意思，而“坎迪”这个缩写词有“甜蜜”的意思。

直住在墨西哥)他觉得自己有权用含沙射影的法子辛辣地嘲弄我一番。多梅内奇应该说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那小小的嘲弄:他一边斜着眼睛看那姑娘,一边说蜜月很有味道。我们两个人都听见了。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她对我十分冷漠——这个印第安姑娘常常会让人觉得反感,后来她可能变得高兴了一点我想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那个已被多梅内奇这种热情人所知晓的小秘密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说句老实话,多梅内奇这个人对我们不能再热情、再大方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为时很久是从做生意时开始的。自那次幸福的相遇以来这种关系又大大地增强了变得亲密多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很要好。正是因为这种友谊新的更为重要的生意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多梅内奇实在了不起,又重新当上了我国金融界名副其实的大王、总督。那时我渴望知道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说,他在流亡期间一知道博卡内格拉被杀的喜讯便想返回祖国想要收回被没收的财产。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认为应该谨慎从事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很快就为这样做找到了值得庆幸的理由:给时间以时间,结果证明这样做是对的。那时,多梅内奇高度评价我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和我替他出的主意。我说过他很热情很单纯。这个大富翁已经吃尽了苦头那时还过着流亡生活而这种经历会使大多数人变得仁慈起来不过也有屈指可数的人恰恰相反,会变成百分之百让人无法忍受的人。

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吧。那时,坎迪仍然是坎德拉利亚,我愿意把她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她在我的办公室里当了两年多职员不管我怎样要求、央求都没能使她表现出职员应有的风度。她坐在打字机后面,总是以一副农村姑娘的模样怯生生地睁大眼睛看着我。当我训斥她衣着和打扮不符合公务员标准时,她的眼睛里常常滚动着泪珠。她虽然流泪珠,但我还是没有办法让她听我的话,这姑娘太固执了。真的,怎么说也不见效。我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不知道,也可以想象出来)她把工资刚刚拿到手钱便飞得无影无踪了每个月都有好多亏空。这种人完全缺乏务实意识在领到工资之前就吃光花光了。所以事情很清楚他们生活得并不好花费却很

大。父亲每走一步都要用那张被浓密的胡须遮住的嘴念叨一遍：“先生，吃饭的嘴巴太多了。”可以看出，那个不幸的小姑娘是一个人口众多、肚子永远填不满的家庭的牺牲品。我无意过严地要求她，更无意把我的威胁付诸于实践。我怜悯她，完全出于怜悯，我才让了步，不对她的个人装束提出要求。有时我不是给她增加工资，我有什么理由给她增加工资？而是用赠送购物券的办法，让她在我名下的商店里购物……结果很令人沮丧，即使如此，她也不会挑选东西呀！

有一天，我们作了次重要旅行——我想开个小小玩笑，称之为地狱之旅，实际上并没有离开墨西哥首都。回来以后，她发生了很大变化。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旅行对她十分有益，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始，我给她买了一套衣服，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墨西哥的服装贵得要命。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兑现我的诺言，也是为了让她的打扮得像个人似的。如果总是那副模样，怎能把她带在身边呀！应该把她打扮得得体面一点。我甚至让她住进了高档的单人房间。

问题就在于使她迈出了第一步，这一点谁都知道。我承认，说服她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是的，她已经养成了习惯，对我的话百依百顺。我作为上司和老板，在她眼里是一个像上帝之父一样的人——谁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呀！我把自己坐在西奈之巅看作最好的手段。我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里，请她坐下来，这是件非凡的事。有那么一会儿，一句话也不说。当时的情况很严峻，我们两个人都处在政治风暴中心，谁不紧张、不激荡、不害怕。庄严的宁静之后，我匆匆作了一篇短小的演说，开头几句话强调我绝对相信她会谨慎办事，相信她对我是有感情的。我不会看错，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控制住自己，尽量不用悲伤的语调问她，我是否真的能够托她办一件事，如果说那是一件有关生死的大事，也决非夸大其词。我必须说明，我那时并不是在演戏，不过在强调一些事情时倒是很注意戏剧效果的。她很快眨了两下眼睛，表示同意。我觉得有了安全感，便立刻转入正题。她已经看到了已发生的事情，死亡的波涛此起彼伏，任何人都没有起码的人身安全保证。我压低声音说，我听到一些传闻，还是干脆直说吧，听到一些内部消息，有人要谋杀我，要抢劫和掠夺我。

的商店……我停顿了一下 让她恢复正常呼吸 使她的脸色别显得那么苍白，随即说明逃生的紧迫性，同时还要带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这样可以避开危险（这种暗杀百分之百是个人引出的祸根）可以制造一种假象，说不定能让那个想提前实施罪恶计划的人把我忘在一边。这是当时的形势。我问我的忠实女秘书，她是否准备帮助我？她很快用力点了点头（这使我激动得连眼睛都湿润了 并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拉起她的手 毕恭毕敬、亲切地吻了一下。我停顿一会儿 摆出上司的威严、至高无尚的表情 开始对她下达命令。首先严守秘密，一个字也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听见没有？对任何人不能说一个字，对她父亲更不能说。我本人会毫不迟缓地向她父亲圆满地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然 我还要在经济上给以资助 在这期间不让她家里人受苦。她现在只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赶快秘密地跑到车站去买两张去托雷塔的火车票。火车明天七点三十分开出。所以，她第二天不必到办公室来，只要直接去车站上车，并且带上这包文件 我把那包东西扔在她的裙子上 看也没看她那惊异、警觉的眼睛 和必备的用品——即一把梳子就行了，其他东西我们以后好买的 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我当天晚上乘汽车出发 准备在“苦水河”车站上火车 和她会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会看到的。

以后 我们看见了什么 当一个人舍得掏腰包的时候 没有办不到的事 什么事都能轻而易举地办到。我只有一个困难 即那个乏味的姑娘在平静下来时也一直坚持说 过了边界以后 无论如何也要回来。我竭力安慰她 抚摩她 告诉她说 我们还要越过一条边界 以后住旅店时就不必再分房了。我想 这样就能使她不再吵闹 并一直陪着我了。

当然啰 我兑现了所有的允诺。不过 我觉得更为实际的是 她本人以其特有的非文化方式给她的大胡子父亲工工整整地写一封信 写明我建议的以下几点：一、强调绝对保守秘密；二、说明这次出走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但还要说明 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个人 而是为了“我生意上的利益”在这种危急关头 她这样做对鲁伊茨的商务来

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三、叮嘱那位大好人向克利娜夫人——即鲁伊茨的所谓遗孀要一些钱。我已对她说过，以后会有位先生以堂何塞·利诺的名义来要钱，必须如数交给他，而且不要多作盘问。必须她父亲亲自去，不要作任何描绘，只要简单说两句，让她留下那样一种印象，即他会在一个秘密地方将钱转给她的销声匿迹的丈夫的……估计这样一来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还会得到间接的收获，即从此可以使那个姑娘了解我们出走的一切秘密，对她，甚至对我来说，秘密不会很少的)从而使她平静下来。我的上帝，墨西哥城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呀！那些一再称颂我国可怜首都之美丽、庞大和先进的人呀！你们太不幸了，根本就不知道边界有多大。我听他们讲，自己却一句话也不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呢！用惊愕表情看过墨西哥以后，就会把嘴巴闭得更紧了……

正如我一直说的，在那里，我那只熟睡的蝴蝶竟展开了五彩缤纷的翅膀，从而使我这个既有点惊恐又感到兴奋的人很想煞一煞她的气焰。我虽然这样想，但没有勇气去做。我现在懂得了(当时也预感到)那样做没有半点好处。总之，衣、鞋、袜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求，我很高兴满足她的这些要求，但是，面对她的其他荒唐想法，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阻止，采取拖延战术！决不要断然拒绝。她像孩子来到商场一样，对什么都感兴趣，都想要。甚至在商场关门时，到了该回家的时候，那些光彩夺目的幻景还时不时地浮现在她眼前。对于她来说，好像有一种悲凄地醒过来似的感觉，我应该坦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尽管眼睛里噙着泪花，满脸惊色，还是必须回到每天的现实中去的。那个傻姑娘觉得大胡子父亲会打死她的。怎能那样呢！我对她解释说，怎样才能骗过那头野兽，欺骗是驯服兽类的最好法子。那时，我对她提出建议，不要带着如此贵重的东西回家，而是要把它们暂时存放在商行的某间小屋子里，免得别人议论纷纷，到时候我会把钥匙交给她，并且再把屋子适当装修一下，好让我们以后在那里进行我们的非凡活动，而不受到任何人的干扰。在这一点上，她听了我的话，从而避免了那些珍贵物品的丢失，因为她如果带回家里的话，一定会流失或被变

卖。至于我提出的其他建议 我怀疑她不一定会照着去做 很可能会和她的野兽老爸爸商量以后才行动。她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而且从来也不愿意对我讲任何事情。重要的是 我们两个人（老板和女秘书）继同时消失之后 又几乎同时出现在商行办公室时 并没有发生那个傻姑娘所担心的戏剧性场面，也没有发生我所担心的那种闹剧。没有一个人露出注意到这种巧合的表情，我也没有意外地发现邪恶的目光。细细想来 这事并不奇怪。在恐怖的危难日子里 我们躲藏了起来。那期间，一切都杂乱无章 办公室里也一样。我不在那里就是关门停业的信号（我是这样对克利娜交待的）各鸟归各枝 直到得到新的通知。所有的人都走了 回到各自的家中 为什么要注意一个无足轻重的女职员的消失？我们回来以后，一切如故。我给这些人和那些人捎去口信，一切都渐渐步入正轨 最后完全恢复了正常。我甚至高高兴兴地为全体人员（我是说我重新招聘的那些人 因为形势已经允许我进行必要的调整，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调整会拖很久，很让人头痛 举行了欢迎会 同时庆祝所有的门市部重新营业。如此隆重的庆典活动能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同时在顾客中间能起到广告效应 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为《商报》专栏写文章 其附带目的是要积极地介绍我的商行。那时我们刚刚建立起友谊，一种纯洁无瑕的友谊）

……从日历和钟表上看 时间相当接近 但是闪现在脑海里的一切情景都已有一点褪色、模糊和遥远 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年里 我们国家生活在和平环境里 农业又连年大丰收 昔日的拮据、困难和悲凄的境况好像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往事。当然啰，仍然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这是天意。不过 至少所有的人都有了工作 所有的人都在拿工资 工业在发展 商业也欣欣向荣 谁也没有理由沮丧和失望。

这里 还有一个全国大好形势的成果 我们姑且称之为间接成果吧 我本人作为受益者可以出来作证。我毫不迟疑地承认 在众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中 有一件事是一直陪伴着我从地狱返回此地的 即我和那个坎德拉利娅的关系。她现在已经变成坎迪 说真的 是多梅内

奇在墨西哥把她的名字简化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字母少 有实际意义 而且动听。我立刻用上了这个名字。今天 已经没有人能够给她起出比这更好的名字了。我再说一遍 我一直担心 我对自己的那个轻率举动已经后悔了 自己会背上终身养老的大包袱 因为他们家的一大帮饥肠辘辘的人正通过大女儿的贪婪嘴巴在不停地吮吸着我的血液。我还担心(干吗要否认呢?)怕他们对我永远敲诈下去。我甚至想到 此事缠绕我脑际之时正是我有件事说走嘴的那一刻 即我提议罗得里格斯去当“羌塔赫”而不是“羌塔达”侯爵。当时我忘记了,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出来的,并且受到过众人的嘲笑。我呢 要幸运得多。开始 我把坎迪的工资连提三级 提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此外 我把她的几个未成年的小弟弟安排在公司的工作岗位上 还干预了她的大胡子父亲的案子 替他说了情。这一切都不能说是以权谋私 不能这样说 我是在权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活动的。现在,他们都在平静地工作着,这是天赐之福。相对而言 他们以前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这样宽裕过。我怀疑 如果不用半年来补偿我们过去所遭受的苦难、拮据和暴力,事情也就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的。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至于那位小姐 我也要讲几句 她时来运转 我一直是她的主要工具)变得非常自负 近来还表现出很强的独立倾向。她的这种企图 我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如果是别的事情 我可以佯装不知。小罗得里格斯以年轻人特有的执著和鲁莽,一直在追求坎迪 而这个仙女也把自己的美梦、幻想和前途寄托在他的身上。说不定哪一天 她要用自由的呐喊声,说出那个秘密的幻想,使我惊恐万状。我不知道,这个满脑子幻想的姑娘是通过哪种谬论把自由同婚姻联系在一起 并且认为小罗得里格斯对她来说可能是公正婚姻的卫士 不过在这一点上 她确实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震惊 这不会使我震惊 事情是明摆着的 假如我那美人鱼般的夫人从水下注视着我 我也不会傻里傻气地不动情的。现在 说说她这些诡计能得逞的因素吧 首要的条件是,必须要有个人愿意提供帮助,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你

们 小朋友们 应该知道幻想终归是幻想。这个名叫何塞·利诺·鲁伊茨的可憎的宗主国拥有足够的手段，一定能摧毁其可爱殖民地的任何自由企图。如果他在某一天作出最终让步，并让这些殖民地获得解放的话，那你们也必须懂得，这是其主权意志的宽容行动，而不是起义力量的胜利，更不是外来强加力量的胜利。即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些恋人们仍然可以祈祷造物主说服我同意他们的事情；谁都知道，事先不可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实际情况是，冷静地想一想，那也许不是一条坏的出路，不过，一个人看见有个大傻瓜用一双淫手掠走自己投资和劳动所得的美好果实，并把别人精心、耐心打制的首饰戴在他的手上，总是会感到十分痛心的。

当然 要是那个宝贝现在想打我耳光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哪能知道 谁对我说过 从什么地方得知 凭什么理由探测得到那个姑娘的企图，猜得到她的想法？她追求漂亮的沙龙，讲究礼仪，但骨子里仍然是个奸诈的农村姑娘。对于这一连串问题，我都能够一个个作出解答，只要稍稍观察一下，把一些重要的细节记录下来，将零散的线索拼凑在一起，便不难发现那个狡猾的女人一直在暗地里策划阴谋。于是，一记狠狠的耳光向你证实了那些疑心是有道理的，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小罗得里格斯总在坎迪身边转悠，这一点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她身边使人产生了疑心，而他的粗鄙的掩饰行为却把一切更加暴露在外。但是，如果我不是一开始就想象他那讨厌的举止 谁说过这一点呀！远不会使心情不快的姑娘感到不快 而是拍手叫好的话，那对我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况且说到底他是个大傻瓜。“全都是小孩子的闹剧！”我看见他们笑个不停时 便这样想道。我认为，我在用亲切而威严的声音警告那个年幼无知家伙时说已经相当厉害了：“小路易斯 劳驾了 请不要干扰我职员的工作。你买完了想买的东西，又打了折扣，而且拿到了发票，那就赶快给我腾出地方来。”我觉得这样说一说就足够了；那个不受欢迎的小色鬼果真一连好几天没有到我商店来，这真是我的一大荣幸呀！这个结

果是有代价的，我们那位敏感的小姐，只要用一般的口气对她说说“职员应该如何如何”她就会觉得你是在暗示她，并会因此而生上一会儿气。仅仅过了几天，我便发现那只体态笨重、行动迟缓的大蝴蝶在商店关门时，又在门口转悠了，而我的私人女秘书则表情显得很紧张，并准时地离开了办公室。我推断：我的那个办法比疾病还糟糕。

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保持沉默。但是，我当然要设法亲眼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的上帝！他们两个刚刚拐过街角，便高高兴兴地拉起手来。他们把身体贴在一起，一直钻进电影院大厅，走到售票窗口前。我不再跟踪下去了，即使跟下去，又有什么用处。

我想，那记耳光如同催眠医生为说明一个疗程已结束而打病人一记耳光那样，把我从沉睡状态中拉了出来，使我看起来更清楚了。这并不是说我已下了决心，我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拿定主意。不过，我开始思考用下面的办法去做是不是更好一点，不是竭力去反对（这样做也许会适得其反）去制造麻烦、不愉快，大家都知道那有多么难呀！而是相反，促使这对差距很大的男女实现成婚的愿望，让他们过上夫妻生活，那样也许会更好一点！如果她希望我这样做，那就让她如愿以偿吧，罗德里格斯夫人，我尊敬的夫人，这样，她很可能感谢我的好意，感谢我的理解，感谢我帮助她实现了最高理想，而那个脑袋糊里糊涂的小丫头则会发现我对她好到何种程度（真的，我为她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也会看清我多次说过的那个事实：我一直是她的上帝。就这样用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最后一次慷慨之举为她所得到的无数好处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为她的攀登历程——从茅草屋登上中产阶级的漂亮宫殿——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于是，在上升到我们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媳地位以后，她一时间不会太疏远我们，但这对年轻夫妇很容易步入我们的社交圈子，特别是因为她婚前曾在鲁伊茨商行做过多年的杰出职员。当这个傻姑娘认识到（我敢保证，姑娘，你过不了多久就会认识到的）圣洁之爱，圣洁之爱更是这样，给她带来的远不是她所希望的永恒幸福，而是许许多多烦

恼的时候 她就会发现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她现在渴望从中解放出来的宗主国根本就没有压迫过她 而是她的天赐之福、稀世特权。谁知道呀 为什么不能知道 ?新的无私爱情的纽带也许会自然而然地把美丽富饶的殖民地同她的旧宗主国——即她所诅咒的那个宗主国重新连接在一起的。

说得确切些 从我发现他们相爱的那一刻起 在可以理解的盛怒之下 另一种期望开始悄悄地搅动着我的心。当然 我并没有在那姑娘面前减少演出嘲讽和威胁的戏剧场面,她像以往一样漠然地忍受着。但是 与此同时 我也不得不说句心里话 我在内心深处承认 我已经有点讨厌坎迪了,她有时变得令我难以忍受。如果只是规劝某个人的问题 但不是这样的问题 因为除了在想做某事而没有下决心去做的时候 谁也不会接受我的规劝)我会规劝任何人的 甚至会把规劝话写在一块漂亮的广告牌上,并把它挂在长官或老板的办公室里。“永远也不要让自己的女职员使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对待职员应遵循的一条不可违背的座右铭是,办公室里不准存在任何纠葛。”因为这毫无疑问将会使自己丧失权威性,使自己处于任凭职员们摆布的地位。那个姑娘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权利 并没有滥用自己可以享受的全部权利。不过 她心血一来潮 就会不按时来办公室 或者会找点小借口(有时甚至不找借口 不来上班。对我来说 迟到或旷工没有多大关系 我关心的是由此产生的道德败坏、嫉妒和诽谤。但是,一个人必须忍受一切。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 她竟然还要当着一个人的面接受第一个大笨蛋向她献殷勤……总之,令人讨厌的小罗得里格斯得到的决不是什么宝贝,他决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就让我把她送给他吧!

现在 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他老子的角度——来看问题吧 我同这个家伙已经不存在任何朋友间的义务,他是那样对待我们的呀!现在情况不同了 他说不定会为自己辩护 说我作为一个朋友有责任提醒他的儿子小罗得里格斯 不要让他做出蠢事来 使他了解事情的原因 从而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不过 实际情况是 这位著名记者根本不接受合理的劝告 像头猪似的远远地避开我们 而这是在

吃了我们无数听罐头 喝了我们好几瓶苏格兰威士忌之后)仿佛我们以严厉的方式触怒了他似的。这样 他的儿子 那只肥胖的大蝴蝶已经可以叮在那姑娘身上。但我只要稍稍动一下手指,就能阻止他。可是,我没有那样做。如果那个羽毛未丰的男孩以他的贫乏智力决定把这桩婚姻看作一生幸福的话,那么对他来说结果将会更糟。我呢,耸耸肩膀,连为他管理庄园期间引进新品种的债款都没有结算,就算赠送婚礼的礼物吧。如果我置已发生的事于不顾,而凑到加利西亚人耳边 提醒他几句的话 那就会被看作是有意讨好他。让他自找烦恼吧!就这样办吧!

“你知道吗?我装出开心和偶然知道那事的样子 对克利娜说,“你知道吗 罗得里格斯有个儿子 是大儿子 爱上了我们一个女打字员 看样子 或许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之所以对她讲这件事 是因为我想看看她的反应。克利娜讨厌罗得里格斯,当然一谈起那户人家心里就感到不快。对于这一点 我了解得十分清楚 当有人表现得像加利西亚人那样子时,最好连他的名字也别提及,权当他已经死了。在这种事情上 克利娜是决不让步的。不知多少次 我想和她一块儿谈谈那个加利西亚人的表现 说这个人太忘恩负义了 她都没有支持我的这个痛苦的看法 而总是把嘴巴闭得严严的 抱怨的话 谴责的话,一句也不说。我很赞赏她的这种态度 她是个高尚的人 我尊重她。但是 这一次我用另一种方式 从侧面把那个问题提出来 只想看看她会说什么。

这个女人也是个怪人 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心不在焉 而有时候好像什么事也逃不脱她的目光。好,她对我的通报是这样回答的:“和坎迪结婚 对吗?”这与其说是提问 毋宁说是肯定。我一下子怔住了。当我觉得自己已掩饰住这种表情时,满脸惊色仍有增无减。她笑了笑 接着又斩钉截铁地补充说:“你从地狱打发一个男人来向我要钱 他有个女儿 人家不是都这样叫她的吗?”(从地狱 好呀 连克利娜都这样说!好吧 既然她知道了 那就随她去吧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谁都猜得到大胡子当时同她说过些什么话的呀!一个人决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判断,特别是和这些人打交道更是这

样。可是，我立刻作出了反应，对，是这样。我尽力装出一副自然的表情反驳说：“你说得对，就是那个姑娘。你是怎么猜到的？”亲爱的，她不是你手下的职员吗？那个可恨的姑娘虽然一钱不值，却是穿戴得最好的职员之一，模样也数她第一……”她又狠狠地刺了我一下，我立刻低下脑袋，咽下口水，又问道：

“那好，你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对你说的那件事，小罗得里格斯的事呀！”

“噢，太好啦，”她回答说，“这样一来，他母亲将有个既聪明又勤快的儿媳妇了。”

尽管如此，我也不得不露出笑容来。克利娜对那个服饰和模样可笑的女人（或者叫她别的什么）的憎恶之情是难以言表的。这是她的评价。但是，她又立刻向我发起进攻：“你是怎么知道的？是那个小女人亲口对你说的吗？”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有点生气了，所以才这样反问她。但是，那个机灵的女人解除了我的武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必须肯定地说这里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东西。不过，说一千道一万，那件事并不是坎迪告诉我的，为了向克利娜表明自己是忠贞不贰的，我便急忙把发现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了。事情是怎样的呢？请听我说下去。那个小无赖在我们商店对面的酒吧里安了营，窥视职员们的出入。我很好奇，便仔细地观察着，直到看见他和那个人面兽心的姑娘肩并肩地走出来为止。为了弄清楚我的那个女职员和我从前的那个朋友的儿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勾当，他们是在闲聊呢，还是在做什么更为重要的事，说到底就是为了证实她的情况，我在第二天关门前几分钟叫她多留下一会儿，向她口授一封急信，并要她打印出来。我是想要探测她的心理，并巧妙地向她提出一些问题。这个狡猾的姑娘在一般情况下是表现得很殷勤的，但这一次却一口拒绝了我：请原谅，我不能留下来。她说这话时神态很紧张……我笑着把这事讲给克利娜听；但实际情况是，那个坎迪在回答我时并不是那样有礼，而是十分激动，那双有中国人特点的眼睛里还射出了愤怒的火花。当时，我根本

笑不出来 而是恰恰相反(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呢)气得咬破了嘴唇。她在全体女职员面前 竟然这样回答我：“非常遗憾 老板先生(你们看看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说 老板先生!)如果特别紧迫的话 您去找别的女职员为您写信好了 我今天有急事。”我无言以对(在众人面前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必抬起脑袋便可以看见 大厅里有一道道恶意的目光穿过一张张桌子向我射来。

“那一切都很好。但是我看不出 你是凭什么得出她想要结婚的结论的?”克利娜不同意我的说法。对于她的话 我无言作答 只好使用巧合这种因素,向她讲述偷听到的他们的谈话。那是在电影院里,我坐在他们后面 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忽而低声细语 忽而中断讲话或保持沉默 那是担心招来不快。在平日的生活中 经常会发生巧得惊人的事,但决不能借助这些事去摆脱窘境,因为不那么令人信服;而且援引这些谈话,很可能会被人称作吹牛大王或蹩脚赌徒。再说,拿目前这件事来讲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巧合。实际情况是 我在电影院里的座位是很好的 但这不应该感谢天意 而应该感谢我们为了听到自己的特点、看到最好继续视而不见的东西而多次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聪明。我身上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我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他们相亲相爱 在交谈和欢笑阶段结束以后 便开始了握手、拉手阶段。同时 我也知道 他们像许许多多热恋中的情人一样 在第七艺术的难得的昏暗环境里寻找稳妥的隐蔽处 断断续续地“玩”上一会儿。于是 我焦虑地等来了星期五(这天 电影院上演新电影),还不到下班的时候就离开办公室 抢在他们的前面钻进电影院 在前厅埋伏下来,一直等到他们从大门走进来 他们一直都手拉着手 犹如在原始森林中迷失方向的孩子。他们立刻钻进漆黑如洞的放映厅。既然老天有眼 让我首战告捷 为什么不能继续关照我 让我在他们背后找到空位子呢?我坐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观看那幕令人讨厌的互相抚摩的场面。他们用惯常的尽人皆知的方法掩饰那些动作,从而使迫不及待的心情更加暴露无遗。市府当局绝对不准……可是 那有什么关系 继续做下去。我一直很耐心 这种品格给我带来了成果 无论这果实多么酸涩 我仍然把它采摘了下来 因为说到

底这要比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好得多。现在，听到那个大胖子令人生厌的大段大段讲话和那只小红蚂蚁的只言片语后，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并不满足于在门廊或荒野里干那种脏事（他们一定会做的），而且还想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舒适条件去举办一次圣洁的婚礼。尽管那个傻瓜蛋既没有职业又没有经济来源（他的职业是学生），而且她又不想在鲁伊茨商行继续干下去（这是我的猜测），特别是一旦……我是说，糟糕的并不是他们想结婚。结婚，他们是定会结婚的。糟糕的是，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有意与我作对，结婚是为了气我。他们一次次提及的‘智者’原来就是我（当然啰，我一开始并没有弄清楚他们的意思）。对，他们是用那个荒诞的外号来暗指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个外号可能来自于老罗得里格斯的智囊宝库，因为他那个淡而无味的儿子是连一句话也说不完整的！智者，这个外号的实际意思是，我和智者毫无共同之处。但他们比谁都愚蠢，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在嘲弄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我已经把鼻子伸到他们的脑袋中间，正在听他们讲话。臭大粪，罗得里格斯家族的那个败类，还有堂娜坎迪！这个坎迪也许还嫌这样做得还不够，第二天竟然在办公室里厚颜无耻地对她的上司骂了起来，用词又是那样刻毒……

在她当众对我骂不绝口时，我立即就想到，她很担心，想尽量避免出现那种场面。“可是，是怎样的场面呢？”我立刻改变了想法，“她是否知道……？”那个举止不慎的姑娘根本没有想到我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讲话，她对自己的圣洁的老板出言不逊。看得出，她很着急，急着去找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此刻他正把宽大的肩膀依在街角上。需要的话，这又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急坏了，脑子里想得很多。

第二天，她上午没有露面，下午来上班了，并且和我打了个招呼。我不予理睬，也没有讲话，只是静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我早已估计到，她本人定会寻找个自圆其说的法子。我没有搞错，果然如此。下班时，当其他人员神奇般地一个个消失时，她留了下来。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像幽灵似的。我装作在翻阅桌上的文件。突然听

见她从门口怒冲冲地向我吼起来：“喂，我们现在来看看那封急信，那封特急的信，昨天你不是要口授吗？”那好像一声爆炸，她说完就抱起双手，站在那儿等候，一副挑衅表情。

她是那样激动，我立刻决定放弃对她好好嘲弄一番的想法，而使用一些软的法子。我批评她对我太冷漠、太无礼，我对她那样关照，到头来她却无情无义，找了个傻小子亲吻，让我哭笑不得。上帝哟，我并不是有意毁坏一个人的声誉！……不是揭小罗得里格斯的短处，是嘴巴收不住，说得也许太过分了。我也许忘乎所以，那也好，让她感到受人捉弄了！

她虽然装出一副漠然的表情，听我讲话就像听下雨一样，但对我批评她的话，一个字也不漏掉（我对她是了解的！）我的话，即已说出口的那些话，或可能会说出口的其他话，像干柴投到火里一样，愤怒的火焰在她那讥讽的怪相下熊熊燃烧起来。我们就此打住吧！我决定不再提那个话题，建议与她和好，把自己的态度放得卑微一点。当我看见她也软下来时，便轻轻地抚摩她。开始，她推开我的手，过了一会儿，便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任凭我摆布了。我把她拉到我们的密室里。当我口授完那封信（那是一个借口，其实并不很急，是封常规信，我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想继续和她亲昵时，她站起身来，把头发和衣服理了理，同时叹了口气，好像因完成了一件痛苦的、无法推脱的义务差使而感到一轻松似的。

眼下，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个傻姑娘对小无赖产生了兴趣。我不会使用“爱上”这个词的，因为我讨厌艳丽的词汇。我躺在床上，看见她用梳子梳理头发，还快速地在嘴唇上涂了几下口红。她是急着要去见他，而把可怜的“智者”像傻子那样丢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我心中先是一阵悲痛，接着是愤怒。我为什么一定要卑微屈膝，对那一切都逆来顺受呢？为什么？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克制着心中的怒火，对她说：“你别那么着急，亲爱的，我还想跟你谈谈呀！”我从镜子里看见一道惊愕的、几乎是恐怖的目光。她转过身来，像头野兽似的，对我吼道：“可是，你还想干什么？”

“镇静，镇静，镇静一点。”我对她说。这一次，我做好了准备，不

能让她吃掉我。我把她按在椅子上 冷漠无情地板着脸 对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她忘恩负义 不忠诚 耍花招 这些罪状都一项项记录在案。她用漠然的表情 她总是这样 这是她的一件有力武器)忍受着我劈头盖脸的数落。我提到了“ 我们的共同朋友 智者 ’ (不能否认 这是战术上的奇袭 是一种有效的打击) 即便如此也没有能使她收起那副忍气吞声的厌倦表情。“ 我说了这么多话 想听听你的回答 ? 没什么可回答的 她没有任何话可回答的。她只是问我 我那冗长的演说是否结束了, 她是否可以走了。

我真想回答她说 结束了, 可以走了 永远别回来。但是 我还想把事情挽救一下, 所以我就用较为缓和的语气给了她一个台阶下。话说回来, 我是很通情达理的, 并且觉得自己已多次表现出了这一点。当然 我不能不指出 她也是一个牺牲品 面对无微不至的关照、爱护, 也是常常会让步的。在那些实际上有可能是自私的、罪恶的感情面前 她既会牺牲自己 也会牺牲我的。夸大某些优秀品格——例如子从父, 是很容易走到令人憎恶的极端的……

这时 坎迪终于抛弃了她一直在上演的那幕冷漠剧 怒容满面地问我, 说那一大套话是想告诉她什么。太好啦! 我觉得自己胜利了。“ 傻丫头 你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吗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的老爸直到今天还在享受我所给予的好处 可是他还不满足。人呀 都是这样的 全都贪得无厌。所以 你不能否认 是他把你推出去钓鱼 把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卷到你网里的。这样一来, 大胡子先生将和重要人物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结为亲家。这并不是坏事, 对吗?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我是不是戳到了痛处? 亲爱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你到底做了一件怎么样的荒唐事。”

她眨了眨眼睛, 红润的双唇变得煞白, 举起手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真没想到她会这样做。当然啰 那是一双还算白净的手 是不会使人感到羞辱的。不过, 我从来没有想到呀!

第二天早晨 我穿过办公室向我的桌子走去时 看见她早已坐在打字机前面了。

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从我无法把我的信放在桌子上那一刻起，我便设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与克利娜谈谈“坎迪和小罗德里格斯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件再愚蠢不过的事了（我真的做了蠢事，都会毫不迟疑地承认的），我没有往前走下去，只是确认了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克利娜了解我耍的花招。

不过，她了解到何种程度，又得意到何种程度呢？那时，我不慎又犯了一个错误，从地狱打发大胡子使者去问她要钱。他泄漏了哪些真情，或者说克利娜从大胡子嘴里套出了哪些内情？我真得耍点手腕去弄清楚这些问题。

有些时候，所谓耍手腕就是放弃使用手腕而直接触及问题的核心。于是，我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有件事，你听我讲一讲。那天你对我说话时有点意犹未尽，我想让你把话都说出来。”那时，我们正在用早餐，克利娜正在往烤面包片上抹黄油，抹得很仔细。她一边抹黄油，一边学着我的话说：“意犹未尽，意犹未尽是什么意思，亲爱的，一段时间以来，你说话总是文绉绉的。”

我觉得脸红得很厉害，那是气愤的缘故。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嘲弄我使用的语言了。在俱乐部聊天时，有人指责我讲话“像个文化底蕴很深的记者”。有的人说我抄袭加利西亚人的词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但我不想多解释。事实是，如果一个人从事写作活动（公开地也好，秘密地也好），他的语言定会逐渐变得细腻的，这是个很自然的现象。但是，让人们随便怎样想去吧。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想法，平静地回答克利娜：“我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要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说到这里，我害怕脸又要红起来了。”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那次你和坎迪姑娘的父亲谈了些什么。”

一时间她什么也没有说，仿佛还在聚精会神地往面包片上抹黄油，想快些品尝到美味。我把热咖啡杯子举在嘴边，这是有意强调我的期盼心情，等候她回答。

“你既然如此感兴趣，我就都给你讲出来吧，这没有什么不便。遗憾的是，没有用你办公室的那架小机器录下那次有趣的谈话。如果那样，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听了，甚至连停顿和语调都能了如指

掌。可是实际情况却很简单，你消失后的第二或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我记不太清了。那个家伙来到门前，问我在不在。我刚一站在她面前，他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从衬衣兜里掏出一张纸，给我念起来。我想你不需要我给你重述那封信的内容了。我推测，那个精明的姑娘把信塞进信封之前，你一定过目过。如果说你没有修改过，或者说不是你口授的……”

克利娜不说了，那是想看看我的反应。我却毫无反应，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我要继续听她讲下去。她看见我那副样子，便辛辣地评注说那姑娘“很天真”。在我连猜带蒙地读着她那骗人的潦草字迹时，她补充说：“脑海里一直思索着，一时间怜悯之心大发，对那个不幸的男人撒谎说，全部计划都出自我的手。”“是的，那个不幸的男人不是按照信中写明的话作口述，而是怀着不可告人目的把信交给她看了，不幸的男人，他……”我让他平静下来，克利娜继续对我解释说：“甚至用肯定的语气向他发誓说，是我出主意让他的女儿——即我们商行最信得过的一个职员陪着你去的，我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把自己卷入到他们的家务事之中，而你是反对这样做的，是不是，他们全家人会理解的。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复杂、困难形势等因素的考虑。是这样的，亲爱的，为了大家的利益，我毫不迟疑地撒了谎。那时，我学会了毫不脸红地撒谎，甚至还会上瘾，感到自豪。如果谎撒得像艺术品那样巧夺天工，那就更让人欣喜若狂了。那位老实的男人走了，是朝家里走去的，看样子很相信我的话。我是说，他感到高兴，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你看到了吧，在生活中，什么时候都可以学到一点新的手腕。我完全可以说，那种技艺是你教给我的，那是女人的技艺，整经纺织的技艺，珀涅罗珀^②的技艺。是不是这样，我看，你应该为你的学生感到高兴。总之，那个可

在西班牙语中，“整经”“纺织”转意为暗中策划、搞阴谋。

珀涅罗珀是希腊神话人物，奥德修斯的妻子。在奥德修斯因去特洛伊出征而离家20余年的期间里，她一直守在家中。无数男人向她求爱。她总是答应织好布后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人。但是，她白天织布，夜里却把布拆掉，以这种手法拒绝所有求爱者。终于等到丈夫归来。

怜的男人信了我的话。他松了口气，仿佛身上卸下一个很重的包袱。”

“可是，他衣兜里装进了一大把比索，”我反驳说，“我想，他是有轻松感，是有愉快感的，但也没有拒绝那种补偿……”

“他没有拒绝，”克利娜瞪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是愤怒的目光，还是蔑视的目光，或是另一种目光。我时不时地想到，她已经变得怪诞起来。随后又说：“先生，他没有拒绝。”她用嘶哑的声音重复了一句，好像有个歇斯底里般的吼声被咽了下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她也许临近了更年期，变得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了。）你为什么想让他拒绝呢？如果他想到堂娜克利娜在对他撒谎，而那钱也确实补偿的话，那他一定会拒绝的。那样的话，他会拒绝收钱的……一定会那样，”她停了一下，那是有意折磨人。补充说：“你那么希望他拒绝呀！”那个怪女人说完后就死死地盯着我看，仿佛节省一笔不小的钱（如果可以省下的话，是一件很奇怪和很不寻常的前所未有的事。我对克利娜越来越不理解了。看来，有些女人在进入更年期时会变得半疯半癫的。

Ⅲ 选 美

如果仔细思考一下的话，也不至于对克利娜谈起那件事。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由于她不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也由于她可能做出某种揣测，哪怕只是由于她是女人，结发妻子的观点必然是有倾向性的。如果我因性格上的弱点而需要和某个人辩白，我就很可能会产生下面这样的想法，即那个人必须是多梅内奇这种朋友，他见过世面，生活上饱经风霜。另外，他虽然和那件麻烦事毫无关系，但对内情了如指掌，这样就得有必要对他细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必要进行令人烦恼的解释。只要对这个明白事理的人说两三句话就足够了。于是，我决定，一旦有机会就悄悄地去找他，听听他那音乐般悦耳的意见和劝告。

这个机会很快出现了，而且很理想，是一次社会活动为我提供的。“地方工商”每年举行一次选美活动。他和我还有另外五位专家组成评委会。这种活动很庄严，但气氛欢快、热烈，还要当场宣布评选结果。这样的场合为磋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气氛。不过，必须防止发生放纵行为、嘲弄或喧闹，这是使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事情毁于一旦的主要原因，因为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不那么认真、严肃。真的，在那种场合，和多梅内奇谈贷款、金融和展限期都是不合适的。每年一次的选美活动时，谁也不愿记起“赞助单位”“地方工商”就是地方工业、商业协会的缩写词。“地方工商”新一年的小姐即将产生的时候，人们的心情都很急迫，都会把一切重要事情撇到一边去的，然而这种选美比赛本身并不缺乏严肃性，甚至也不乏戏剧性场面，眼泪几乎从来是少不了的，咒骂声此起彼伏（谁不记得三四年那个企图自杀或许是假装要自杀的可怜的傻姑娘给我们带来的极大不快？）实际情况是，落选的姑娘很少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决定能得到人们的尊重的话，评委们就必须保持严肃表情，绝对不能露出丝毫开玩笑的意思来。

今年的选美活动比任何一年都隆重。这很自然：“地方工商”借助于老天赐予的一派繁荣景象，把自己的声誉提得越来越高。想要晋升高一级别的美女的形象也越来越靓丽。依我之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新兴家庭、古老望族和权贵家族的女儿们争夺“地方工商”小姐之美称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眼下，只要有一个人参加就足够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今年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必须从一大批魅力无穷的姑娘中间评选出一个美女来，而她们当中有些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备受尊重的青年艺术家：“野山花”有自己的独特表情，卡齐娅·洛拉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头老母牛，但就目前看来仍然是块小甜饼；金发女郎塞拉菲娜·洛佩斯甚至能够写诗，这是你们对我讲的，蒂妮塔那只小蟑螂就是骂我见了女人流口水的姑娘，也在俱乐部里，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是在俱乐部的大厅里，那儿经常举行这种比赛活动，)并且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粗俗和放荡而感到羞辱，再加上别的姑娘，一共有 18 个参赛者。她们都满怀

信心地认为 只要展示出完美绝伦的风姿 即使得不到梦寐以求的小姐头衔，至少也有助于宣传自己的抒情歌唱家的才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不翘首以待地拼命想弄到一张请柬呢？早在宣布开幕时间之前 大厅里就挤满了观众 在由一颗颗焦虑的人头组成的群岛中央 只有设在大厅一端的高台上还是空荡荡的 好像一座光秃秃的孤岛 台上一张长桌上摆着鲜花 架着主持人必用的扩音器 系着彩色的饰带。这一切都在恭候主持开幕式的专家们的光临。

这些专家来了 或者说我们来了。我们走进大厅 引起人群一阵骚乱 在大家安静下来以后 我们走到台上入座 尽情地欣赏着那美丽的场面。回廊里挂着一幅幅蓄着大胡子的国父的画像，个个表情严肃 像往昔那样注视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默许着当代人在那里举行社会活动。要求苛刻的人有自己的审美观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 他们认为 那些分属于从殖民时代到当代的各个不同时代的、一幅幅都保持着要人形象的画像 包括最近才悬挂上去的、受到某些人非议的博卡内格拉的放大像片（它们的长处千差万别，我这是说画像的尺寸 但是 对了 要是人本身也是这样 那就好了）在这个回廊里显得很失调 破坏了整体布局 大煞风景 给我们的活动抹上了一道不和谐的色彩 使现代开放的精神世界感到十分压抑。不过 我非常怀疑，尽管已有人谨慎地提出了建议，要把这些大人物请出活动大厅，发配到办公室里、墙壁上、过道上和会议室里去 但这种建议猴年马月才能实现 还有 俱乐部有许多成员都企图找到在血缘上和那些政界要人的直接或间接关系 他们已经提出抗议了 并且威胁说 要退出俱乐部 在报刊上演出了一幕幕闹剧 谁敢和这些人作对呀 无论怎么说 大厅已经布置得很得体 洋红色的墙壁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旗，具有民族特色的彩条把我们入座的桌子前面点缀得五彩缤纷，连桌子中央的大花篮也挂满了彩带 花结一个接一个。这样一来 那些灰暗的画像便失去了光彩 如同一个个神龛、一个个通往往昔的小洞，洞中吹出来的冷风在盛会的热烈气氛中几乎令人感觉不到了。

开幕式开始得晚了一点 这是不可避免的 欧乔亚 可爱的小欧乔亚充当秘书长兼主持人角色 不知喊了多少遍“开幕了”；开幕

了”。评委们已经到齐，主席由令人尊敬的亚诺·亚诺担任。他忙得不可开交：“梅特拉诺先生，到这儿来一下！”西甫利亚诺，到那儿去一下！”其他委员——即我们这些人——也已经各就各位。终身委员路易斯·R·罗德里格斯代表《商报》，多梅内奇代表金融界人士，电台主持人阿利西娅·阿尔贝托娜小姐，看得出她是以女性美容专家的身份出席的。小欧乔亚是《时代报》的编辑，我们已经说过他是秘书长；加林多是幸福大地冷饮公司的代表，还有一位一般职员。这两个人都是企业家，“地方工商”再次任命他们代表比赛赞助单位。梅特拉诺先生的演说文采飞扬，感情真切。参赛小姐由妙语连珠的小欧乔亚一一介绍出场，并且典雅地列队从主席台前通过。观众对每一个参赛小姐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此刻，这些半裸着身体的美女挤在大厅一侧，等候着，在无数道光束照射下流出了一颗颗汗珠。这时，我终于在大厅最深处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发现我的坎迪和可憎的小罗德里格斯正紧紧地靠在一起。我是在最后一刻才认为，还是送给她一张门票比较好，因为她对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感兴趣，没有别的解释（看得出，那无疑是有意挑衅）即为了在我的认可下与那个小子在那儿会面，并且在我的鼻子尖下亲昵。

再说，这也是我意料中的，不可避免的。从我们评委在主席台入座那一刻起，我就用目光徒劳地找了她好长时间。找到她可真不容易呀。感谢上帝，由于她没有露面，所以只有那些忸怩作态、举止拘谨的女人才显得有点光彩。我们已经说过，稠密、喧闹、蠕动、不安、热情的大厅里已经容纳不下观众了，不少人站到门外台阶上。观众从来没有这样多过。这也许像我身边的一个人所推测的那样，是由于有年轻人参加的缘故。他们活泼，有魄力，人数众多。情况确实如此，可敬的梅特拉诺的孙子就在那里，而且多得难以计数。“三骑手”是多梅内奇的儿子，从流亡中返回以后就被人起了这个绰号，因为他们讲起话来很像墨西哥影片中的人物。他们的表兄弟，即罗德里格斯兄弟，不仅包括我的眼中钉小罗德里格斯，也包括其他人，还有加林多兄弟，等等，等等。这些人是在成长过程中渐渐地从束缚某些对这种欢快活动躲得远远的显赫老妈子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的。让安娜

克利娜和多梅内奇夫人（一个绰号叫清高夫人，一个绰号叫神秘夫人）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吧。当然啰，她们的丈夫，我是其中一个，是不会劝她们反其道而行之的，她们最好还是和这种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的夫人们哟，我担心那是枉费心机，我是说，她们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席这种盛会，并参加比赛的！我们首都的社会知名人士一定在某些事情上注意到了时代的进步。那些小姑娘吵吵嚷嚷，活泼顽皮，和她们的兄弟、同学一起利用她们的虚伪、孤癖、高傲的母亲暂时给予的自由，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谁知道呢，七八年之内，她们中间也许会产生出一位“地方工商”小姐……我敢打赌，这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吧，人们说得好，每一天都有它的热门话题。我在密密麻麻的观众中刚一发现坎迪和她的小罗得里格斯正头贴头地在窃窃私语，就把自己的脑袋也凑到身旁的多梅内奇耳边，告诉他要注意那对小青年，并且说：“过一会儿别忘了提醒我，我要给您讲讲他们的事。”我这是想勾起他的好奇心。“说吧，说吧！”果然，他这样回答我。但是，我还没有给他解释什么，我们就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一场我并不想把它称之为争吵的争吵上去了；原来是阿尔贝托娜小姐和我们的主席、可敬的亚诺·亚诺在主席台上展开了争论。看那样子，电台主持人阿尔贝托娜小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美女的称号评给一个脸上挂着笑容、表情呆滞的胖姑娘，说她“有线条美”。如果您是指她体型丰满，可敬的老人嘲讽地说，“那么她无疑是个‘有线条美’的姑娘。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干吗还要让我们呆在这里呢？根本不需要评委，抬一台磅秤来就足够了。”阿尔贝托娜气得脸色煞白，便求助于多梅内奇，我和她身边的罗得里格斯（那时，精力充沛的小欧乔亚正对着扩音器在声嘶力竭地胡说八道）想让我们做她的证人，证明她和梅特拉诺先生是无法进行认真的谈话的。她气坏了，本想幽默地说几句，却因无法自控而更为尖刻地说：“也许因为西甫利亚诺先生对某位候选女郎早已产生了特殊兴趣。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坦白地告诉我们，我们也好助一臂之力，让您如愿以偿呀！”我们的主席是好样的，在任何女人面

前都不会惊慌失措！“我没有那么回事，我不会干那种事！您想想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早就从那种事中退出来了。而你们还很年轻。说到您力图保护的那个姑娘 现在我不再开玩笑，我决不会说她不够格 而是恰恰相反 非常赞赏您的审美观。看得出 您 阿尔贝托娜小姐 很了解事情的真相呀。不过 尽管如此 您不该对我否认 还有另外更好的选择。”

这时 小欧乔亚抓住扩音器 想拼命地把观众拉过去。“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他兴冲冲地宣布“，评委们此刻正在热烈地讨论 先生们 可不要小看这事呀)评价每位参赛姑娘的优点。”他一边说一边向脚穿高跟鞋 面带倦容的姑娘们点点头 她们在紧张地等候评判结果 几乎快要挺不直脊背了 几乎已无法让笑容常驻在脸上了。“在如此绝美的争奇斗艳的百花中，怎能进行挑选呀？”小欧乔亚自问。但是 从相对来说不那么茫然的观众中传来了洪亮、狂热、坚定的回答声：“蒂妮塔！”一个人高声喊道。“野山花 畜生！”又一个声音提议说。“不。卡齐娅 我心爱的卡齐娅 快！”观众之间的意见针锋相对，都在竭力否定对方的提议。

这当口儿 老人和阿尔贝托娜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了 但是这一争论终于在我们的调解下化解了。果然，我们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著名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把气咽进肚子里，开始准备撤退。外交家多梅内奇提出建议 说是总不能把胖姑娘直接排除在外 而且这一点根本也做不到。不过 也应该考虑其他因素……罗德里格斯点子多 大讲特讲比赛的重要性和意义；再说，参赛的都是富有魅力的年轻姑娘 很难使每一个人都满意 而且在人类记忆中的第一次选美时 就在把‘金苹果’^① 判给谁的问题上发生过麻烦。谁都知道，那是审美

据希腊神话称，在珀琉斯和忒提斯结婚时，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她很生气，便自己去那里，在婚宴上投下一个金苹果，苹果上刻着属于最美者的字样。因此，在金苹果应该属于谁的问题上，参加婚礼的三个女神赫拉、阿佛罗狄忒和雅典娜发生了争执，她们请求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进行公断，而且分别以荣誉、美女和富贵向帕里斯作了私底下的许诺。帕里斯要美女，就把金苹果判给了阿佛罗狄忒。于是，发生了美人海伦被诱拐之事和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观点不同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希望选美成功的话，那么有幸得到第一名的姑娘，除了具备当之无愧的条件外，还应该拥有其他品格：热情、活泼，在众人面前亮相时要大方，和记者接触时要很自如，特别还应该是个名扬四海的人，一位新人，对，但并不是无名之辈。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是未来的艺术明星，其名字应当永远同“地方工商”小姐的美名联系在一起。他这是在浑水摸鱼，替自己打算，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大名鼎鼎的蒂妮塔。这个加利西亚人太滑头了，竟然把玩笑开到了那里！不过，那种事永远不会实现！对于我来说，任何一个姑娘都会比那个不知羞耻的混血姑娘先得到小姐称号。我是说，任何一个姑娘，甚至包括阿尔贝托娜小姐的那只淡而无味的布丁蛋糕，为什么不包括她呢？但愿她能使阿尔贝托娜小姐有好胃口。随它去吧，和我有什么关系！

“大家说一说，对那尊铜像有什么不同看法？”加利西亚人坚持说。从铜像角度看，当然不行。她穿上合适的衣服，很可能会显得苗条一点，会给人以假象，因为半裸着身子时……我在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我把她同可怜的克利娜相比是不理智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这样做的。那次，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快。太荒唐了！即使不是这样，时光终会飞逝而去，岁月终归是不会饶人的。昨天晚上，我偶尔观看我那位可敬的配偶脱衣服。她的大腿已经变得不成样子，膝盖上方堆满了赘肉，肚子也挺得老高，好像在说：我在这里。当然啰，她贪吃，爱不停地吃东西，她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吞咽。这样一来，她自然要发胖。她就在那里！说到那尊铜像，罗得里格斯先生，她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要投反对票。

万幸的是，我没有必要争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是无法互相兼容的。经过争斗，最后选出了女诗人塞拉菲娜·洛佩斯（观众大为不满，全场顿时骚乱起来），她是一个十分平庸的金发姑娘，开始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她。等到大厅里的那阵因不满意评选结果而产生的哄乱平息下来以后，她在干任何事都非常及时的小欧乔亚的提议下，在扩音器前面朗诵了她那些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诗作中的一首诗，把愤怒的观众嘲弄、讽刺、讥笑了一番。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阿尔贝托娜小姐只好刹车了。她的布丁愚蠢地笑着。铜像也许从我的目光中看到了欢乐的火花，偷偷地从她的位子上甩了一下袖子。有几个参赛姑娘不再摆出做作的优雅姿势，像把一捆干柴从背上甩到地上一样，变得邋里邋遢，目光悲哀。但仍然有一些姑娘把半裸的、汗渍渍的身体支撑在高跟鞋上，表情还是那样光彩夺目，摆出一副好好输家的样子，并且不停地打着手势，要让她们置身于观众之中的母亲（她们都在高声呼喊，挥舞着手臂，抗议不公正的评选，克制住激愤情绪。

大厅里非常闷热，这是不必多说的。所有的人都在蠕动。这时，谁也代替不了的欧乔亚在主席亚诺·亚诺的指挥下，开始进行比赛的最后议程和多余的仪式，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

可是，同多梅内奇谈那件事的时候到了，他坐在我的右侧，根本就没有记起我对他暗示过的那件事，显得很烦闷。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把嘴凑到他那毛茸茸的耳边，像讲一件开心的、但又无关紧要的新鲜事似的，告诉他说：“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小路易斯·罗德里格斯那个笨蛋这些日子总是出现在《商报》社会专栏的办公室里，挽着头戴橘花和白纱的颇有魅力的坎迪。”您怎么看这件事？”我问道。多梅内奇听了后大吃一惊：“你们是新郎的亲戚，不会不去参加婚礼吧？”我又补充说，想强调一下我讲那话的目的，因为多梅内奇夫人，即清高夫人，和堂娜阿德费西奥·罗德里格斯夫人同属一个家族。我想，她们是表姐妹。这两个女人在作风上都很令人讨厌，一个高傲，另一个愚蠢。

“您有什么看法？”多梅内奇又惊了一下。但是，他立刻觉察到在我那听上去好像是欢快的语调后面隐藏着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我也不否认这一点）并急匆匆地表示：“真的，多梅内奇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说我的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或者说，他笑着补充说，嫉妒的幽灵正在折磨着我的话，他愿意以朋友的身份帮助我了解一下情况。”我不敢相信，”他补充说，说心里话，我听见他这样说，高兴极了。“我非常惊奇，一个如此庄重的姑娘竟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再说，她比他大，他们那种年龄的人，女的大两岁意味着思想要比男的

成熟几十年。小路易斯还是一只稚嫩的小鸽子……亲爱的鲁伊茨，让我去调查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表示信任他，感激不尽。

多梅内奇朋友对待那件事倒是非常认真，这一点我根本就没有料到。是不是看在我们的交情上？我很怀疑。是不是出于对小罗德里格斯的爱护？更不是。小罗德里格斯的事和他有什么关系？我想，他多半是为了除掉令他头痛的家务事。罗德里格斯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三骑手”是表兄弟，此外，他们还是永不分离的好朋友。他们和加林多兄弟“惊雷”布恩迪亚、布依戈的小儿子，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孩子属于同一个团伙。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团伙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罪恶的，毋宁说是荒诞的，他们想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结果却使自己的家里人整日坐卧不安，老是要替他们赔偿打碎的玻璃等等。说到多梅内奇，他只管毫不迟疑地承担支付各种修理费用，而决不打听细节——即自己的儿子到底是不是罪魁祸首。据说，儿子使他感到伤脑筋的是，他的清高夫人会作出回击，或者会闹出令人羞辱的场面来，又哭又闹，骂他过于宽容，一点也不负责任。按照她的话来说，就是让那几个本来就已遗传到毒素，她是这样说的，的孩子又接受了多梅内奇家族的反毒秉性的熏陶。更何况，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墨西哥的道德堕落的牺牲品，她的丈夫使孩子陷得很深，竟然处处和妈妈作对，把妈妈的话当作耳边风。这些话是有点对的，如同其他夫妇之间也会发生争吵一样……我不了解多梅内奇出逃的细节。博卡内格拉逮捕他以后，又把他毫发未伤地放了出来。现在不是打探这些情况的时候，而是应该装傻，等候危险过去。不过，我知道，确切地知道，他们全家在流亡中重逢后，好心的夫人很快就决定回来，理由是像罪犯一样到处逃难太不光彩，而且“她”又不是罪犯，“她”不怕别人揭短，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一来，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同意她带着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女孩回家去，而把三个男孩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她”当然没有出任何事，没有遭到任何报复。但是，因为罗德里格斯在我和他还是知心朋友时曾对我详尽讲述过，所以我敢肯定地说，在这一点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她引为骄傲的、企

图依靠的显赫血统，而是那个加利西亚人在妻子的一再要求下才给予她的保护；加利西亚人作为一个记者在为博卡内格拉歌功颂德的大合唱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的配偶“愚蠢夫人”和那位清高夫人是表姐妹，和后者一样清高，有自己的显赫派头，有自己的偏爱和怪癖。

了解了多梅内奇的家庭状况，很容易懂得他为什么面对巨大麻烦、可笑悲剧、双倍粗俗的话语时会全身颤抖，——说不定被我言中了，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愚蠢的责备话一次次地重复着，它们会在听者的心灵里产生出银行复利率一样的效果，而最后引发的爆炸又会成为新一轮的辱骂的源泉。这样一来，那便成了永不休止的争吵，每次争吵都会端出一些俗语，例如“你的那些儿子呀”，多梅内奇家族的血统呀（很清楚，她指的是平民百姓的血统），她突然厌恶自己孩子的血统了。她很敏锐，一直认为儿子和丈夫背着她在搞什么密谋，私下里在用目光，甚至是用缄默来传递信息。如果小罗德里格斯做出我通报过的那种蠢事来，一定会在家庭会议——即非官方会议上引起一番争吵，最后通过种种周旋和最可笑的理由，也可能出现奇迹，过错不会落在多梅内奇的头上的。他是想要避免遭到责备……

果然，我看见，他刚一离开评委桌子，就在大厅里转悠起来了。那时，大厅里虽然很乱，但已不像原先那么拥挤，因为观众开始散去了。他走到他的孩子跟前，可能是嘱咐他们几句话，又拍了拍小罗德里格斯的背部，和身边的其他人说了两句话。可是，他东游西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坎迪叫到旁边去一会儿——他后来对我说，这一会儿很重要，是为以后在更加合适的地点、场合进行交谈而打下埋伏……

我太感谢他了。这自不必说。

IV 一份精美的礼物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礼物，这是毋庸赘言的事实。特别是在根本

没有想到会收到礼物时 礼物竟不期而至 那就更令人喜出望外。前天 我就遇到了这种事。我回到家里 发现一箱陈年葡萄酒 雪利酒和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各一半。我一时以为那是人家送错了。但是 卡片就放在那里 没有一点疑问 上面写着赠给尊敬的朋友何塞·利诺·鲁伊茨 您的可爱的西甫利亚诺·梅特拉诺。一定是搞错了 堂亚诺·亚诺不可能送给我礼物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和克利娜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答案。我们和酒精饮料业大王的交往，直到那时都是很肤浅的 不足以得到这样的厚礼。同样 我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现在送来一箱好酒。

无论如何 第二天 也就是昨天 我赶紧去他的领地拜访，一是当面感谢他的关照 二是摸摸缘由。“没什么 没什么 亲爱的朋友，”当我终于见到他时，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亲切地说。我所说的“领地”或“属地”实际上是一幢城堡式的建筑物 四周有铁栅栏围着 来访者只有在经过严格盘问之后才能允许通过。门房还要用电话与内部联系 得到回话后才能让来访者入内 并且由人陪着走到楼上 进入大富翁所在的房间。他慈祥地对我笑着。“没什么 朋友。”可是 堂西甫利亚诺 您为什么要送那样贵重的礼物 我受之有愧呀！”我一直这样说。“为什么不能送呢？我是想让你们品尝品尝那种牌子的酒。品尝以后告诉我 是不是喜欢？”堂西甫利亚诺 您太关照了 可是 这太麻烦您了！”他这样反驳说：“亲爱的鲁伊茨 这只是一点小意思 没什么 这是应该送的。您这个人做事十分细致、认真。我希望您看到我有多么赏识您。是的 先生 您做事特别细致、认真 没有您的智慧，我怀疑可怜的塞拉菲娜是否会出人头地。而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不能过深地介入。没有您的巧妙调解 谁知道今天人们看到的大幅标语牌上写着的‘地方工商’小姐会是谁的名字。”

我笑了笑 表情茫然。他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我真不清楚。他又满面春风地补充说：“老朋友 您的计谋太巧妙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您如此有办法。”我的上帝 梅特拉诺先生 您过奖了。”我脑海里闪过这么几句话回答他。

真的 我并不是刻意去那么做的 然而结果却很漂亮。一个人有

时无的放矢 结果却会歪打正着 你本来不知道对方所云 但意外地切中要害。有人看到这种情况 很可能会把它当作笑料 而我却感到妙不可言。这是不是说我成了上天的驯服工具？可是，那是怎样的上天呀！当然啰，我不能表露出任何惊讶表情。我不知不觉地为他做了件好事 他那样感谢我 这太可笑了。相比之下 对他来说更为可笑了。他刚才无意中向我透露了一件事 我以前不知道 他一直守口如瓶。如果不是因为我在那件具体事情上表现出那种智慧，从而得到他的称颂的话，我一定会有足够的智慧继续把戏演下去的（可是 那是一场怎样的戏呀 把葡萄酒还给他吗？）甚至会向他出卖我无意出卖的服务 我做了那种服务 为他做了那种服务。“您知道 堂西甫利亚诺，我对他说；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指望得到我的帮助。我只要看到您想做什么，一定鼎力相助……”

“我特别佩服您的机智，”这位可敬的先生继续说道，“这一点我真没有想到。”可是 我也没有想到呀！我反驳说 心里有点不舒服。“喂 这下子我可了解您的品格了，”他急忙评价说，“但是 我拍手称快的这件事是一件充满智慧的杰作。加利西亚人罗得里格斯坚持要把他的黑姑娘排在第一位。对阿尔贝托娜那个假小子，谁也改变不了她的选择 加林多和多梅内奇 虽然比别人机智 但也有各自的候选人（对于小欧乔亚 我不想说什么 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是个温存、善良的男人）……总之 您的发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您本来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那样说。您对我的暗示心领神会 推举了塞拉菲娜 虽然她受之无愧 但我怎么能不感谢您呢？”她是位诗人，我称颂说。

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 都始终弄不懂他说的暗示指的什么 也不记得当时脑子是怎么一闪，便认为那个乏味的金发女郎能把我们从深深陷入的死胡同中拉出来。也许我是开玩笑似的投了她一票。

“鲁伊茨朋友 您一定能理解我的 我已这把年纪了，”堂亚诺·亚诺继续对我做着多余的解释，“我对那个姑娘的兴趣并没有超越精神范畴 确切地说是父辈的感情。她是我们酒坊里的一个普通职员的女儿，我是看着她长大的。我器重她的首先是诗才，而不是别的什么。她的诗人灵魂像百合花一样纯洁无瑕。”不过 她的肉体也不错

呀 堂西甫利亚诺。’我说。“正由于这一点……”是这样的 对 鲁伊茨小伙子 她的肉体是不错 得奖是当之无愧的。’可敬的老先生笑了起来，还是个非常、非常正派的姑娘 阿尔贝托娜也这样说过。您讲得很有道理 礼貌并不排除勇敢，’他搓着双手说。

我想告辞。这时 传来孩子的吵闹声 接着看见一群孩子穿过一道道房门 闯进房间 他们都不看我们一下 只是扫了一眼精美的家具便消失在过道里，向我走上来的那个宽敞的楼梯跑去。我们置身于城堡之中 让我们这样说吧 置身于梅特拉诺父子的制酒帝国的中心 这个帝国像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一样 通过对周围土地和附近村庄的不断兼并，一直在扩展着。最后终于大得使儿子们在家长和创业者面前一再提出 最好将住宅同生产用地分开来 在圣莱昂纳——那里是新兴贵族和老牌庄园主阶级的宝地——那片风景优美的地段修建一套像样的住宅 或者说句老实话 那里将会有助于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固守在山坡上。可是，这位可敬的老人固执己见，坚决反对，他反其道而行之 在领地中心建起一座城堡式的建筑 是殖民时期的风格 并带有哥特建筑的某些特点 比如葱形窗户 我现在从这窗户就能看见院子里有群孩子 就是刚才打断过我们谈话的那群孩子 正在奔跑和跳跃 远方 我说的是院子四周 在酒坊和蒸馏塔之间有许多小楼 那是随着儿女们结婚而修建起来的 他们陆陆续续地搬了进去。这就是小孩子为什么会那么多的原因所在。这时，又有好几个小孩从我们面前走过，我问堂亚诺·亚诺是不是他的孙子 他这样解释说：

“有的是我孙子 有的是他们的小朋友 即这儿的工作人员的孩子。您都看见了 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 总是这个样子。”他装出气愤的表情说：“把什么都弄得肮脏不堪 把什么都弄得乱糟糟的。您想想看 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 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我要告诉您 太多了 我都叫不出名字 不知道是我哪个儿子的。还有几个小男孩 好像也是家里人 但我还没有算在内 您可以调查调查。最为糟糕的，’他补充说，’并不是打碎东西 而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时留下的气味。鲁伊茨朋友 您没有闻出来吗 您看 人们说我们这些老

家伙味道难闻，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不管你怎么注意洗澡，注意换衣服 即使每天洗两次、换两次 又不怎么出汗 还是满身臭味。但是，这些毛头孩子也有一种很浓的酸臭味。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只在心血来潮、觉得开心的时候才洗一次澡。实际上，他们只做想做的事。这群小山羊呀，您看见他们从这儿走过去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群，悄悄地，现在在楼下，在树丛中东突西撞，把草地踩踏得一塌糊涂。”那么 整个人类都是臭气熏天吧？”我开玩笑地说。“但是 尽管如此，我们人类也有例外……是不是，堂西甫利亚诺？比如，您不会说塞拉菲娜·洛佩斯身上没有散发出《一千零一夜》那本书中的玫瑰和脂粉的香味吧？”

可敬的老先生笑了笑：“你这个鲁伊茨呀 真是无赖 无赖。”这时，我把手亲切地伸给他。他很讲究礼仪，把我送到门口。下楼时，还一个劲儿地叮嘱说，我们如果真的喜欢雪利酒，那就只要说一声，他会再送一箱给我们的。

我在上面说过，在我对堂亚诺·亚诺进行礼尚往来的拜访之前，我和克利娜就议论过，对于他做出如此不寻常、出人意料、无缘无故的，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来的原因，我作出了许多假设，但都不足以说明问题，都经受不住克利娜的反驳。我的假设全都不攻自破。所以，当我向那个老狐狸的领地走去时，我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与其说我是在履行一项社交任务，毋宁说我是去做一次探秘之旅。现在，那箱美不胜收的葡萄酒在我周围散发的迷雾已经消散，我在考虑是否也要向她解释一下，或者最好是惩罚一下她那讨嫌的冷漠态度，让她永远蒙在鼓里，不让她知道那个对她来说无疑是妙趣横生的笑话。

为了谨慎起见 我选择了一个折衷的方法 向她讲一点 暗示一点，然后看情况再渐渐地透露一点真情，最后才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全都讲给她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按照这个计划 昨天晚上我便稍稍提了提对那座城堡的拜访 目的是要唤醒她已经沉睡的好奇心。当时，我正在脱衣服，穿睡衣，小

便刷牙(她已先于我躺下)可是那有多么好奇呀……看来克利娜时至今日对那事还毫无兴趣几乎都没有回答我的话。最后我一边钻进被窝,一边向她通报一个喜讯要是我们爱喝那种陈年美酒的话,可敬可爱的堂西甫利亚诺会再送一箱给我们的。但她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噢,是吗?”说完便把身子转向墙壁她入睡之前总是那种姿势。她把我说的喜讯看作一个坏消息。

我也睡着了。像以往多次发生的那样,我在睡梦中仍然考虑着那天的事情。那是令人愉快的梦境:堂西甫利亚诺给我送来三大篮东西如同圣诞礼物尽管很可能还不到圣诞节——我说过那是在睡梦中但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全都是用金色纸花和真丝彩带点缀起来的篮里有香槟酒、白酒、淡火腿、干果蜜饯、糖果当我想到连睡梦都以其慷慨之举来补偿现实生活中的吝啬时,心里真觉得好笑因为我在还没有找到堂亚诺·亚诺送礼的原因时确实把那件事看作了慷慨大方之举。但实际情况是对人家所做的那件好事来说用十几瓶雪利酒来表示感谢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现在,睡梦公正地对待我,真富有诗意,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我的上帝,太高兴了!我当然要跑到制酒城堡里去这一次我这样做的理由要比现实中做的充分得多)向他表达我的真诚敬意。但是,我这一次已经成了他家的朋友没有事先通报。另外所有大门从栅门开始都对我洞开着我一直走进那座深宅大院没有任何阻拦。我穿过几个房间最后走进了老家长第一次接见我的那间小厅看见……看见了一个场面那场面叫我如何描绘呀!太让人惊奇了只有两个演员可敬的老人和他的一个小孙女——我第一次来访时他的那群小孙子、小孙女一窝蜂似地从我们面前跑过去,当时我对这个小孙女没有特别注意。那种场面,古代作家是用薄纱般的拉丁语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来描绘的,而现代作家则是乐于用母语中最粗俗、最下流的语言来描绘的。不过我倒是不主张使用如此粗鄙的做法而是想运用机敏的方法采用被人们遗忘的艺术手段即婉转地点一下。我缺乏那种机敏性又像我的大多数同胞那样不懂得拉丁语的隐秘词语不得不放弃一切想法让偶然阅读此书的读者用心去想象一番那是一种无论怎样描

绘都不嫌过分的淫秽场面。再说，我这是为自己消遣而写的书，我是自己作品唯一的秘密读者，不需要借助于想象，有记忆助一臂之力就足够了。虽然梦境很快会被遗忘，但当时亲眼所见的场面是永远也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我看见那个场面，一下子就愣住了。不过，那个令人作呕的老人，看见我这个不速之客，竟从容不迫地从他所在的扶手椅上欢快地和我打招呼并且说：“请进 请进 鲁伊茨朋友 进来呀 您也是我们家的成员呀！”

那时 我想装傻 好像没有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我要给他们一点时间恢复常态，掩饰一下。当时……甚至已经无法掩饰了。然而，他们根本无意那样做。他们无动于衷，用最自然不过的表情继续做那事。突然 我听见自己用惊愕的声音提醒他：“可是 我亲爱的堂西甫利亚诺，您这把年纪了，干那事可伤身子呀。请原谅我，那是要命的事！”

那个小丫头，一头金发，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一边做着那甜蜜的事，一边用一双活泼的眼睛斜着看我，就像在我面前走过时从那群孩子中间看我那样。他听了我的话，几乎笑破了肚皮。这位老家长是个很有性格的人，立刻反驳我说：“鲁伊茨朋友，为了自己人，一个人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呀 您有了孙子以后，也会……（可是 我没有儿子，怎么会有孙子呢？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梦就是这样荒诞不经。我仍然觉得老人在对我说：“请对我不要客气 就叫我亚诺·亚诺吧。”）

又是一件荒诞的事 我马上来到阳台上（不知怎么搞的，小孙女一下子从那个场面消失了），和可敬的老人站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好像比实际高大得多。以前他使我想到了亚伯拉罕^① 杀害雅各^② 那幅画，但现在却使我想到了堂吉诃德。他表情庄重，有点阴郁，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对我说着话。说什么？他声音缓慢，语句像碑文一样凝重。停顿很长、很多。他时不时抓住我的胳膊，停在栏杆尽头或

亚伯拉罕是《圣经·旧约》人物 犹太人的始祖。

雅各是《圣经·旧约》人物 犹太人的始祖之一。

大厅门旁，我偷偷向里面看几眼，想知道那个小姑娘是不是还在那里。奇怪的是，我始终听不懂老先生说的话。对，他的话很普通，听起来很熟悉、很完美，只是说得有点迟疑。但是，我听不懂，这使我感到不安。我烦恼、疑惑地让他拖着走，不能不跟着他走呀。另外，我很想知道，他一面说着那些颠三倒四的话，一面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您为什么说那是颠三倒四的话？”我听见了，现在听懂了，这是他在问我。我很惊异，因为我并没有说过什么话，甚至连嘴巴也没有张过一下，只是心里这样想过。但那没有关系，我的茫然神态很快就消失了。那只是一句咬文嚼字式的话，不需要回答。看来他并没有生气，而只是感到悲伤，很悲伤。“可悲的现实是，”他继续说道，“我现在很容易听懂他的话了”；无论您，鲁伊茨，还是任何人，任何人都，都不想接受既成事实。知道吗？生活的事实。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一个人，哪怕他是理智的人，只要一被推举到皇帝的宝座上，就会变得疯癫起来的，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他讲起话来是语无伦次的，当然啰，这并不妨碍人们怀着应有的敬意谦恭地吻他……”堂亚诺·亚诺并不像我那样羞于使用那个难听的词，而是毫不迟疑地提到所有的人都会怀着应有的敬意吻他……

“是这样的，先生，”可敬的老先生继续说，“我和您一样，年轻时也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的，满脑子幻想。”他是这样说的。但问题是，他妈的！我并不很年轻了，而且我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已经做出了一点成绩。在这些木乃伊一样的人的眼中，别人都是不懂世故的年轻人”；现在，”他继续说道，“您之所以以为我是老糊涂了，只是因为我拒绝让出宝座，不愿交出权杖，不肯把各地的王位让给继承人。”（实际上，我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有限的环境里，人们总是能够找到理由进行批评，批评梅特拉诺父子公司的大老板把儿子们控制得太紧，不给他们任何自主权，甚至逼迫他们像下属那样生活在固定的小圈子里，就是在那座殖民时期风格、哥特式城堡旁的那些小楼里——这些小楼是他随着儿女们结婚而陆续兴建起来的，并且是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给他们的；不仅是儿子，就是女婿们也被严格地控制着。但是，我要说的是，或许儿子和女婿也都乐意这样忍受下去，对

不对？人们总是想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的……）我仍然在梦中，或者说是在梦见了堂西甫利亚诺；他伸出胳膊，指头僵直着。“鲁伊茨朋友，他说“劳驾，请看看我的帝国，”他站在栏杆旁，指着远方亲戚和下属的房屋、办公室、花园、蒸馏塔、酒坊和车库。“看呀，”他又指着巨大的灯光广告牌说：“三骑士白兰地，卡甫利岛味美思^①，三桅朗姆酒，这都是我们生产的最高档的酒。”真的，晒台前方，距离虽然很远，但仍看得非常清楚：红蓝两色灯光勾勒出一只巨大的味美思酒瓶；名闻遐迩的三桅帆船一艘接一艘地航行在仍然处在原始状态之中的群岛间，最后发现我们的美洲海岸，冯耳他的骑士，也是三个，欢快地举着白兰地酒杯。突然，我发现了一点情况，觉得很好笑。“笑什么，不懂事的青年一代？”老人疑惑地问我。我仍然笑个不停，对他解释说，我是在笑霓虹广告的制作人把卡甫利岛味美思酒中的“卡甫利”写成了“西甫利^②”。可是，亲爱的，一点也没有错呀，”主人非常严肃地说。我像所有的人一样非常熟悉卡甫利岛味美思的牌子（另外，那是可耻地假冒意大利名牌）。“什么错，对的呀！”他继续说：“是这样的，是西甫利。鲁伊茨，您现在怎么变得这样蠢呀！”那是彻头彻尾的蠢事，争论它干什么？他像打开闸门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真的，有点疯癫。“您也许觉得我创建这个帝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敬的老人梅特拉诺发了大财，因为堂西甫利亚诺和阿隆索·吉哈诺一样，不是白吃饭的，他的名字和罗马皇帝一样，或者说和希腊皇帝一样，全都是那么一回事。（一派胡言，他如果是罗马皇帝，那我起码就是犹太王！）但是，他的领地刚刚征服，最高长官头衔刚刚戴在头上，”他继续说道，“您的忠实仆人已经在无知的大众面前变成了疯子亚诺·亚诺。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他是一个开心的疯子，和蔼可亲的疯子，他们都很高兴得到他的陈年老酒。”说到这里时，他扫了我一眼，目光邪恶；而对坏蛋来说，他是个心肠狠毒的疯子，他们控告他用人民的血汗掠夺巨大的财富，因为人民不幸的人民，在流汗，在流

卡甫利岛位于那不勒湾，属意大利。

“西甫利”与“卡甫利”谐音，同时“西甫利”又是“西甫利亚诺”的简称。

汗 我们生活在热带 能不出汗吗 ?)因为流汗 就变成酒鬼 因为流汗 就觉得渴 渴了 就喝朗姆酒 而这种酒能给人以幸福。对于坏蛋来说 幸福和腐败是同义词。”

他讲话语无伦次，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尽管这对他来说有些无礼。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他喋喋不休的纠缠，不知道怎样向他告辞 而这时我又发现他重新打开了话匣子 别有用心地叮嘱我注意多梅内奇这位朋友 他说 多梅内奇的为人 或者说是他的阴险做法 和忠厚老实的工商界人士的勤劳、刻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个人用各种手法神奇般地把一笔笔资产据为己有，如果与梅特拉诺父子公司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例子）那是不劳而获 当然也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就像‘威尼斯商人’的财产一样是建立在水上的。“您呢 张嘴朋友 闭嘴朋友 总把多梅尼奇挂在嘴上 但是 鲁伊茨 您应该听我的，不能相信那个财神爷，他在博卡内格拉时代就学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现在谁也别想从他嘴里套出什么来 他是笑面虎 口蜜腹剑，和犹太一样。我再不说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 尽管我感到焦虑不安 想从他嘴里再套出点东西来。“在经济问题上 我就不妄加评论了 亲爱的堂门瓜诺 （奇怪 这是我的口误 把他听成了“堂门瓜诺”而不是“门加诺”在把“西甫利亚诺”改为“门加诺”时 将“门加诺”和“梅特拉诺”混合在一起 叫了他“门瓜诺”。我对这记得一清二楚。我继续说道：“时下太遗憾了 情况就是如此 不那么认真了 我不赞成这样 但情况确实如此。相反 亲爱的先生 您可不能对我否认 在您的私人生活中 多梅内奇朋友是个正派人 俗话说 人很漂亮 是个好家长。”也是个好丈夫 对吗？那位老人突然讥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尊重并吹捧自尊心极强的丈夫 他们只要有一点借口就会杀死妻子。您会这样对我说 这种事情和经济问题一样 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好像更羡慕那些能够忍受一切的逆来顺受的

在西班牙语中“门加诺”有“张三”、“李四”、“某某”之意，而“门瓜诺”则有“吝啬”、“小气”之意。

男人。您的多梅内奇就是在妻子叫他强盗时也不会哼一声的。人们背后对他议论纷纷，清高夫人把那些闲言碎语当面讲给他听了。他为什么像只温顺的羔羊那样逆来顺受？他逆来顺受，因为他知道那样做是十分正确的，一定是有人把事情讲给他听了……不过以鄙人之见，请您听好我的话，亲爱的鲁伊茨，以鄙人之见，那样做后果更加严重，更令人难以忍受。比如说，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说不定给他戴上了绿帽子。头上戴了绿帽子，这您可能会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并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随便您怎样好了。但是，把脏水泼到脸上了，哪会不知道呢？”

说老实话，我很少时候，包括在睡梦中听到过这样滔滔不绝的胡言乱语。在这里，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给多梅内奇插上两只角，戴上绿帽子？奇怪的是，在睡梦的环境里，那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好像很有逻辑，相互之间的联系很紧密。尽管如此，另一方面，梦境中也存在着颠三倒四、断断续续、跳来跳去、大起大落的地方，和电影剪辑一样。突然，有好几次犹如记忆中的事，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发现那个可怕场面中的金发小姑娘把脑袋从扶手椅的金黄色木腿和真丝饰穗中伸出来，天真、调皮地看着我们（我和可敬的老人又回到厅里，站在大理石桌子旁），她是从什么时候起藏在椅子下面的？当然啰，她的出现把我的注意力从谈话中吸引过去了（固执的堂亚诺·亚诺总是口若悬河，从他双唇中跳出来的话已经难以听懂了）。堂亚诺·亚诺看见我有点走神，便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一看见小孙女在那里，他就装出严肃的表情，厉声训斥说：“我的上帝，你又来了，你藏在那里干什么？”爷爷，我一直在等您，知道吗？对，我还想要一次。”

我听到这话，觉得可敬的老人的脸上掠过了一片恐怖、盛怒的阴影。他想结束那件荒唐事。“绝对不行！”他急忙回答说，“黄毛丫头，胆子这么大，赶快出来。”但是，小姑娘根本就不听他的话，反而大吵大闹了起来。“一次，对，一次。我要，我要。只要一次就行了。”好了，孩子，我说了，不行，不行……”于是，她撒娇地央求说：“爷爷，快，不要那样凶。再来一次，只要一次，仅仅一次。快，答应我，答应我。”

我要 我要。”可是 孩子，’老家伙有些茫然 开始让步了“；你做那事 是要你老爷爷的命呀。”爷爷 没关系。你已经很老了 那有什么关系。我要 我要。”

可敬的老人看了我一眼 意思是要我谅解 要我宽容。随后 他向孙女转过身去 严肃而甜蜜地命令说：“等一会儿 让我接待完这位客人。他一会儿就走。”真的 我早就想走了 但是无法暗示。根本就找不到机会插话 因为那位老人一直说个没完没了。现在 我已经站到门口 太好了。不过 我感到十分气愤 人们都不会教育孩子了 即使像梅特拉诺这样令人尊敬、有权威的老人都不会拒绝家庭小霸王的荒诞要求，对他们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这种弱点令人感到羞辱。我离开那里 心绪不好 谢天谢地 我没有孙子孙女 当然啰 我不会有的，因为我连儿子也没有呀！

V 热 心 帮 助

我并不是那种相信梦的人，何塞——另一个何塞，真正的何塞 有美好日子和拮据日子的何塞——的那些故事 我觉得也是那么一回事。一个人疲倦地、激动地躺下 也许吃得过饱 白天印象深刻的事 就会像固体物件漂浮在混浊的水面上一样 组成一个个形象，一个个不应赋予任何意义的形象，因为它们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无论梦景是怎么样的 都很容易解释 我那飘游不定、自由自在的幽灵把我引见给梅特拉诺先生，让我目睹了他和小孙女在一起的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我太天真 或者说 太愚蠢了 因此才刚刚发现，就这么说吧 这个狡猾的老色鬼把我变成了实现他欲望的工具 让那

这里指《圣经》人物约瑟 作为人名 它在西班牙语中被通译为“何塞”）由于嫉妒，兄弟们把他卖给以实利人，后来被带到埃及。在那里，他被法老的护卫长买去 后者的妻子想勾引他 但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就诬陷他 将他关了起来。后来 他因给酒政、膳长和法老解梦 被法老擢为埃及宰相。

个塞拉菲娜·洛佩斯当上了美女皇后。我后来看出来，他确实对她垂涎三尺。尽管人人都懂得要善于谅解别人的弱点，但有时甚至仍会很高兴发现别人的弱点，可是像他那样老朽的男人，还对一个姑娘（她是诗人 并且完全可以当他的孙女 发生兴趣 就太让人作呕了。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使我的道德意识大增，并在睡梦中把他丑化到了极点，让他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变成一个其行为决不能饶恕的人。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即疯言疯语地讲述罗马皇帝那一荒诞不经的场面也给他的脸抹了黑，哪怕是间接的。

有一点我没有弄懂 即堂亚诺·亚诺这个老人为什么一直提醒我注意多梅内奇。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虽然不相信梦，但他那些预言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这也许是因为我挂念着多梅内奇这位朋友答应要帮我做的那件事，当然啰，我一直焦虑地等待着结果。实际情况是，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还没有一点点消息，也没有一点点征兆。这几天，坎迪那个狡猾的姑娘还是老样子，上午和下午都板着面孔坐在办公桌旁，默默地忙着做事。因此，我想到，我的朋友多梅内奇说不定已把那事忘在了脑后。说心里话，情况虽然如此，但我仍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只是她千方百计地想要避开我的目光，这才使我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她越是这样，我越是想多看她几眼。很显然，她绞尽脑汁避开和我四目相交。这是有意挑衅，我当然十分气愤。尽管如此，我设法放弃探究那是为什么。在知道多梅内奇是否做了那事 他总要做点什么的 之前 最好不要勉强行事 也不宜对她讲一句话。

我决定耐心等下去，直到我的朋友说点什么，或者设法找个机会，装作与他不期而遇。他见到我，必然对我说点什么，即使是为了遗忘那事或还没有做那事等等而自我辩解一番也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我要立刻把委托给他的事收回来，一切到此结束。但是，由于我无法用他的缄默来打破我的缄默，所以我显得焦虑不安了。

终于 三四天前我在俱乐部门口与他不期而遇 我往里走 他往外走。看得出 他带着一副急促促的样子。“我们得聊一聊。”他说完就登上了汽车。我想随便回答一句，但来不及了，只好把话挂在嘴边

上。所以 当时我尽管能猜测到 却还是不知道 他那句话是不是指他在‘地方工商’选美期间向我答应过要去做的那件并非十分严肃和重要的事 不过 现在我知道了。

我一直谋划着要找到一个与银行有关的事由，以便去他办公室看看 而今天上午 大富翁驾到 把脚踏进我的寒舍——这可是件新鲜事呀。我们谈了一会儿 得知昨天他才和那个女人长谈一次 就是说 他和堂娜坎迪谈过话了。而现在并非巧合 我发现她昨天一整天没来上班 今天上午和下午又没来)经过必然会出现的小小争吵之后，他在谈话中给她坦率地分析了那事将会给她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 亲爱的朋友 很清楚 就是那事 我的想法很对 那两个年轻人太不理智了 执意闹得满城风雨 最后不得不考虑怎样处理久久盼望的婚事)总之 根据多梅内奇说的 他在天平上不但加上了权势的砝码 而且也加上了他用语言征服人的能力 此后才终于说服那姑娘许下了诺言。他满意地微笑着说：“您看 亲爱的鲁伊茨 我搞的完全是外交呀。这件事可费了我不少口舌，比凑齐百万贷款还伤脑筋。都是为您效劳 既然答应了 那就应该一心一意地去做。但是 我推心置腹地对您说，那确实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首先，必须作试探，要了解情势 要完全认清我们所处的境况(我已经对您说过 我在实现美好计划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其次 要进行几次佯攻 最后才从最薄弱部位着手……那么，什么部位是最薄弱的呢？请您来看看，我触及了全部感情的焦点，这一招很少在年轻人身上失灵。我讲了爱情 讲了自我牺牲精神 讲得比唱的还好听 我强调指出 如果两个人一时糊涂 做了那种荒唐事 很可能会招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毫无疑问 对那个年轻学生的影响会更大 前途将会断送掉 未来将是一片黑暗 生活没有着落。如果她愿意 即真的爱他的话 那么她能给予他的最美好爱情明证就是把牺牲自己当作一份礼物摆在他的面前 就是说 他不可能明白自己正在做出巨大的牺牲 而是恰恰相反，他只会感受到失望，并会渐渐地醒悟过来。多么残酷的证明呀！但她应该这样做。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是对两个人都有利的解决办法，因为不但可以避免一个学生的社会悲剧——中断学业、断送

前程 金钱付之东流 而且也可以避免恋情变为泡影 因为最初的甜蜜感觉在激情烟云般地消散后会变成一杯臭牛奶，每天都会生活得平淡无奇 加上困难重重 怨恨就会集中到她的头上 集中到为之抛弃一切的那个人的头上，集中到为之毁掉青春年华和一切物质利益的那个人的头上，但是得不到补偿，甚至连处女的贞操都享受不到。他妈的，凡是把自由这个无价之宝献出去并乖乖地接受家庭束缚的人都应该得到纯洁的贞操呀 说到这里 我开始触到了她的痛处 并一次又一次地加大刺激，她的痛处就在那儿，伤疤就在那儿。总之，我绘声绘色地给她描述了生活的前景 像现实中发生的那样 什么都谈到了，目的是使她不再抱着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幸福婚姻的愚蠢幻想不放。直到最后我总算可以高唱凯歌了：我把那颗糖果从她嘴里掏了出来 实情就是这样 具体地说 她坚定地正式许下了要和小罗得里格斯一刀两断的诺言 免得人家骂她攀高枝 也避免别人给她起个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的绰号……只有一点，”多梅内奇补充说，“我尊敬的朋友 她有个条件 亲爱的鲁伊茨 不管怎么说 您也许会觉得这条件并不那么苛刻 因为我想这件事多少年之后 对您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包袱 而不是别的什么。”什么条件 能不能了解一下呢？”我急忙问道。说真的，我心中十分焦虑。

“条件是……对 是这样的 她对我说……您不知道 当然 啰 这些姑娘是什么货色……她平静地对我说，她不能再忍受您了。如果一定要把她的小罗得里格斯从她手中夺走，并且每天还要让她继续看着您那张老脸 请原谅 这是她说的话)那么她很可能会悲伤地死去的。这是她对我说的，一个字也不差。所以 她的条件是 我必须给她找个工作 越快越好 她不想再走进鲁伊茨商行的大门了 我训斥了她一顿 您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说 你把鲁伊茨看错了 鲁伊茨是个大好人 他爱你比你想象的强烈得多。我要和他讲一讲 但我不能卷到这种事里去……可是 她不让我说下去。她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肯后退一步。我担心会葬送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便自作主张地同意了她的条件 答应给她找一个好工作。我是说 您同意的话 这时，多梅内奇把手放在我肩上)我想把她安置在国民银行里 而不是安

置在我的私人办公室里 当一个公务员 她的前途要比当小罗得里格斯那个傻小子的妻子美好得多 特别是能够自食其力 不依靠别人。”

“可是 多梅内奇朋友，我有点灰心地 说一千道一万 这个解决办法只对小罗得里格斯有利 或确切地说 对他父母有利 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胖儿子和那种女人结婚……到头来，谁是最大的赢家 对谁最有利 是我呢 还是国民银行？”

“那么 谁是输家呢？”多梅内奇回答说，“当然不是您 您这样一来就能彻底摆脱那件头痛的事。也不是她（我顺便说一下，鲁伊茨，她并不恨您 您应该知道感情风暴那种东西 尽管它是一杯水 我们已经让她经历了这种风暴）不是坎迪 她一无所失 既能在银行界继续干下去 又不会遭受到那桩荒诞婚姻的悲惨后果 因为我对她说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这一点 您知道 我是不会对她说那句话的 即‘幻想的鲜花之下藏着许许多多尖刺’这是萨巴塔诗中说的，至于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子 何必去说他呢 眼下 他将顺着墙壁爬上去。但是 以后他会学到本事的 从长远看来 他当然要风风光光结婚的。您说 是不是？”

“对 我不能说不是，我只好忍让一下，但是……”不要说了，鲁伊茨朋友 我已经看清了 您也要为此作出一点牺牲。但是 这是最好的办法 请相信我。当然啰 我为您尽了力 我认为事情的结果也还不错。”

总之，我无论如何还得向他道谢。

那一定是习惯势力。但是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仍然不忍心看到坎迪的位子空着，也下不了决心找人替代她。她的桌子，她的文件，她的打字机 这一切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仿佛她明天还会回来似的。我每次向那里望去……谁都觉得好笑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但是 问题是喉咙里好像有个疙瘩似的堵得慌 我现在才发现 如果说她经常不来上班令我那样不快的话，那么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她起了个坏头 也不是因为工作都堆在那里没人干 而是因为我每次从办公桌上抬起眼睛，都需要看见她坐在那里。

当然啰 如果说我的的确确是为了重新看见她坐在那里 我是说看见她 只是看见她 懂得吗 ?)而永远也不会碰她一下 能看见就行了 不碰也不摸 的话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也许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如果说我使她感到那么烦恼,也许只是因为傻姑娘觉得那恰恰是她唯一令我感兴趣的手法的话,那么我将会让她改变这个错误想法,证明她大错特错了,并且把我们的密室的钥匙像供品一样放在她的祭坛上。为什么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坏?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她不应该把这一切毫无保留地都讲给多梅内奇听,我心里早就非常明白,特别是从小罗得里格斯开始插足于我们中间之后,我的坎迪就不能忍受我了。可以说,用这一点就能够证实那句拉丁语警句的哲理:女人是家具。我们的关系是她挑起的,是她,一点没错,是她……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心花怒放。我只说下面一点情况就足够了:如果她不向我投来被宰羔羊般的目光,不把脸色涨得绯红,不那样眨巴着眼脸,我就决不会注意她这个卑微的姑娘,也不会产生那个倒霉的想法,即把她当作陪葬品带到阴曹地府去。可是,好了……这就是生活。

尽管如此 她几乎不能指望我会去向她央求。小姑娘 我不能屈尊到那种程度,我已经做到顶了。真的,我也不能容忍别人刺伤我的自尊心 而她恰恰在露面时 我不怀疑她会露面的)心里便拿定了那个主意。她是来清算自己的账目的,并且还要同上司和办公室同事告别一下,以便悄悄地挽回一点面子。我不能接受她的那种做法,那种漂亮的做法,因为过去了那么多天,那位小姐还没有屈尊到办公室来过一次。这样,有件事我永远不能相信,但现在觉得是真的,即正如她气鼓鼓地对多梅内奇说的那样,她之所以不来领取那点比索,是因为不想再看见我那张老脸,而且还想以此来诽谤我,到处宣扬我不支付她在商行以汗水挣得的工钱。

当然啰 我不想允许她那样做 也不能让别人幸灾乐祸地编造我是吝啬鬼的神话 而是相反 我要再等上几天 当然不能拖得太久 看看她是否会给我寄张纸条来讨工钱(如果这样,我当然会给她回信,叫她自己来取的);如果过了一定时候她还不露面(我很担心会这

样)我就要去找她 并且要给她上一堂行为教育课 不但要把她挣得的那部分月薪交给她,还要付给她几个月的辞退金。她本来是没有权利得到辞退金的,因为她是擅离职守的,事先也没有打过一声招呼。但愿我的这个慷慨举动能使她有所触动。

果然 那正是我不得不做的。顺便说一下 如果有人一定要阅读我的这些笔记的话 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认为它们是一些可怕的、粗鄙的材料。有时 我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 即便不说是一连好几个月 那就是一连好几天也不写一行字 直到突然觉得要把心事快点倾诉出来时 才阅读一下最后一段或最后两三段文字 以便确定用什么法子使下文与它们连接得更紧凑一点,然后好洋洋得意地写下去,但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关心写的东西和上文有没有关系。而我感到现在写的东西好像很有用,因为是前几天记录的事情的直接结果。这些日子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这样 当我看到星期一还没有我的前秘书的消息时 我就决定不再等下去 不再给自己订新的宽限期 而是不管上帝愿意不愿意 都要去找她了。

“您?”她从桌子上抬起眼睛 看见我站在她的身边时 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充满感叹的一个字。我是想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 给她一个袭击。她用“您”与我相称 好像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 这也合乎逻辑 因为还有别人在场。但是 当我们走出偌大的办公大厅 在一个角落里单独谈话时 她依然固执地使用“您”这个字 甚至也不抬一下她那双乍见到我时露出过惊色的大眼睛 我理解 她那时为什么那样茫然不知所措。如果说我本人都觉得心脏在胸膛里扑通扑通直跳 我有很多有利因素 其中之一是我主动来看她 的话 她怎能不那么惊慌呢?

“我是来送支票给你的,”我对她说,“是你的工资。”我把手伸进公文包 小心地抽出支票 把它打开并递给了她。我打开支票 是为了看看她对我慷慨解囊的做法 我在清算她的工钱时 很大方 虽然她不配 有什么反应。但是 她没有低下眼睛去看支票 而是一边把

它折起来 放在手中摆弄着 她身上没有地方可放支票)一边冷冷地说：“您不必这样麻烦自己 完全可以从邮局寄来的。”她肯定没有想到我会在她有权得到的那笔数额之外再多给她一文钱的。这很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但我不知道该用哪种看起来是不大做作的方式去让她注意到支票上的数字。如果不这样做，结果很可能会事与愿违的。听见她那冷冰冰的答话后 我反问她一句 我觉得我的话中有一种凄凉的语调 感到很难堪)你就那么讨厌见到我吗？”

她耸耸肩膀，尽量使自己那张具有中国人特征的脸上保持着一种固定的表情 即冷漠无情。但是 她的手指头颤抖得很厉害 这把她的心境暴露得淋漓尽致，做那种努力又有什么用呢？她不停地摆弄着那张贵重的支票 拿它折了又折 直至揉成一团儿 然后又打开来 再折起 纸团儿一次比一次小。我默默地看着。

但是 这样缄默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过了一会儿 我又说：“你什么也不想对我说？”她点点头。“那么 你至少给我讲一讲 你对这里的工作是否满意 喜欢不喜欢 在干些什么？”

她仍然紧闭着嘴巴 默不作声。但是 她的手指头还在继续揉搓我那张可怜的支票 这使我感到越来越紧张了。既然她不愿开口 那么就让我来说吧。我这样做，也许太低声下气了。我本来希望我那不寻常的慷慨举动能让我站在有威信的高台上，我的训斥从高处扔下去也许能产生一种很大的抑制力，会有一种影响深远的高尚力量，能够触及她的心 日子一久就不会不产生效果的……但是 结果是怎样的呢？那个不要脸的姑娘没有看支票，而是不停地摆弄它，揉搓它 当时 我想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去使她注意到支票的重要性。于是 我开始训斥她。我并不否认我很需要她 她抛弃工作使我感到非常痛心 所以那些发自内心的训斥立刻露出一声悲怜的声调 但她的反应只是在嘴角上露出傲慢的表情。我太软弱了，太不争气了！“说点什么吧 哪怕骂我两句也行，”我央求她 威胁她。她则这样说：“我得回去工作了 再见！”说完 她就迈开脚步向她的办公室走去了。这时 我惊愕地看见她把支票揉成一只小球 扔进了角落上的一只烟灰缸里。

我可能气得脸都发白了。我抓住她的一只手腕，想也没想一下远处可能会有人在观察我们的举动，便对她说：“这么看来，金钱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了，我亲自把支票送到你手里……”“什么！”她发现自己已把支票扔掉了，便高声喊了起来。她赶紧跑过去，小心翼翼地，从烟灰缸里的沙粒和烟蒂中拣起那张揉成小球的支票，仔细地把它展开来，用一只手的手掌捋平支票上的皱折。

我应该承认，我感到安慰的是，她是出于疏忽大意才扔掉支票的，是紧张的缘故，并不是无礼的举动。我立刻产生一个想法：撕碎那张支票，就地开一张新支票给她，这样我还会有机会不声不响地让她注意到数额，这说不定是我们走向和解的第一步。但是，当时我正在气头上，所以立即把那个想法抛在了一边，而把一肚皮气都发泄出来了，讥讽地对她说：“亲爱的，我想，大概是我给你的钱太少了，所以你看不上眼吧。你现在属于高薪阶层……我想，你和多梅内奇在一起时决不会老是这样气鼓鼓的吧，因为你在必要时是会和你的上司讨近乎的。”我脱口而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她茫然地眨了眨眼睛，立刻用一种低沉的、近乎于嘶哑的声音命令我说：“快给我从这里滚开！”那是不可违抗的。

我在听到她那句话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前功尽弃，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挽救了。为什么大地不裂开一道缝儿，把我吞下去，我低下头，离开那里，看也不看脚下的台阶。

当一个人忘乎所以地做了蠢事（也许做一件蠢事不足以说明你蠢到了极点），当一个人做了同原来想做的恰恰相反的事，从而使结果与愿望相违悖时，最好还是放弃自己的想法，不要再做任何别的事情，而要忍耐一下，否则还会做出新的蠢事来的，会使事态变得更加严重的，因为生命是没有后退之路的。我对我的坎迪失去了希望，但并没有因失去她而像以前那样感到屈辱。既然我的愚蠢举动使我去看她的那条笔直道路突然断裂开来了，那么该用哪种回天之术才能找到另一条捷径呢？策划那次见面时，我已经估计到我将依次作出高傲、自尊、宽容、痛苦、悲伤、温存、卑躬、央求的表现，直到她的心软下来，感情复苏为止。她以前是个天真烂漫的人，很敬慕我，应该说

对我是有感情的，而我却在一瞬间就把那一切都葬送了，唯一得到的是更加触怒了她。那么，为什么要固执下去呢？应该退一步了，让步很可能是理智的行为，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开始杜撰各种荒诞的行动计划：给她写封匿名信，却又不知为何而写；求助于她的大胡子父亲的权威 那简直是胡闹 怎么对他说呀 去找多梅内奇那个坏蛋 要求他……可是 有什么借口呢 他一定会说我疯了 声明支票作废 逼她亲自来向我索取工资，她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十之八九可能是这样。处在那种情况下，她起码不会耻笑我的徒劳的慷慨举动，尽管她永远可以说我别有用心……我早就排除了唯一合乎情理的做法：干脆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此开始把我的坎迪看作已失去的东西或女人。可是 我决定采取最坏、最蠢的方案 就是说 要利用小罗得里格斯，要设法让他回到以前的状况中去，要让他这个年少气盛、没有涉世经验的小伙子去打破多梅内奇的黄粱美梦……

我深思熟虑之后，下定决心要这样去做。“你出了什么事吧？”当我那天下午和另一个女人进行不幸的会见后回到家里时，克利娜看见我沉默不语 这样问我。“没什么 头有点痛。我想喝杯咖啡 吃片阿司匹林 在暗处凉快一会儿。”我这样回答说 为的是不让她来打扰我。谁都明白，我那时不想见到任何人，也不想和任何人讲话，更不想和她讲话。我怀疑自己患了感冒，过一两天就会发烧的。我情绪低落，更确切地说，感到惶惑。我把这一切完全归咎于在坎迪问题上走出的错误的一步。我只想一人独处，像惶恐不安的野兽那样随便找条出路走走。我确实像头野兽，坚持要走一条最危险的路。

那一夜 我睡得很不好 不时地醒过来。第二天 我便打发酒坊的一个小伙子去给小罗得里格斯送一个口信，叫他尽快前来和我谈话。但我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去同他谈那个棘手的话题，只想顺其自然，因为事先仔细考虑和琢磨的计划常常会变为泡影。小罗得里格斯，不幸的小罗得里格斯！他说不定会以同样的反应使我走上正确的道路。因为刚刚跌过跤，所以我太需要找到这样一条路了。现在最为紧迫的是设法改变目前的形势。什么办法都行，目的是把她从缄默状态中拉出来，然后……让上帝去安排吧！如果小罗得里格

斯施加压力 就会使她跳出银行 从而摆脱使她堕落的那个人的魔掌 (我想用这几个字暗指多梅内奇)我要庄重许诺决不插足于他们的纯洁婚恋 而是恰恰相反 还要给以资助)这样一来 说不定会使她重新回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要说, 那间小屋子很可能永远地关闭了, 阿门)并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去。真的 没有别的法子 只好默许他们两个人为幸福婚姻而耕耘。不过 我感到安慰的是 多梅内奇将看到他的阴险花招没有奏效 同时又不会知道我做了手脚 那就找不到理由对鲁伊茨商行进行金融报复, 甚至也不能对这家商行的老板表现出不满情绪。

小罗得里格斯这小子还真有心计! 他没有来见我, 他不可能没有收到我的口信。竟然出现了悲剧事件。我身体一直不舒服, 与其说是感冒引起的 不如说是心绪不好。克利娜一反冷漠态度 担起心来 心情十分激动地去拜访罗得里格斯一家。我魂不守舍 真该在她之前到那里去一趟的。她回来之后 我夹上体温表 终于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第 二 部 分

首都日报《商报》对小罗得里 格斯事件的一些报道

I

“我们的同行《时代报》在昨天那期上抢先刊登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不但不确切，有些地方还是错误的。那是一桩令人痛心的事件，我们出于特殊考虑，为了等待更为确切的细节，推迟刊登。

“由于死者的身份特殊——他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可亲可爱的堂路易斯·罗得里格斯的长子，又因为事件本身尚未完全查明，以及其他我们觉得尚不适宜透露的情况，所以在结束最后一期的编辑工作时，我们只发排了小罗得里格斯死亡他死得很惨的简讯，同时向他的不幸的亲人表达我们的真挚的慰问。

“但是，由于这起不幸事件传播得很快，同时，我们要指出，不仅因为那家报纸操之过急，而且还因为电台、电视台的急切的、绘声绘色的报道使事件的某些情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商报》这家一向以最大热忱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报纸，从此刻起将广泛而认真地关注这一目前看来是比较微妙的事件，如果有人卷入进去，就很可能变成一场闹剧的导火线。

“还是闲话少说，让我们讲讲发生的事件吧！”

· 事态发展

“前天，星期一，对于我们的同事路易斯·R·罗得里格斯的显赫

家庭来说是个十分痛苦、焦虑的日子。他们夫妇的长子小路易斯（或者像在家里和朋友间称呼的那样，亲切地叫他胡尼奥尔）前天一夜没有回家。开始，他的不露面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奇。年轻人喜欢消遣娱乐，常常离开家很长时间，甚至深夜不归，特别是星期日。所以，他迟迟不回家虽然使罗德里格斯夫妇心里感到不快，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当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飞逝而去，而儿子仍然不归时，这种警觉才变得严重起来，并且发现他不但没有回家吃晚饭，而且连午饭也没有吃。于是，父母变得更加担心和不安了。孩子正处在危机重重的年龄阶段，难免会令人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测。父亲认为孩子回来以后要好好教训一番，以后要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教措施，这样做要比母亲（作母亲的哪有不着急的）向丈夫提出和催促的那样到处瞎找好一些。丈夫把另外几个孩子从睡梦中叫醒一会儿，从他们那儿得知，他们也不知道哥哥可能会在什么地方，于是决定第二天清晨就出去寻找、打听。忐忑不安的夫妇一夜没睡好，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我们说过，不眠之夜使父母从愤怒渐渐转为不安，不安又渐渐转为恐怖，最后罗德里格斯开始打电话，或亲自到他的孩子常常和他们的儿子厮混在一起的那些人家去打听他前一天夜里在什么地方鬼混（他认为这样做也并不过分）。所有这些努力、奔走都毫无结果。小罗德里格斯的朋友仿佛事先商量好似的，都异口同声地、简单而又不带任何细节地说，胡尼奥尔星期日没有去找过他们，尽管他平时是常常来找他们的；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他。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而且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失踪的小路易斯仍然没有生还的迹象（他已经 24 小时没回家了），罗德里格斯先生决定把失踪事件上报警察局，正式请求警方去寻找孩子。

“正式报告送给警方后不久 警察局便得到一个消息——那不是搜寻的成果，而完全是意外的、令人痛心的收获。这个消息断绝了所有的希望之路，使人们陷入极度恐怖之中，同时也启动了罪行的调查

程序。那起案件的缘由乍看起来是神秘莫测的：小路易斯的尸体是几个小孩在郊外的旷野上、在阿塔格拉西亚电站附近发现的。

“这一发现眼下排除了下面这种可能性 即小罗得里格斯离家出走是恋爱的一种愚蠢举动（这是焦虑不安的父亲向警察局报告时提出的唯一可能性）而实际情况要悲惨得多。很明显，令人痛心的是，小路易斯是一次野蛮的暗杀行动的牺牲品，因为从头部和背部的伤口来看，他的死决非事故或自杀所致。”

· 移尸和确认身份

“小罗得里格斯的尸体是在一处旷野上被发现的，那块旷野因城市扩展而变得越来越狭小，周围都是工人住宅区，小孩子多，它现在是他们的活动场地，有的男女青年也到那儿去寻找谈情说爱的僻静处。一群孩子常常在那个临时开辟的操场上踢球。这一次，这些小足球运动员听见一阵狗叫，跑过去便发现失踪多日的胡尼奥尔的尸体躺在一道栅栏附近的高大荨麻中间。

“值班法官在相应的技术人员和警务人员的陪同下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命令将尸体移送到停尸间去，悲痛欲绝的父母认出那是自己的儿子。法院停尸间发生的那令人撕心裂肺的一幕是无法描绘的；一愁莫展的父亲如何坚持要亲赴现场，罗得里格斯夫人血统高贵，是移居美洲的西班牙人后裔，母爱之情胜过人间的一切亲情，她如何在死去儿子面前嚎啕大哭，悲痛到了极点，这些都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这也是无法抑制的痛哭，那边是罗得里格斯先生的同样痛苦的沉默，这一鲜明的对照给在场的人留下了十分悲凄的印象。”

· 一条线索排除了

“上面说过，不幸的父亲在得知小路易斯可怕结局之前，向警察局报案时讲述了他的猜疑，儿子失踪很可能和爱情有关，但罗得里格斯先生并不确切知道恋爱达到了何种程度，不过还是向警察局提供了一些表面现象，后者立刻展开行动，即首先找到不幸的小伙子经常接触的那位小姐。真的，这位小姐也已不翼而飞。两个人同时失踪

使人怀疑他们借助丘比特^① 的双翼出逃了。可是，情况恰恰相反，应该排除这个假说。

“在阿塔格拉西亚旷野上的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把这种猜测也排除了。但是，案件侦破大队队长陆皮诺在接受这项任务时（首长亲自挂帅，看来决心很大），仍然认为必须立刻重新审查被下属渐渐放弃的线索，并且展开侦察。这一侦察即使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材料，也决不能说是徒劳的。

“果然，陆皮诺先生在翻阅直到那时仍所得甚少的调查材料时，注意到死者的恋人的家正好坐落在离发现尸体的现场很近的那个地区。于是，这位大队长利用威望和智慧展开侦破工作，成功与否将首先取决于‘兵贵神速’在有关案件的消息传开之前首先要打探清楚那个姑娘的反应。”

• 她是谁

“我们一直谈论的那个姑娘就是坎德拉利娅·戈麦斯小姐 这姑娘虽然称不上百分之百的美人，但也有一副招人喜爱的相貌，性格内向，名声并不坏，在著名的鲁伊茨商行当过多年职员，最近才被国民银行录用。

“在警察局得知小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尸体已找到的消息时，秘密警察已经记录下了坎德拉利娅的住址，并准备去那里。我们说过，她家离阿塔格拉西亚旷野很近，这一点立刻引起了警长陆皮诺的注意。这种地方只有不幸的胡尼奥尔为了坎德拉利娅才有可能经常光顾。坎德拉利娅和父亲、弟弟住在那个区的一套工人住宅里，这个小区是我国政府搞的重大社会福利项目之一，一年多前在电站附近投入使用。

“如果说这是一起为爱情而私奔的事件的可能性（罗德里格斯先生就是这样向警察局报案的）已被惨痛的暗杀现场排除了的话，那么

^① 丘比特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他以带双翼的稚童形象出现。

现在应该提醒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并立即调查死者与那个居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警长陆皮诺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下属，而是决定亲自到坎德拉利娅目前正在当差的国民银行办事处去一趟，并且要她陪他去，以便搞清楚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具体的细节他以后会告诉她的。看上去，姑娘以为是关于一张不寻常的支票的事，所以一路上不厌其烦地作着解释，警长佯装聚精会神地在听，实际上是想让她一直错下去。当他们走进法院停尸间，她突然看见那个曾是她男友的人的被肢解的尸体时，她因毫无思想准备而用嘶哑的声音大叫了一声，歇斯底里般用手指掐住警长的手臂，后者不得不扶住她，不让她倒下去。

“除非坎德拉利娅·戈麦斯具有一种高于杰出艺术家的伪装才能，否则她就不可能有那种表现，并且对小罗得里格斯的死没有一点预感。在警长陆皮诺和蔼地要求她配合澄清一件重要事情时，她只表现出一种恐惧感，对那张揉搓的、而是真正的支票解释得含糊糊糊，可是现在亲眼看见那阴森可怕的场面时，她的脸上则罩上了极其呆滞的表情，那双惊恐万状的眼睛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尸体上移开。

“当然啰，她当时所处的那种精神状态使她根本不能提供什么证词。警长陆皮诺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认为小罗得里格斯之死对她是个突然打击（这一点他至少还是能够肯定的），便决定把对坎德拉利娅的传讯放到以后适当的时候再进行。”

• 安葬死者

“法医验尸后得出结论，是被钝器击伤和被刀砍死的。这一点说明参与作案的凶手很可能不止是一个人；并且可以断定，法医报告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细节。

“昨天为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显赫之家的宝贝儿子——即不幸的小路易斯·罗得里格斯举行了安葬仪式。

“安葬仪式完全体现出了人们的悲痛心情，罗得里格斯夫妇的众多亲朋好友以及被这一悲剧场面的（悲剧气氛始终笼罩着这桩神秘案件）其不少细节有待澄清吸引来的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送葬队伍经过市中心街道时招来了不少表情也十分悲伤的观众，队伍中有以不幸的父亲，我们编辑部的亲爱的同事堂路易斯·R·罗得里格斯为首的文艺界以及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引人注目的是死者的朋友们也赶来送行并且脸上都挂着年轻人特有的表情（这可以算是一条感人的花絮消息）。送葬队伍后面有十五六个小伙子簇拥在一起他们是首都大户人家的孩子身穿牛仔上衣、小裤脚管裤子，系着宽皮带，其中有六个人经再三要求后终于得到了那个悲恸的特权：把棺材从公墓入口处抬到他们的不幸伙伴的长眠之处。

“我们再一次向死者的亲属特别是向悲痛万分的父母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II

· 昨天的传讯情况

“尽管我们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对以警长陆皮诺为首的侦察组在阿塔格拉西亚案件中所取得的进展，仍知之甚少。参与这一司法调查的官员对已获取的材料守口如瓶，拒绝透露任何与案件进展有关的细节。我们在执行报道任务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不得不四处奔走，同时利用比较贴切的推测来弥补消息的匮乏。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读者肯定的一点是警察局正在紧张地工作除了程序性的工作外昨天还进行了两次相当重要的传讯，但结果尚未公布。那是对坎德拉利娅·戈麦斯小姐和她父亲伊斯梅尔·戈麦斯两人的传讯。父亲原来在农村劳动，后来像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是被城市生活的美梦吸引到城里来的，两年前开始在市郊的一家工厂里干活他不爱讲话从传讯室出来时忧心忡忡，一副悲伤表情，尽管传讯持续时间很短。他对报界代表一个字也没有说，并且拒绝摄影记者拍照（但这是徒劳的）。作为本则报道的补充材料读者可以看到两个抢拍的镜头，一是他拼命阻挡二是用礼帽遮

住面孔；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农民阶级的高尚人格。

“至于他女儿，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她在警察局呆了三个多小时，也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只是后来才打听到一点关于她作证的无关紧要的材料。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警长陆皮诺特别强调关于支票的事——即警方要求她配合时，她第一次提到的那张支票。人们可能还记得，坎德拉利娅姑娘当时以为警方关心的是支票的事，便主动进行解释，但她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警长的足够重视。不过，陆皮诺先生后来想到要研究研究这件事了。他工作十分认真，从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可以想象，支票的来龙去脉一点也不重要，和案件也毫无关系。那是鲁伊茨商行在人事工资名册中注销她的名字时对她的应得工资所作出的结算。她当时因不在意而把支票揉成了一个小纸团儿。另外，支票上所开的数额比这位前职员估计的稍稍多一点。这两种情况一度使她感到很担心，怕去商行财务处取款时遭到拒付。所谓的支票事件就只有这点消息。

“可以看出 我们今天奉献给焦急地盼望得知事态发展的公众的东西并不多。也许当局明天不再或不可能那么守口如瓶，从而有可能满足我们读者的期望。

“我们暂且在这里透露一些从权威人士那里搜集来的有关死者人品的情况 以便公众更好地了解那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 小罗得里格斯的简单情况

“读者 你们是想象不到的 就连我们自己在为你们完成这项令人痛心的任务之前也想象不到 为了勾勒出 哪怕是粗线条地勾勒出那个年纪轻轻地就送了性命的小伙子的一般情况，我们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一个成年人的形象是事业和岁月铸成的，然而这个年轻人的形象还没有铸成。如果我们要勾勒出一个正常死亡的年轻人——即被称为自然死亡的年轻人的简况的话，我们就能够搜集到一大堆平淡无奇的事例 在追悼会上念给他的长辈听 算是对他们的安慰。但是 小路易斯·罗得里格斯这个受害者的可怕案件尚未澄清，这小伙子的真正人品应该以与他接触最深的人——他的同学、他的

老师,他的未婚妻所提供的材料 这是那个复杂案件的不可缺少的材料的一部分 为基础。

“ 时下 我们不得不放弃最后面的一点 即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一点。毫无疑问,无论坎德拉利娅·戈麦斯小姐和死者有些什么关系 她的话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也许能够揭示出点什么。让她讲讲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的理想也行。很显然 与此有关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和那件具有神秘色彩的事紧密相连,并会为解开这个谜提供一把钥匙。但是 正如上面说的 这位小姐在记者面前守口如瓶。此外,我们这些记者又不能接触到传讯记录中日渐堆高的有关人员的证词。尽管如此,坎德拉利娅在男友被肢解的尸体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看上去像是无法掩饰的、难以形容的痛苦反应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明。不幸的小伙子在一个毫不粗俗的姑娘(毫无疑问 她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心中唤起了感情。这种姑娘 即使年龄与男方相同 发育得也不那么早 但还是常常会比男方更成熟些 况且坎德拉利娅要比死去的小路易斯大两岁。

“ 至于身体方面 后者很可能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大些 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做的)在不认识他的人的眼里 看到他的照片后 真的会以为小罗得里格斯是个大小伙子 身材高大、魁梧、英俊。这些表面现象也许使他在朋友中间显得比实际上更具有男子气概。

“ 大概正因为如此 他在学业上的勤奋精神却相反 和父母所希望的有一定距离。说到这一点,他的一位老师(我们曾同他谈过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要对他的名字给予保密 毫不迟疑地说他是个‘爱闯祸的学生’ 甚至是个‘极坏的典型’。当然 他说这话时 不停地摇着头 对他的不幸表示遗憾。在这位老师看来 我们出版界的知名人士路易斯·R·罗得里格斯的儿子天生聪颖,本应该在班上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结果却成了这个样子,真令人痛心呀!

“ 从逻辑上讲 老师们总是希望借助显贵或名人之家的学生来提高自己的名望,而且他们常常会忽视这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不良表现。所以,如果把上面的那些抱怨放在一边的话,小路易斯·罗得里格斯还是个招人喜爱的孩子,思路开阔。于是,从教学角度上来讲,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上面说的对他不利的‘极坏的典型’的评语，也许还是个优点，或者说，不幸的小路易斯在伙伴中还享有一定的威信。

“我们还设法接触他的伙伴，听听他们对那桩悲剧事件的看法，或者至少是听听他们的评论也行。但是，一是因为他们还处在悲痛之中，二是因为他们不想把心中秘不可宣的话讲给任何人听，所以我们从这条线索上得到的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或他们的缄默不语。当条件成熟时（我们怀疑这一时刻会很快到来），或许可以指望这些年轻人在正式调查案件的官员面前会把态度放得缓和一点；特别是在他们听到有关秘密传播的那个口号的消息有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下，这种希望就更大了。那个口号要求年轻人绝对服从某个黑帮或黑社会，一段时间以来，这种组织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他们常常会给居民的安全造成危险。

“年轻人的活动即使不说是幼稚的 那也是荒诞的 这里有个荒诞例子 即在庄重、肃穆的葬礼上 死者朋友的穿戴也很不得体 而且不幸的小路易斯也肯定会参与那些荒诞的活动；除了那些荒诞活动以外，小路易斯也只是过着普通家庭的孩子们的普通生活，在各种场合都会受到欢迎，希望获得各种各样的消遣机会；对所有的大城市，包括我们的日新月异的首都来说，这些消遣机会都有着固有的优越的一面和危险的一面。”

III

· 访坎德拉利娅·戈麦斯

“尽管时至今日还没有宣布对任何人实施预防性拘禁 而且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也没有具体的、正式的怀疑对象 但我们认为 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应该到戈麦斯家里去采访一次（这也许有点超前了）这户人家有两位重要成员——即父女二人已被警察局全面质

询过。此事已及时作过报道。

“为此，昨天下午我们前往戈麦斯一家居住的阿塔格拉西亚小区，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坎德拉利娅因为和那桩令人心颤抖的案件联系在一起而一直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她已经成了‘名人’。我们只提及她的名字，一群孩子就拥过来，争先恐后地为我们指点楼房的方位，甚至陪同我们到单元门口。我们出来时，还有好几个孩子在那儿等候着。

“那套房子很简陋，但干净整洁，不过对于伊斯梅尔·戈麦斯的人口众多的家庭来说，它还不够宽敞。无论如何，伊斯梅尔·戈麦斯应该认为自己能得到那套房子已够幸运的了，因为还有许许多多工人家庭在盼望享受这种舒适的居住条件，那是政府有远见卓识地提出的社会福利建设项目之一。伊斯梅尔亲自给我们打开房门。他看见我们来访，先是一惊（当然，他满脸不高兴），但很快就露出热情、有礼的表情来招待我们——这是我国同胞的传统美德；就是在一边关掉收音机，一边劈头向我们预告他什么也不能说，我们只能白白浪费时间的时候，他也是彬彬有礼的。

“果然，面对我们的提问，他紧闭双唇。自从他从传讯室走到警察局的走廊里的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是这种态度：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对我们无可奉告，如同以前对警察无可奉告一样。如果说这态度不是粗人的狡黠表现，那便是他对那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实一无所知。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徒劳无益的正面刺探，改变策略，从侧翼进攻。我们装出随便聊天的样子，称赞他得到了住房，说他是工人中的幸运者。我们友善地问他有几个孩子，已经鳏居多少年。当我们追问他是否知道他女儿和死去的小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的关系时，他突然撩起那条把小厅同全家卧室分割开来的印花门帘，坎德拉利娅马上就出现在厅门口，犹如一位火焰四射的天使。但是，她的嘴巴并没有射出我们所担心的火剑，而是亲切地问候我们‘下午好’。她坐在我们中间，并对父亲说，由她来接待这些先生。

“她举止谈吐十分自然，但掩饰不住紧张情绪。虽然如此，这一表现还是与她前一天在警察局里的神经质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想从她的这种良好精神状态（也许是佯装出来的）中得到尽可能多的收获。于是我们先请求她原谅，因为我们为了执行任务而突然来访，给他们造成了不便，接着本报记者和戈麦斯小姐便当着她那位缄默不语的父亲以及我们的摄影记者的面交谈了起来。现在，我们将谈话内容刊登如下：

“ ‘小姐 请原谅我们如此冒昧。人们说您和小罗得里格斯保持着爱情关系 是真的吗 是否可以说他是您的未婚夫？’

“ ‘小路易斯是我的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说是未婚夫嘛 那就太过分了。’

“ ‘他是您众多朋友中的一个吧？’

“ ‘我们有时一起出去走走 看看电影什么的。’

“ ‘像未婚夫妻那样吗？’

“ ‘对 像未婚夫妻那样。’

“ ‘听说 您看见尸体时 请原谅 我们又提起这件事)感到十分惊讶。’

“ ‘是感到十分惊讶 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 姑娘记起这事时 脸上仍然露出了那种表情，不过已经不那么强烈了；肌肉抽搐得像各种玄妙的周刊爱在封面上刊登的人物面孔那样。’

“ ‘当然喽 您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您是否知道 有人威胁过小路易斯吗？’

“（坎德拉利娅摇摇头 那是否认 表情十分悲伤。）

“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 ‘什么时候 那是好几天前的事了。谁能记清每一个细节呢？’
她的脸上露出怒色，很难看。看来官方传讯时，一定多次问过这一点。

“ ‘那么 您是说你们两个人不是每天都见面的吧？’

“ ‘不是每天见面的 先生。’

“ ‘嗯……请原谅 坎德拉利娅 或坎迪 人们不是这样叫她的吗？真的 我们了解到 在那个住宅小区 人们都是用这个名字的亲切的昵称来叫她的)请原谅 您父亲大人已经对我们说过 他不认识小路

易斯。那么，从您这方面来讲，您是否认识您男友的父母罗德里格斯先生和罗德里格斯夫人？不认识，我看出来了，您是不认识他们的。最后再提一个问题，不再打扰您了：您最近调换了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 ‘先生 请您说说，’ 她半似生气地说，‘ 如果《时代报》或某家电台给您的工资多 难道您会不跳槽吗？’

“ ‘我理解，’ 我回答说。

“ 我们结束了采访。临走时 我们提出照几张像 父女俩犹豫了片刻 勉强同意了。”

IV

· 商人被捕

“ 负责案件侦破的警方经过几天紧张而又秘密的工作(这几天，公众和新闻界一直处在迷茫之中，而且后者在执行报道任务过程中遇到了最大的困难)，于昨天下达了逮捕令。毫无疑问 这一决定使首都不少人感到震惊。著名商人堂何塞·利诺·鲁伊茨 即以其名命名的商业连锁店的老板已于清晨被关进警察局的单人牢房，在法官先生看守下 不许和外界联系。

“ 尽管一直有传闻说 坎德拉利娅·戈麦斯的前任老板最近在这位小姐和正在调查的暗杀案件的受害人之间的爱情上起了某种作用，但记者们还是没有预料到鲁伊茨先生被捕入狱的消息。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但这次还是被意外事件愚弄了——当局可能借助这一事件悄悄地 这样做 并不总是正确的，请允许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表达这个意思) 做进一步的调查，他们早已养成了这种习惯。我们指的是，上面提到的鲁伊茨先生在小罗德里格斯失踪之后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便因患感冒而一个多星期一直闭门不出。这种巧合再加上以前发生的那件相当重要的事

情便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警方没有按照惯常做法传他作证，而是亲自上门质询，以免在公众舆论中过早地唤起对一个在我国社会界一向受到尊敬的重要人物的怀疑。

“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是正确的，即我们说的不是在一次质询之后，而是在两次由警长陆皮诺亲自主持的质询之后才宣布对鲁伊茨先生进行预防性拘禁。继而——即现在已正式逮捕他，并把他关进了警察局的单人牢房，不许他和外界接触。我们没有必要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与这一严厉措施有关的情况作任何超前报道。不过我们凭以往的经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问题不严重的话，那是决不会采取那种措施的。

“我们希望向公众提供更多的材料，好让每个人都能客观地作出分析。因此，我们下面将刊登一些听到的猜测，即我们谨慎地搜集到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的内容——它们都是传闻，所以我们对它们的真实性也不负任何责任。

“眼下，人们都已经知道，小路易斯·罗得里格斯的未婚妻或女友坎德拉利娅·戈麦斯，直到不久前还在鲁伊茨商行任职，在老板——即今天已经被捕的堂何塞·利诺的手下工作。人们说，他是一个在商界以严厉著称的老板，却对这个私人秘书特别关心和爱护。在众多证明这一断言的材料中，有一条提到他为她家在阿塔格拉西亚工人住宅区搞到一套房子。他们现在仍然住在那里。大家还记得，我们几天前去那里会见了坎迪姑娘。

“好，根据一个自称是消息灵通人士的人所说，她最近已被辞退（在以前提到的情况下，这在她家引起巨大震动）并不是因为她在工作上与别人发生争吵，也不是因为她在那次谈话中提到过的别的什么简单缘由——即找到了一个报酬好的工作，而是另有一些十分微妙的原因，它们是同她与后来成为阿塔格拉西亚案件受害人的爱情有直接联系的。清算未付工资和辞退补偿金——这件事她本人没有提到过，但它一下子引起了警长陆皮诺的注意，因为它否定了她以前的说法，警方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她在国民银行办事处找到现在仍然担任的工作后就放弃了以前的那个职位；因为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将如何解释补偿金的说法呢？但是，看来下面一件事是属实的，即这个工作是小路易斯帮助找到的。小路易斯很讲义气，既然姑娘是由于他的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他便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她找个新工作，以补偿其损失。于是，他开始活动，使银行接纳了她（我们重申，这也是传闻，我们不可能对其负责；原来是小路易斯与金融界一个大人物的孩子友情很深，并且还有亲戚关系，而这位大人物在那家银行里说的每句话都是一道命令 无人敢于违抗）

“我们认为，警方和法院首先要努力搞清楚姑娘为什么会被辞退工作，她本人曾企图给这件事蒙上一层迷雾，但那后面很可能隐藏着一段用感情丝线编织的淫秽故事，其险恶之光也许会给那桩使人们这些天来一直安静不下来的暗杀事件投射上一束戏剧色彩。”

V

• 神秘的会见

“由于警方的最近举措（我们在昨天的报纸上对此作过简单报道），特别是对商人鲁伊茨的拘捕，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调查工作似乎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旨在迅速侦破。但是，当局仍然守口如瓶，我们希望以后的事实能说明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眼下我们认为太过分了，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公众是有权知道真相的，而我们新闻界的权利和义务则是向公众提供对各种问题的基本看法。

“不过，我们还是利用自己的新闻手段，因为警方只能提供零星、断断续续的消息。我们搜集到一些有关首都著名商人何塞·利诺·鲁伊茨昨天被捕的情况，今天就高兴地把它们当作最初的成果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一封匿名信引起了调查人员对上面那位先生的注意。除此之外，这个人的名字还出现在速审记录上。

那里记载着，他不久之前还是绰号叫坎迪的坎德拉利娅·戈麦斯——即暴死的小路易斯女友的老板。那封匿名信只指出，案发当天的早晨，鲁伊茨商行的一位名字叫阿纳斯塔西奥的职员为他的上司堂何塞·利诺给受害者送去一个口信，是叫不幸的小路易斯迅速去见他的口信。

“当然啰，警方立刻调查匿名信揭发的事实，将阿纳斯塔西奥，他17岁，在鲁伊茨商行当信差，抓了起来，并且进行审讯。这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承认了。无法理解的是，警察局每天透露出那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偏偏这些情况被我们的记者忽略了。阿纳斯塔西奥承认，他的主人打发他去找过小罗得里格斯，并告诉他，要亲自告诉他，不要让别人知道。鲁伊茨先生要立刻和他谈话。他还补充说，那是在案发前的星期六一大早，在去小路易斯家的路上，正好在‘二月二十九日大街’碰上他（我们推测，那位年轻学生很可能去上学），便把老板的口信转告给了他。小路易斯怎样回答的呢？他先是皱了皱眉头，表示不满，又耸了耸肩膀，然后才对信差回答说：‘好吧，告诉他，我一旦腾出空来就去看他。如果去不了，便打电话给他。’过了很长时间，阿纳斯塔西奥才把这话转达给老板。

“据我们搜集到的情况，阿纳斯塔西奥的供词就这么多。这个小伙子绝对不是一个博学、聪明的人。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用真实姓名向当局报告发生的事时，他一下子就目瞪口呆了。但是，被问得没有退路以后，他最后才说，他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是他自己决定向警方写匿名检举信的。警方立刻用笔迹鉴定技术证实了这一点，于是把阿纳斯塔西奥这个‘无辜者’释放了。”

· 矛盾

“很自然，这一供词为阿塔格拉西亚案件引进了一个新的、不曾预料到的因素，它很可能具有决定意义。商人鲁伊茨很快就陷入了矛盾之中，而且这些矛盾给调查人员增加了信心，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路最终有可能导致问题的解决。

“出于对鲁伊茨先生（根据其商务办公室对警方的报告，他一直

因感冒而卧床不起的尊敬警长陆皮诺亲自去他家想最后了解一下那次神秘会见或神秘电话的内容，那位先生不仅在回答间接的询问时对那事避而不谈而且被直截了当地问及时还断然否认说他从来没有打发人去找过小路易斯，并且说有许多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后来又修正说，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但没有确切地说明多少天。

“在与下属阿纳斯塔西奥所提供的详细供词作对证时鲁伊茨商行的老板显得惊慌失措了，只得纠正自己以前的供词说他现在记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的，他曾想要与胡尼奥尔·罗德里格斯接触，但没有如愿，因为那天整个下午以及第二天即星期日小伙子都没有给他回话，‘先生，是没有回话，也没有打来过电话，’说完这句话后鲁伊茨就装聋作哑起来了。毫无疑问，那个小伙子——即堂路易斯·R·罗德里格斯的儿子出事的可怕消息，以及感冒引起的头晕，足以使警长陆皮诺把那些令他十分感兴趣的无关紧要的事件从他的记忆中暂时地抹去。

“警长刚一质询鲁伊茨为什么急着要见小路易斯·罗德里格斯，他的话便讲得迟疑和矛盾起来了。乍看上去，他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他是想要讨回那个年轻学生在他商店里的多次欠款，哪怕追回一部分也行。但是陆皮诺先生立刻去商店除了其他一些并不比此事不重要的阴谋事实外，还核实到那笔欠款并不存在。

“现在何塞·利诺·鲁伊茨在家里又作了新的供词，说那笔所谓欠款并不是小路易斯在他商店里用信用卡购物时欠下的，而是他自己鲁伊茨看在他是一位老朋友的儿子的面上私自借给他的，因为那个小伙子陷入了窘境（这是他那种年龄的人特有的事！）这事有可能使他的父母感到极其难堪。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行路易斯·R·罗德里格斯以前曾和商人鲁伊茨先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情，但后来冷淡了下来。这种‘个人贷款’的说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不能成立，因为鲁伊茨先生很少借钱给人。不过招供人再三重复这些错误的说法，这个新的供词很遗憾，对其已无法核实，因为只有死去的胡尼奥尔才能说有没有那么回事）应该列在审讯疑点之中。

“警方搜集到一些补充材料，使那个供词显得更加不可信了，并

使人更加怀疑被捕的鲁伊茨在小罗得里格斯失踪、暴死案件中起了很大作用。”

• 一些有关细节

“警长陆皮诺对鲁伊茨商行老板作了家访和质询之后，又对其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其结果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这一点我们以前指出过。尽管职员们态度暧昧，但是在核实到他名下并没有那笔欠款之后，警长又轻而易举地了解到，小路易斯曾用各种借口，或根本不用任何借口，经常到店里来‘骚扰’（一位女职员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光顾商店）直到坎迪·戈麦斯被辞退为止。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露过面。另一位女打字员说，实际上在辞退坎迪之前，鲁伊茨先生就已经不让那只讨厌的苍蝇飞到办公室里来了，从而使大家得到了解脱。没有一个人敢断然肯定这个敏感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警长陆皮诺却从中获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鲁伊茨商行的所有职员都有一种倾向性，即老板和坎迪的关系不光是上司和女秘书的关系，而是在这层烟雾的掩盖下有着另一层更为亲密的关系。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当然啰，我们是把这当作百分之百的假说提出来的，那么凡是有点头脑的人就都能推断出，辞退戈麦斯小姐的原因和工作毫无关系。商行的全体职员好像都这样认为。

“许多迹象说明对何塞·利诺·鲁伊茨的预防性拘捕是绝对正确的。他要想驱散汇集在其头上的嫌疑，必须对许许多多细节作出满意的解释。”

• 嫌疑人的简单情况

“昨天刊登的本书著名商人、鲁伊茨商行老板因涉嫌阿塔格拉西亚案件而被捕的消息，像火球一样迅速传播开来以后，如同预料的那样，在首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对案件产生了种种猜疑。除了惊愕，这很自然，外，可以说所有的评论中的主调是广泛的气愤，而且随着与何塞·利诺·鲁伊茨人品有联系的、能揭示他可能参与了小罗得里格斯的暗杀活动的最新消息，真实的也好，杜撰的也好，的增多，这种

愤怒也越来越强烈。

“被捕人的一些表现（尽管官方严格保密，但其调查必然会使之透露出来的）也勾勒出了他的道德概貌，而且随着搜集的情况越来越多，另有一些人也将置于一种尴尬地位——他们的人数也不少。他们出于社交的陈规陋习，特别看重他的友情或名望。当然喽，这些人被他的伪装糊弄了，他们过于信任他，而现在则因上当受骗而反应特别强烈。所以，谈谈这日益高涨的愤怒之浪，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多余的。

“很自然，他是一个名人，许多人在各种场合都与他交往过，但没有对他特别注意，而现在他一下子变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这一点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讽刺性。同样自然的是，这件事促使我们注意到了他的性格特点，对于这些特点，我们以前没有留心，而是疏忽了。好吧，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已经沦为阿塔格拉西亚案件嫌疑人的何塞·利诺·鲁伊茨曾担任主角的那桩滑稽事件了。他的名字自从独裁者博卡内格拉之死引发出一系列事件的那个时候起就传播得相当广泛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些人怕灾难临头，怕把不幸引到自己家中，便逃到外国使馆去寻找庇护，或逃离这个国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躲藏起来。鲁伊茨商行的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说老实话，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感到危险的，因为那时他的商行规模还很小。此外，他的社交活动仅限于那家老字号的‘朝霞’咖啡馆，到那儿聊聊天，有时打几盘台球，以此作为消遣。不过，他的失踪倒为他戴上了烈士的光环。流亡国外的人已经回国多时，而他还没有回来，所以连妻子都认为他一定已经死了。就这样，他的名字被写进了恐怖受害者的名单里。当我们的这个大人物最后得意洋洋地重新露面的时候，他仍然享受着烈士的待遇。毋庸赘言，他是那样谨小慎微，因而招来了无穷无尽的嘲弄。那场全国大悲剧中的这段引人发笑的小插曲在当时只是博人一笑而已。而回过头来，从目前形势来看，这事做得确实十分险恶。他对家人和朋友漠然不理，让他们虚惊一场，说真的，这表明鲁伊茨太自私了，因而他现在被指控的罪恶行为也是合乎逻辑的。

“当然 那并不是人们指责他的唯一污点。不管他是不是杀害小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的凶手或幕后谋划者(很显然 我们现在必须回避这件事 不能过早地下结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就是何塞·利诺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那些与他天天打交道的忠厚老实人,谁也没有发现他那些隐蔽的不道德的行为。最为突出的是 比如说 这个人做生意一点也不认真,多次陷入信用危机,到了破产边缘。另一方面,人们指责他残忍地剥削销售人员和广大顾客。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现代精神和广泛社会意识的企业家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寥若晨星了 渐渐多起来了 这是值得庆幸的。特别是 人们丑化他 说他勾引他的一个女职员 有越轨行为 大家都这么说 很可能确有其事。如果这一点侥幸没有被列入与阿塔格拉西亚案件有关的罪名中去,他仍然可以因犯有诱奸罪或腐蚀幼女罪而遭到审讯。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再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他以前的行为 以及围绕着这个悲惨事件公开发表的文章,人们就很自然地会掀起一股反对鲁伊茨商行的浪潮。况且 我们已经讲过 这家商行主人在生意场上的行为也不能被人们认为是无可指责的。于是,可以理解的是,债权人希望毫不迟疑地兑现他们的信贷 他们有理由担心,一旦他被卷进案子里 商行就会失去支付能力 并且不可避免地会给他们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失。

“另外 我们刚刚获悉 案件嫌疑人的妻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紧急关闭总店大门,这些日子来看热闹的人远比顾客多。毋庸置疑,这个决定给结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有些人认为这是欺诈行为 用心歹毒。”

• 评论

“鲁伊茨商行老板近日被捕 以及他可能参与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消息,为人们提供了热烈议论的话题。由于缺少有关最新进展的消息(昨天一整天没有得到与案件有关的、值得注意的新闻)人们的评论便集中在个人问题上 嫌疑人是首都的著名活跃人物 所以他成了俱乐部聚谈的中心话题。何塞·利诺·鲁伊茨本人是俱乐部成员,

是那儿的常客。我们为了弄清楚俱乐部成员的反应，便凑到几伙人身旁 询问几位人士 得到的印象是 形势对他不利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谴责他，尽管在同声斥责中情况各异，有的人茫然，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有的人义愤填膺。

“除了听到一般人的谈论外，我们还有幸与俱乐部主任西甫利亚诺·梅特拉诺进行了个别交谈。他是个有名望、受人尊敬的绅士，是经济界的重要人物，同时又是伦理权威。他坦诚地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感到痛心，感到吃惊。梅特拉诺先生从其地位和年龄的高度平静地观察那一事件，认为那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后果；年轻人肆无忌惮地宣泄感情，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什么东西都无法解救，都无法预防。

“具体谈到何塞·利诺·鲁伊茨时，梅特拉诺先生只用右手打了个手势，这个对别人来说是不知可否的手势，却是他的一种颇有表达能力的方式。

“‘您认为他真的有罪吗？’我们一直这样问他。

“‘什么是真的有罪，一个人认不认罪 有什么重要的？’他反驳说 并且又补充道：‘小伙子 你看 你们新闻界的年轻人简直是魔鬼，用随便哪一件鸡毛蒜皮的事都能制造出一条新闻来。别给我来那一套！’他讲话故弄玄虚 还是请读者去推断是什么意思吧！”

• 鲁伊茨商行破产

“细心的读者以前如果翻阅过我们的商业、金融专栏，一定注意到鲁伊茨商行中止支付和司法部门介入的消息。那是一家百货商店 其主人何塞·利诺·鲁伊茨的名字，这几天来因涉及阿塔格拉西亚那桩著名的大惨案（警方正在全力侦破此案）而得到广为传播。

“这家商行的破产 象征着其主人道德形象的彻底‘破产’。那些天真地与鲁伊茨打过交道、尊敬过他、并认为他是我们社会光荣一员的人，以及看到过一些有趣的细节的人（他们除了与商行清算有关的手续外，还透露出了一些能揭示出其主人人品的一些阴险特征的细节），都认为这个人的道德根基同他商行的经济基础一样是不稳固

的。

“确实如此 据报道 行政当局接收他商行的各个店铺时 在一条过道的尽头发现一间伪装的办公室 那是‘快感房间’ 庞贝^①式装饰 不便对公众曝光。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贸然的 那个放荡男人披着正派商人的灰色外衣 利用这个罪恶的洞穴腐蚀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而我们的人民大众却经常忍饥挨饿 受苦受难。在调查阿塔格拉西亚案件过程中 已经接触到他与女秘书坎德拉利娅·戈麦斯关系暧昧的事实。如果这是属实的话 他一定对后者软硬兼施 即暴力和欺骗相加 这很可能在他的种种倒行逆施中再加上一个罪名。

“至于小罗得里格斯被害一事 他只说曾与死者在路上不期而遇 (实际上是有意布下的圈套 企图除掉那个小伙子) 对此还没有查得一清二楚。据我们所知 尽管调查人员百分之百地肯定 主要凶手是他 而不是别人 但何塞·利诺·鲁伊茨却矢口否认, 并且拒绝说出胁从者的身份。”

VI

· 新的线索 ?

“我们的同行《时代报》在昨天一期上用富有刺激性的标题‘一条新的线索?’ (如果不加问号就好了 声势浩大地发表消息 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的)。看来这家报纸要以全新的观点看待阿塔格拉西亚案件 彻底改变它的面貌。

“实际上 与其说那是一条新线索 毋宁说是电台某些评论员早已提出的推测, 即小罗得里格斯的暴死可能以某种形式同一个团伙的凶杀活动有关。这个团伙模仿电影常常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 很

^① 庞贝是古罗马帝国的一座城市。

可悲，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的活动成了我们首都的一大害。人们都知道 小路易斯本人 让他安息吧 曾经参加过此类团伙中的一个狂妄地定名为‘宇宙之龙’的青年团伙。人们确实不止一次想过 他那令人惋惜的死亡很可能是这些敌对团伙之间的争执或报复所造成的，但直到现在这种假说还没有找到任何根据。我们可敬的兄弟报纸如此小题大做、兴师动众的报道是建立在下面这一简单的事实上的：警方这些日子一直在关注‘宇宙之龙’和另一个也有着荒诞名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团伙的活动 但很可能重视得还不够 只是将其当作一项例行任务。读者也许还记得，警方几个月前与第一个团伙在郊外有过一次冲突，给公共照明设施和私人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同时警察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其中有人受了伤 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希望确认这条所谓的线索能引出个结果来 但更希望全方位地加速搜集材料。现在，由于手头上缺乏阿塔格拉西亚案情的更为重要的消息 所以只能简要地提供一些素材 这是一位警官向我们通报的内部掌握的那几个团伙的情况，其中一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那些一无所知的公众来说 与其说是令人震惊的 毋宁说是富有新奇感的 特别是 它们将使我们认识到 我们面临着—一个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 不能视而不见。”

“老子天下第一”

“警方掌握着许多青年团伙的活动情况 当然 从不同角度看来，这些情况十分复杂，这里 我们以介绍最近正受到警方特别注意的两个团伙，它们有可能提供一些与正在调查的那桩案件相关的材料（哪怕是很间接的材料也行），我们就从那个看来似乎是组织得最严密、危害也最严重的团伙开始介绍吧 它就是无人不知的‘老子天下第一’。

“那位警官说 这个团伙的组织十分严密 其活动的隐蔽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类令人憎恶的犯罪集团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那位警官介绍说，一般地说，它的成员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招募来的，

当然也有其他出身的人 其中也不乏望族之家的子弟 可以说它是个庞杂而又特殊的团伙。加入这个团伙的人必须经过野蛮的考验，因此并不是所有应征人员都能顺利通过。我们说的野蛮的考验是指有的人甚至还冒过生命危险。为什么？只为了加入这个组织，要从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一步步地往上爬。

“别的团伙 组织松散 变动较多 有时不复存在 而‘老子天下第一’属于严密的组织 内部主要划分两个级别 即‘男主人’和‘女主人’。前者人数极少 是精干部分 经验丰富。‘女主人’在这些人的直接指挥下活动。新成员像奴隶一样 对老成员或‘男主人’言听计从 百依百顺 并且还要签订一种前所未有的效忠书 举行复杂仪式，包括把名字刺刻在身上。只有立下过相当功勋的‘女主人’才能经‘男主人’投票 头目或家父批准后晋升到‘男主人’行列。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宣誓，对头目的身份严加保密。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说明，有一幅相似的画面已经变得多么模糊、混浊 又多么危险 即它会使我们这些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纳粹德国那些令人诅咒、臭名昭著的突袭小分队赖以存在的原则。虽然我们不想把这个团伙同本世纪最可恶的组织相提并论 因为可庆幸的是 它在我们这个热带国家里只不过是年轻人的娱乐组织，它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做出有损于公共秩序的事来。我们决没有将案情引入歧途的想法。不过，我们也不想忽视该组织在消遣活动中会做出危险事情来的可能性。阿塔格拉西亚案件发生以后 警方注意他们的活动不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 这里还有道德因素呀！

“我们十分感谢这位警官，因为他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细节。他还提供了不少别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只谈谈一件新发生的事：又有几个人被捕 他们与侮辱人们的习俗有关 并且发现一个嫌疑人的皮肤上文有粗人在厕所墙壁上勾勒的那种淫秽画面和文字。如果说有人对在团伙内部获得晋升 或对在淫秽的、封建意识浓重的效忠书中作一点点修改的做法觉得还不够的话，那他就还要在相关人员的胸部和胳膊上 如果不是在身体其他隐蔽部位的话 对名字和誓言

进行相应的涂抹、改动或修正，有时改动或修正得十分巧妙。

“文在身上的文身是难以抹掉的，这是团伙为其成员所做的标志（不管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也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和受教育程度如何）有的成员很小年龄就生活在斯巴达式的环境中，处在完全驯服的地位，这与今天已经趋于松散的宗教纽带、家庭纽带，甚至还与我们民族最高尚的传统——组织的纽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实话，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哀的对比。”

• ‘宇宙之龙’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团伙都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我们刚刚所描绘的‘老子天下第一’那么黑暗的画面。有的团伙颇具团结互助精神，值得我们同情。‘宇宙之龙’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死去的胡尼奥尔·罗德里格斯曾参加过这个团伙。像他一样，大部分龙是良家子弟，行为端正，不过并不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追求适合自己年龄的消遣娱乐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消遣娱乐也常常具有偷鸡摸狗、拦路打劫的色彩，年轻人办事就是有点野，而且一个赛过一个。”

“一般地说，‘宇宙之龙’的小伙子们都是在外界的挑衅引发下干出野蛮勾当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挑衅，他们所喜欢的消遣娱乐活动便是关起门来聚会、邀请姑娘们，好像还有个由‘宇宙之龙’资助的女性团伙，名称是‘原子姐妹’，来唱唱歌跳跳舞——这是不需要多想就能猜得到的，也许还会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来。”

“另外，‘宇宙之龙’这个团伙，或者叫它社团吧，规模很小，其成员很容易辨认出来，特别是他们从不躲躲闪闪的，有时甚至还依仗社团精神而大摇大摆地在公共场合露面。在他们的同志小罗德里格斯的葬礼上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衣着特别引人注目，与那种庄重场合很不协调。警方却因而得以跟踪到好几条大龙，搜集到了一些有助于侦破他们的同伴被杀之案的材料。我们附带说一下，调查人员很快就确认，‘老子天下第一’这个团伙和那个案子毫无关系，因为自从那场闹得满城风雨的争吵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和‘宇宙之龙’联系过。”

而后者却都是小路易斯的私人朋友，他们每天都混在一起，从他们那里说不定能够获取破案的有关情况。

“警方传讯了五条龙 其中有多梅内奇兄弟 即国民银行董事会董事长堂安东尼奥·多梅尼奇的儿子，也是不幸的小路易斯的姨表兄弟，因为多梅内奇夫人和我们编辑部的可爱同事路易斯·R·罗德里格斯的妻子是表姐妹，两个人均是一位大人物——即将军、演说家、诗人亚马德奥的孙女。”

VI

· 一个休止符

“很自然 我们今天必须讲一讲 不过是要十分谨慎地讲一讲警方最近围绕阿塔格拉西亚案件所做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看来对我们的同行《时代报》来说是特别值得高兴的。我们说的是调查重点直指‘宇宙之龙’的活动。我们的读者都知道 被害的小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曾是这个团伙的成员，有好几个显赫人家的子弟，其中包括惨死的小路易斯的亲戚、多梅内奇兄弟和一些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也是或曾是这个团伙的成员。

“对于当局来说 要跟踪手头已掌握的所有线索是个苦差事 因为这一举动有可能伤害一些要人的感情，或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但是，如果警方或者法院的兴趣在于完成那项重大任务，这一点应该说是无可指责的话，那么，某些宣传工具以我们称之为有害的猎奇心去肆意宣扬审讯人员的逼供信手段的做法就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总的说来，被传讯的人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做了这个说明之后，我们就该执行我们的报道任务了。

“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 对于阿塔格拉西亚案件还没有一个有根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负责调查任务的警长陆皮诺很自然要沿着新的途径开展调查工作。死者的那群亲密朋友正是警方的调查对象，

特别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从第一刻起就一直保持着一种骄横、无礼的态度。最后在大家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总认为小路易斯还活着的时候，甚至还对悲痛的父亲表示，他们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从逻辑上讲，这也是他希望于他们的。当局虽说 shouldn't 怀疑他们的言不由衷的态度，但仍认为有必要引导他们放弃这种做法，要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情况，以便协助警方拨开云雾，侦破案件。

“如果我们的消息是准确的，那么被传讯的小伙子们眼下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不多说一句话，必须要有耐心，并且还要运用巧妙的手法，才能最终使其中的一些人表示愿意协助警方工作。至于多梅内奇先生的儿子，他们无疑是不幸的小路易斯的最亲密的朋友。我们认为，是父亲的坚决介入才使他们摆脱了那种敌对心理——这种心理与其说是对长辈的荒诞叛逆精神（父母常常责备孩子的这种态度）所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失去朋友的痛苦和年轻人特有的骄傲、自尊心理所导致的。

“据我们所知，那些谨慎的、非正式的、比较和缓的传讯有助于了解到‘宇宙之龙’这个组织的一些内部情况——即一些存在于该组织内部的、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得那么简单特殊情况。

“今天，我们的报道就到此结束。那件事很可能出现动人心弦的转机。”

VIII

·阿塔格拉西亚案件 没有想到的前景

“细心的读者不会不看到，我们一直不那么积极地在自己报纸上强调警方的某些活动，而其他报纸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连篇累牍地加以刊载。那是指调查‘宇宙之龙’这个团伙的情况。但现在出于一些重要的缘由，我们不得不放弃审慎态度，暗示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调查工作很可能已发现一些令人震惊的新情况。

“我们一直遵照一步一个脚印的稳妥原则行事 昨天,《时代报》说我们用捆绑着铅块的双脚走路,这实际上是用心狠毒地有意挖苦我们)但我们依稀看到警方的调查可能有点毋庸置疑的东西。而这一点恰恰被我们的嗅觉十分锐敏的同行给忽视了。我们认为,这事在《商报》上透露出来 将会把我们双脚上的铅块转移到以克洛诺斯神^① 形象出现的墨丘利神^② 的翅膀上去 并教会它凭借那双翅膀轻盈地飞翔。

“用这个简要的、无可争辩的神话故事 虽说不免有点离题 回敬我们的同行的无礼行为之后 我们还要断然否定《时代报》一直在读者中间散布的怀疑思想,即对几个小伙子(他们都是显赫人家的子弟 已经死去的小罗得里格斯的至交 甚至是亲戚)的传讯可能意味着他们与那个年轻人的死有牵连,或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作案。而我们恰恰相反 百分之百地肯定 警长陆皮诺的不懈工作及其对‘宇宙之龙’的关注是另有目的的。

“这里有几件简单明了的事实 它们这一次帮助我们在新闻报道比赛中以乌龟的慢速战胜了《时代报》兔子式的不负责任的快速。毫无疑问 这些事实将使人们对那件案子有一个新的认识。”

• 又一封匿名信

“我们的读者应该知道 警察不久前又收到一封匿名信 其内容立刻引起警长陆皮诺的注意。它连同其他因素一起促使警方改变了调查的重点。真的 在调查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过程中 匿名信起了作用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类事情上 公众会产生五花八门的想法 许多无所事事的人 怪人 疯子也免不了会把不署名的信雪片般地寄出。当然,里面偶尔也有点值得研究的东西。大家可能还记得 导致何塞·利诺·鲁伊茨被捕的就是这样的一封信,而且是他的职员写的。毫不奇怪,这另一封匿名信开辟了一条直到现在尚未有人

克洛诺斯神,希腊神话人物,据说他推翻其父乌拉诺斯后,统治世界。

② 墨丘利神 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使者 亡灵的引导神。

涉足的道路 它的第一个后果是对多梅内奇兄弟和另外几个‘宇宙之龙’成员的传讯。

“我们这方面 经过努力得以见到警长陆皮诺 他虽然处事审慎，又有一大堆工作压在肩上，但还是为我们抽出几分钟的宝贵时间。下面，我们把他的话逐字逐句地刊登出来：

“‘陆皮诺警长，’我们问他，‘最近的传讯是一封匿名信引发的，果真是这样的吗？’

“‘对于来信 不管它是不是匿名信 只要能帮助澄清犯罪事实，警方不能 决不能弃置不顾。所以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弄清楚检举人的姓名，这也是我们任务的组成部分。你们想一想阿纳斯塔西奥这个人吧 这就是一个例子 他是鲁伊茨商行的伙计（警长说的是向当局揭发何塞·利诺·鲁伊茨在死者失踪当天去送口信的那个小伙子。）’

“‘警长 这么说 你们办公室会认真研究每一封匿名信。’

“‘亲爱的朋友，’警长陆皮诺先生笑着说，‘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的机构就太庞大了。局长秘书们收到字迹各不相同的、自发寄来的成堆信件以后 先对它们作分门别类的整理 然后再分送到各个科室里去。顺便说一下，并不会都是匿名信。各个科室可能会对信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给予应有的重视。你们不要以为每封信都能在近期或远期派上用场。很多人羡慕警察局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 包括日常琐事、邻里口角、拖欠公款、女人吵嘴、不道德行为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消息 我们当然要仔细保存起来）有相当一部分是热心公众所提供的 几乎全是匿名或化名。很显然 我们决不是无所不知的。很不幸 我们本身的人力、财力、物力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各个方面都处在膨胀状态。议会在讨论明年预算时 必须考虑我们安全部门的起码需要 以便与现代化、科学化的国际警察水准相接轨。与此同时……’

“‘警长先生 如果您允许的话 那就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吧。我们是否可以了解一下那封匿名信的确切内容……？’

“‘我刚刚说过 绝大多数信件只是记录在案罢了 因为有的纯属

胡言乱语 是精神分裂症病人写来的。例如 有个老太婆太吝啬 不让儿子、孙子吃饱饭 某某神父给几个目的各异、付款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弥撒 某某丈夫从不事先打电话就贸然回家 等等 这种信不管有没有用 对它们的准确性都没有必要急着去作鉴定。但是 那些与重要案件有关的信 尽管乍看起来荒诞、幼稚 但必须认真分析 应该知道 决不能草率处理。对于您提到的那封匿名信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很遗憾 尊敬的年轻人 请你们原谅 因为……’

“ ‘ 警长先生 再占用您一分钟时间。您能不能用两句话把内容说一说……对不起 至少 您能不能证实一下 那封检举信真的和幸福上帝教会有关吗？’ 当我们发现警长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 站起身要与我们道别时，我们急匆匆地问道。

“ 不过 看样子 陆皮诺先生并不想做出明确表示。他把手伸给我们，但拒绝向我们透露更为准确的消息。那一丝亲切的微笑使我们有权把他的缄默理解为肯定的回答，因为常言说，缄默就是同意。现在 我们利用这种权利 并且由我们承担责任 来谈一谈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 这些渠道也是完全可信的 但其身份我们不能透露。如果有人认为其中有不少细节是不可信的，那么时间将会证明我们的报道是绝对准确的。”

• 幸福——重归圣洁上帝教会

“ 我们敢于肯定 那个起着 ‘ 幸福——重归圣洁上帝 ’ 这一动听名字的教会，即我们向警长陆皮诺先生提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到的那个教会，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有文化教养的读者来说，只要听说过它，就一定知道：它充其量是众多具有某种偏离宗教性质的表述方式之一，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它是一个微型宗教派别，也可以说是个新教派 因为只成立八九年时间 它把自己小教堂所在地区——埃利帕周围的一些虔诚新教徒凝聚在一起。这篇报道附有一张照片 可以使冒险光顾那个偏僻地方的人 对那幢木板房有个印象 它的大门漆成红色 和正面墙壁的绿色形成鲜明对照。门上方挂着一幅大胡子人身像 虽然腿上绑着摩托车运动员的绑腿 仍然使人

模模糊糊地记起脸上布满凯旋风采的耶稣画像，他的右手中好像射出了一道死神的昏暗蓝光，左手握着一把竖琴。这幅怪画像的一双靴子踏在用白色字体书写的题字 即‘幸福——重归圣洁上帝’上。

“不难看出 这个所谓教会 是我们处于黑暗日子里传播开来的众多古怪信仰中的一个 率领神职人员的不是男性神父 而是一个女人 她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 在这个宗教怪物里 自称为女神费利西塔斯，她以前在那一带用堂娜费利西亚娜·贡萨雷斯的俗名当接生婆 颇有名气 受人尊敬。

“至于这个教会的教义 据我们现在搜集到的材料和理解 是一种庸俗的大杂烩 变幻无常 矛盾百出 其可笑的神秘性仿佛并没有使头脑简单的追随者感到厌恶。人们说，它的神秘性在于将对立的东西统一为幸福的大同，或重归圣洁的上帝。堂娜费利西亚娜或女神费利西塔斯 转世女圣 想在自己身上展现出黑夜和白昼 融合两大种族的特点 像那个住宅小区的居民一样 每个女人都具有混血儿的肤色和特征)把两性结合在一起。一句话 那是天地合一。堂娜费利西亚娜自称永恒上帝，宗教典礼上戴着浓密的假胡须。如果我们在那块圣土上搜集到的传言是可信的话，那么男性和女性主要特征的融合 在女神费利西塔斯身上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而且我们还要谨慎一点地说 她更是一个典型的两性人(真的或假的)是生物病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她那又黑又浓的假胡须和洁白的长袍形成鲜明的对比 紧闭眼睛 高举双臂 表情平静而又严肃。她每个星期五都主持一次古怪的仪式。很不幸，我们没有获准观看，但是据目击者说 仪式上是做集体忏悔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神秘莫测的事 诊治病痛，有时还在颂歌声中施用笞刑。教徒们——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 每个人都身穿白色长袍 赤着双脚 像慈善会兄弟一样 穷人尽管每天都在遭受着苦难，但也得到一丝安慰——一连几个小时都在哼唱颂歌，一刻不停。”

• 对立的两个世界

“在这个我们没法了解一二的神秘原始世界 和那个过着超现

代、高级生活方式的另一个世界——即‘宇宙之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潇洒的火星人在幸福上帝教会内部制造了恐怖事件？一句话 那是女神的作用。毫无疑问 历史是会重演的。小说和科幻文章为我们的孩子和成年人重塑特洛伊战争的古老历史。现在报道的事与科幻作品毫无关系 很不幸 它太真实了 美女海伦^① 年龄很小 虽然身体发育很好 但智力还没有发育完全。‘宇宙之龙’的一个小分队在一次郊外汽车拉力赛中 说服了这个小姑娘 叫她与他们作伴 和他们一起分享舞会的快乐 边跳边喝 乐声回荡 灯光昏暗。

“这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四。那个不幸的姑娘看样子没有完全弄清楚情况，但无论如何也能嗅到一点难闻的气味。第二天，即星期五 她还惊魂未定 不敢不在那个庄重的仪式上当着兄弟姐妹的面做忏悔。大家都为她痛哭流涕。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又过了几天 那几条贪得无厌的龙又心血来潮地跑到那儿去找野味了。一定有人立刻认出了那辆汽车，便从街角扔了一阵石块。这时 那些年轻的火星人在怒火中烧 决心狠狠报复一下 但没有找到从暗处向他们扔石块的人。于是 他们从地上拾起土疙瘩 朝幸福上帝的画像投掷 把它砸得稀巴烂。接着 又打碎了教堂大门 由于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 便又撒尿又拉屎。他们做够了这种亵渎神明勾当后，就逃之夭夭。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搜集到这些材料是费了很大力气的，而且动用了各种手段 目的是想为读者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 从而揭示那封匿名信的内容。警方正是根据这一线索开展工作的，到时候有可能解开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谜。”

• 检举信

“那么 那封大名鼎鼎的匿名信到底说了些什么 透露了哪些情

据希腊神话称，她出生在一个鹅蛋中，由于美艳无比，许多希腊英雄向她求婚，后来嫁给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得到阿佛罗狄忒的帮助，乘墨涅拉俄斯外出，把她诱走，从而引发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海伦后来的命运 众说不一。

况 我们一无所知 因为正式负责此事的当局严守秘密 但我们认为那封信很长 写得很狡猾 无疑是一伙人杜撰出来的 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出自那些人的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不警惕地认为那是女神费利西塔斯的支持者在活动。实际上，这封狡猾的信是把矛头指向后者的，说她是个粗鄙的骗子，为自己的罪恶目的而把一群不幸的、满脑子幻想的小伙子掌握在手里 而这些小伙子是那样无知、愚昧、狂热 成了野蛮宗教信仰的陪葬品。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公安机关的不可饶恕的疏忽，才得以在文明社会里孕育出来的。

“ 这封匿名信从头至尾抨击女神费利西塔斯盛气凌人 还谈到了 ‘ 宇宙之龙 ’ 大闹幸福上帝教堂后在那里举行的一次亡羊补牢式的仪式。对于匿名信的作者来说，那些小伙子的亵渎神明行为并不值得谴责 而应该说是一种可以谅解的无礼举动 因为这些人纯洁心灵充满了基督教徒的感情 在盛怒之下 便把气撒在具有侮辱性的粗鄙象征物上（这些亵渎神明的东西是肆无忌惮地供奉在那座所谓的教堂里的）。说到那次对这教堂进行修补和复原工作的仪式时，匿名信的作者认为这是一场 ‘ 罪恶的闹剧 ’。在仪式进行过程之中 那个披着女神费利西塔斯外衣，但必须以费利西亚娜·贡萨雷斯的名字对罪行负责的女人，竭尽煽动之能事，把在其成员中灌输的思想——即必须用血来洗净溅在全体兄弟姐妹身上的污点的思想宣讲了好几遍。

“ 匿名信上说 费利西亚娜·贡萨雷斯叫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宣誓，百分之百地服从幸福上帝 就是说服从她本人下达的指令 并且在绝密状态下执行和完成（这是那封检举、揭发信的重要部分）

“ 如果说她已下达了指令 那么这些指令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些人的野兽般的疯狂举动 同小路易斯·罗得里格斯之死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警方的调查任务。匿名信作者只提供了两个具体现象，建议调查人员进行核实。第一，多梅内奇兄弟的凯迪拉克牌汽车上是否真的有许多划痕，像签名一样把幸福——重归圣洁上帝的武器 即死神的光环和一把竖琴刻在上面。第二，发现小路易斯·罗得里格斯

尸体时 他脚前是否有一支红蜡烛在燃烧。匿名信的作者最后说 即使警长认为没有必要关注那种习俗，因为在首都郊区可以自由地选择非洲宗教信仰 但仍有义务去关注一下 特别是……等等。”

• 对某些现象进行调查

“那封信 我们有幸阅读了几分钟它的副本 我们认为那是真的) 语调傲慢 对警方的态度过分强硬 但警方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它所提供的与阿塔格拉西亚案件有关的线索。警长陆皮诺一开始也许有点怀疑，但还是命令开展相应的工作，结果很有收获。

“调查工作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发现尸体的孩子中 有个脸上总挂着笑容的小孩子 他在附近看见一支沾着泥水的蜡烛头 便高高兴兴地把它拾了起来。原来，发现尸体的前一天夜里下过一场大雷阵雨，因而受害者脚前的蜡烛并没有烧完。调查人员把蜡烛头从这孩子手里要了去，现在展示在与案件有关的物品中间。

“另一方面 多梅内奇兄弟承认 某个坏人在汽车喷漆上划了很多痕迹 只是没有确切地说出地点和日期 因为他们不记得了。但补充说 现在已经看不见划痕了 因为汽车小修过好几次 又重新喷了漆。负责修理的车间证实了他们的供词，说汽车上还有一些凹痕处，主要在左侧车门上，好像是被石块、砖头砸出来的。

“匿名信提供的材料得到了证实，包括汽车遭到石块袭击的细节 多梅内奇兄弟的凯迪拉克被‘宇宙之龙’用来讨伐埃利帕住宅小区，这是事实)。很明显，现在给警方调查提供了新的、非常宽广的领域。眼下，最紧迫的工作是弄清楚被劫拐的那个姑娘的可悲遭遇，以及有哪些人参与了作案。特别是小路易斯本人是否乘坐了那辆汽车。我们可以想象到，警长陆皮诺领导的调查人员很关心这些问题。

“广大读者信任我们 支持我们的严肃工作态度 不赞成其他报纸追求的轰动效应 我们今天向他们提供的消息完全是初步的 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它的重要性。我们的读者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将继续报道事态的发展 新的调查工作一定会获取丰硕的 也许是惊人的成

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女神费利西塔斯很快实施变形术 变成了圣徒彼得^① 一样的人物，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另外 有许多人仍然十分关心阿塔格拉西亚案件出现的曲折和变故，他们自问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商人何塞·利诺·鲁伊茨 现在好像有许多事实证明他有罪。作为案件嫌疑人，他目前仍然被关押在米塞列列监狱里 并处在司法当局的看管之下。”

彼得，《圣经》人物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本人也传道 还替人治病、疗伤。

第三部分

在米塞列列监狱里

I 一 箭 三 雕

好，好了。眼泪哭干了。有支感伤的歌曲说，我已经没有眼泪。就算监狱有一百个不好之处 但也应该承认有一点是好的 那就是时间多得用不了。人们是不是认为这能给他那颗悲伤的心带来安慰？哭干眼泪之后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可以大笑一阵子 笑他本人遭受的苦难 笑世界上的各种各样苦难。他想呀 想呀 把一切事情都想过成百上千遍……庸俗的哲学家躺在这张硬板床上 睡着了 梦中那一切还在旋转 乱糟糟的。醒来以后 重新沿着那条线索想下去 再次陷入一团乱麻之中 根本不注意是几点钟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知道是几点钟 因为一关进牢里 人家就把包括手表在内的所有东西都没收了。另外 关在这四堵墙壁之间 如此不幸 还要手表干什么？

墙壁很不像样 到处是污斑、淫秽画面和不堪入目的词语 那些话我都能背出来了，看了那么多遍，已经不觉得它们有什么意义了，脑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毫无意思的话。人的脑子变成了一架可悲的电子机，一架破烂不堪的机器 在胡言乱语 在徒劳地折磨自己 简直像个疯子。没有任何新玩意儿，只好百无聊赖地研磨其他不幸的囚犯在墙壁上写下的脏话。但是，突然发生一件始料未及的事，真奇怪 好像克利娜刚刚露过面（这是怜悯的举动 不是吗 探访囚犯。），而我这架可悲的电子机 饿了那么长时间 这道忏悔大菜可真的消化

不了呀 它堵在肚里 打转转儿 回到原处 再重复一次 ,飞快转动 好像要把我弹射到一个荒诞无稽的地方去。这可不是小事 ,是尊敬的妻子送给我的忏悔。小心 要特别小心 别丢掉脑袋 别胡说八道 何塞·利诺。

在这个脏得像猪圈一样的地方 只要有纸和笔 那我就好设法把思绪理一理了。我是指 好继续我那早已养成的习惯 (有益于健康的好习惯)写它几大本 尽管我知道 不可避免的是……对 为了用容易辨别的形式把不理智的、胡乱说出的激烈言词表现出来 那就得选出一些词语来 在用词上下一番功夫。不过 对我来说 咬文嚼字也许是无法回避的 犹如原罪的又一个后果。在动笔之前 必须仔细斟酌 不幸的囚犯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思考。因此 只有仔细思考 才能写出文章来。对 ,写文章。难道还有比感情本身更重要的修辞专家吗 ?一个人越直爽、越忠厚 就越具有修辞专家的素质。没有比修辞更重要的东西了 ,而我妻子克利娜在探监后不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情 ,在孤寂的牢房中苦涩的眼睛里掉下来的液态珠子就显得太俗气了 俗不可耐 恰如我的导师、我的嘲弄者、我的朋友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后来说的那样……没关系 无论怎么说 我没有办法呀 既没有纸又没有笔。好吧 ,我要在头脑中分析……

但是 且慢。镇静。有什么好着急的 你有的是时间 在你的前面有很多时间 对 那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 他们给你留下的唯一东西 时间 其余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他们把戒指、钱包、手表、公文包、钥匙都拿走了 但还不满足 还大张旗鼓地把鲁伊茨商行的剩余东西瓜分一空 何塞·利诺 你的商行里只剩下一样东西了 清闲 他们甚至觉得光是把我置于死地还不够 现在又要毁掉我的声誉 我的灵魂的一部分。我的最后一个幻想也被打碎了。唉 ,一棵好好的大树竟然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到了最后 我面前的一切都是红的 赤字是红的 强加于我头上的杀人罪的血是红的 妻子来看我时把我当斗牛那样加以戏弄的方块布也是红的。

现在 ,关在这牲口圈里 ,我在所有的人的眼里成了一个什么人 ? 一个残忍的杀人犯 我说的所有的人 当然也包括坎迪 上帝赐福的

时候 她曾是我的温柔的宝贝 我是那样爱她 以至于曾想到过 会有人为了得到她的爱而去杀人的。也包括克利娜，很可能也包括克利娜 没有这一点 决不敢……)总之 我成了杀人犯 同时又是诈骗犯 或者说世界上已经没有逻辑可言。所以 我不得不宣布破产 干脆脆地把忠诚劳动的一生成果从窗户扔出去。但是……声誉，声誉成了什么…… 那是最大的嘲弄 我永远别想抬起头来 最后是我的妻子走到我囚笼的栅栏旁 揭示我的真正面孔 看看我到底是哪一种兽类。他们把一头怎么样的野兽关在那里？是一头淫秽的野兽，额头上伸出一对相当漂亮的尖角^① ——何塞·利诺，在这面道德镜子里照一照吧 是这样的 你就是那个样子 何塞·利诺。堂娜克利娜·德·鲁伊茨这位堂堂正正的夫人，非常痛心地向这个囚犯丈夫披露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她想得到盼望已久的谅解。可以理解，她等待着我有一天牢牢地被关在铁窗之内，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告诉我 那时她是如何想把我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头上长着两只角。用俗语来表达，整个令人痛心的往事，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呀！而现在 对 是现在)她来了 像悔过自新的马格达列娜^②。当然我成了头上长着尖角的男人 (是这样，我的结发妻子最有权在上帝面前 在男人面前证明我是这样的男人)头上长着两只尖角 而她是什么货色呢？连小孩子都知道怎样拼写那个简单的单词。

总之 我只需要加上这一笔便把那幅画画完了 而她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又加上了色彩。一个并不追求浮华的人，一个可以被称为荣誉市民、富商巨贾、首都社会知名人士的人，一个受到普遍尊敬的人 而今天却作为杀人犯被关在这里 身上被剥得光光的 头上又展示着被嘲弄男人的丢人的招牌，让众人指着脊梁骨骂个不停。真的，树倒猢狲散 对的 树倒了 只能当干柴烧；人背运时只能挨耳光、遭唾弃 这就是人。还有 这还嫌不够的话 那就最后再捅一刀子 在死人身上再捅一刀子)克利娜的揭示 使我我觉得像是见到了鬼怪。

男人头上长双角，意为妻子对他不忠。

《圣经》中的一个有罪女人 被耶稣拯救 并成为圣女。

那是昔日的鬼怪，而现在露出了真面目。她刚讲完心里的话，抬起那双惊恐、潮湿、祈求、虚伪的眼睛，朝我的沉重得总是低垂着的头一看，便知道那个仔细斟酌后吐出的秘密原来就是一个像常言说的那种公开的秘密，而我是个可悲的小丑；所有的人都知道，除了我本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一时间，许许多多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全都涌到脑海里来了，那么多可疑的情况，那么多骗人的表情，那么多欲言又止的话，那么多嘲弄的目光，那么多清晰的暗示，奇怪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察觉。真的，只有一个像我这样傻透了的人（我现在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才会察觉不到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事情。人们不是都在这样说吗，连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还有克利娜本人，一直想让我看到那一点！……莫非他们两个人都以为，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事，但想装傻，不对，我决不是装傻，而是真傻呀！傻、瞎、愚，这就是全部事实。我决不是塞内加，而恰恰相反，是皮内多描绘的那种傻瓜蛋！“总是骄傲地以为自己走运”。这就是我。

我像呆子一样张大着嘴，看着她站在我面前，站在铁栅栏的那一侧，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眼睛想得到我的原谅。原谅！气愤和羞辱在我心中燃烧。把我变成大家的笑料，把我弄得死去活来之后，竟然还想得到我的原谅呀！而人们都说：对通奸女人，原谅！

我想象着，大家看见我，一定会发出尖酸的议论，低声嘲笑我。那些粗言俗语同我听到人们议论别的头上有角男人的话一模一样。而且我也那样说过，他妈的！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说话很尖刻，什么“我以为头都碰到门框了！”喂，何塞·利诺，把头低下去。同时一阵大笑。上帝哟，笑我笑得那样开心呀！

愤怒、羞辱涌进我的胸膛，甚至现在，当我一人独处时，我仍然感到愤怒和羞辱的巨浪在不时地冲击我。我恨不得用火一般严厉的目光把那些敌人一下子都烧死，他们表面上那样尊敬我，实际上一开始就勾结起来，把矛头对准了我，我只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毁掉自己，就像农民一年从头到尾辛辛苦苦地养大一头牲

口 到圣诞节时便把它杀掉 高高兴兴地吃一顿。猪呀 羊呀 来吧，没有想到有那一天，很好；它们是无理智的动物，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一个有理智的动物竟然也愚蠢、天真和痴呆得把她的一张鲜艳的假币当作合法的、很有成色的钱，而没有注意这钱的反面，那还有什么可辩白的呢？

说到克利娜 我注视着她的面孔 看得越是仔细 就越是不知道该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才好。她也和那些人勾结在一起，对，她也同他们一样。我茫然地自问：此刻站在那里的那个女人，已经不很年轻，眼睛哭得通红，一副忏悔的表情，她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呢？我的生活伴侣，我选择的配偶，我这个蠢男人把青春的全部幻想都寄托在她的贞操和爱情上了，她怎么能那样憎恨我呀，怎么能把我变成众人的笑料呀！对，她也参与了进去，她对我的背叛比任何人的背叛都厉害。现在，我从她的自我忏悔中了解到了她的所作所为，困惑地看着她，同时有一种半似讥讽半似冷漠的猎奇感，就像在看已引起自己好奇心的陌生人一样。真的，克利娜一下子变成了陌生人，变成了怪人，好像在梦中一样，每天都戴着面具，现在却突然从面具后面探出头来了 而我已叫惯她“克利娜”了。我一下子吓疯了 吓得魂不附体。她太审慎了，竟然一直等到我被捕入狱后才采取行动。其实，在家里也一样 我们两个人呆在卧室里，一锤子下来 我也会被打傻的。

当她看到无法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时，她就耷拉着耳朵退出去 慢慢地离开探监室 消失在门后 向过道走去 那时 我还没有恢复过来。毫无疑问，我把这种呆滞状态归罪于轻蔑，或者说归罪于剧烈的愤怒没有发泄出来。如果她猜到，我之所以那么僵硬，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闪电的袭击，而是我本身已经变成了闪电……她就不会再坚持要我原谅，或者说，就会放弃要我回答的想法了。她滑稽地叹了一口气，我冷漠地看着一切，仿佛那不是我。她低着头，缓缓地向远方走去。步子很小，神志慵懒，脊梁骨也一下子弯了许多……那时，我已经毫无感觉，既不觉得愤怒，也不觉得轻蔑。除了百分之百的冷漠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也许冷漠这个词用得并不恰当。很可能受到的打击太多了，一

次次堆积在一起 最终使感觉变得迟钝了。所以 当最沉重的打击袭来时 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很可能每个人的承受力有限吧 从那一刻起 不管发生什么事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 他能够忍受一切。说真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 引起这一可怕事件的最初麻烦 以及那些不愉快的小事 好像都很可笑 而当时却觉得完全无法忍受 对于坎迪的忘恩负义 我不能默然容忍。不过 对她的态度 怎能像瞎了眼似的，看不出这是老天赐的福。我承认，是我瞎了眼睛，是这样的。但我同时拒绝接受 不想迁就 决不能卑躬屈膝。那块小伤把我折磨得好苦呀 特别是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拯救自尊心 我什么蠢事没干过 人们都说 他们也许说得对 那是我唯一的东西 唯一的东西呀！我现在的灾难，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其根子就在那里，能骗过谁呢？错误一个接着一个，像樱桃那样一嘟噜一嘟噜的。如果不是为了要把那颗又酸又甜的糖果一直含在嘴里，不让它掉出来 而天真地做了那么多蠢事 也就不至于会最后被卷入这桩荒诞的杀人案子里去。所有的怀疑都是以那些蠢事为依据的。结果我被抓了起来 虽然我知道自己也有错 但仍然盛气凌人。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那两次传讯把我搞得精疲力竭。现在，他们根本不顾我病魔缠身，把我关进监狱里。这可无法忍受。为什么无法忍受 我曾坚信 他们只要花几个小时 最多是花几天工夫 很快就会把那桩倒霉的案件查清楚的，一旦查清楚 就得把我送回家 并且好好地解释为什么错误地使我受了这么多苦。到那时，他们得听我的了。

好吧 如果能公正地、冷静地 按照那个卑鄙的加利西亚人的说法 是“客观地”观察那些事情 那么说真的 我就没有理由感到那么气愤了。首先 我不知道 是因为懒惰呢 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 我竟在痛苦之床躺了这么长时间，而这决不是一个人自己欺骗自己。其次 我又不想接受医生检查 他们曾建议 要把我当作病人送进医院去 而不是当作犯人关进监狱。当我发现没有逃脱的可能 发现陆皮诺总是那么强硬地用爪子抓住我，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露出羔羊的温存表情时 我就一下子变成了一头猛狮 对着他吼道：“好呀，

我们走吧 请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警长 请记住 有你难受的那一天。”我是清白的，不可能接受一夜间就沦为囚犯的现实。我气愤极了，威胁他们，根本不想弄懂被捕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客观上”考虑我的因素过多。我本应该想到，我被我的大名鼎鼎的坎迪弄得晕头转向，每一步都走错 为人太天真 心田太善良了 我承认 我的确是一错再错，我这么大一把年纪，这么老于世故，根本就不应该犯这种错呀。但是 话说回来 错得还不那么严重。不管怎么说 我做错了 对现在的结果不应该大惊小怪。一个人做了蠢事，必然会惹来一身臊的。要么你就别那样蠢笨。而我竟蠢得被马踢了一蹄子（特别是，我的上帝，我怎么会产生叫人去找胡尼奥尔的荒唐念头的呢？我太蠢了，真想狠狠地敲几下自己的脑壳；谁想得到那个浪荡公子当天夜里就会被人杀死的呢？）。我做了蠢事，但不能让别人往我脸上抹黑。我做了蠢事，一次又一次地做蠢事。像樱桃那样，蠢事接着蠢事。我在小路易斯死亡的问题上是没有一点责任的，根本没有参与（参与？那事我连听也没有听到过），我是很傻，傻得连送信那种很容易核实的事都不肯承认；更为糟糕的是，我一发现警长陆皮诺掌握了以前的事（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使我从第一刻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立刻就惊慌失措起来……当然啰，问题是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和女人沾边的小小麻烦事被人家张扬出去。但是，我应该注意到了，和别的事相比 那事并不很重要。唉 我真该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这样做 而不是那样做才是理智的。我太不理智了，哪能否认很容易查出来的事呢（特别是 给小路易斯的那封倒霉的信）而否认这些事实 倒增加了表面现象的可疑性。那封倒霉的信呀！我真是异想天开！更不可原谅的是，我竟然使用像阿纳斯塔西奥那样比驴子还笨的信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不好，祸不单行呀。那种事本来就令人起疑，而我又顽固地矢口否认，那就自然会被抓进来了，案情不澄清，我就休想出去。如果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我是说如果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的话；现在，我可不敢对此那么肯定了，而实际上是否查得清对我来说也不很重要了），如果我们的总是抓不住线索、能力有限的警察局最终能抓获真正的凶手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会把我从监狱赶到大街上

去的。

对 是这样的，一点也不错 百分之百是这样的 定会把我赶到大街上去的。他们如此凶残地调查 把我的商行搞破产 那还不是要把我抛到大街上去吗！那是强行变卖我的商行呀！债权人蜂拥而至，还有那导致我入狱的一连串事件，真是雪上加霜呀！如果我不是被关在这里 如果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脚镣 而是仍像以往那样牢牢地掌着舵 那么我毫无疑问会战胜风暴 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风暴 有的可能更加凶猛 但我都战胜了)把我的航船 即我的鲁伊茨商行引到安全的港湾 然而现在它沉没了 没办法了。彻底完了 破产了 无法挽回了。不过 太奇怪啦 但是 我开始时把被捕给我带来的烦恼 (还是不去讲坎迪的那些愚蠢举动吧 她把我弄得神魂颠倒 看作是临时的、尽管是可怕的侮辱 而现在 我在这间牢房里不知呆了多少时间以后 变得成熟了 能用哲学观点来看待这场灾难 它毁掉了我的一生 使我声誉扫地，一贫如洗 被抛在大街中央 忠厚商人的名字不复存在了。

可是 先生们 请别对我讲什么忠厚不忠厚。我还有最倒霉的事呢。本人的妻子还亲自到这儿来捅了我一刀子。她来了，事情已经铸成了。鲜血还在流淌不止，一头被砍掉脑袋的野兽躺在那里。无辜的野兽！只不过，托上帝的福！这最后一道伤口，即致命的伤口，好像砍在了打过麻醉针的肉体上 有感觉 也没感觉。但是 我看得见 听得见 什么都清楚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了解发生的事。我满腔怒火 克利娜用迟到的忏悔 让我看见了自己的形象——一个人身牛头的怪物。但是 我没有任何反应。我腐烂到那种程度 已经没有反应了。我哭了，这是真的，但那只是机械地掉几滴眼泪。实际上 我对一切都已麻木不仁 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已无关紧要。说点什么？我不想给自己戴上宽宏的光环，就是不想按照我们圣母提倡的那样给予克利娜求之不得的饶恕。我根本不想那样做，那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 我像看见鬼怪一样 全身颤抖。在她面前 在她的鬼怪模样面前 我全身颤抖 如同第一次在成衣店的组合镜子里看到她的形象，或者第一次在录音磁带里听到她的声音一样。我怎么成了

这个样子 在这个奇怪人物面前全身发抖 她的名字叫克利娜 她给我送来了一杯苦酒。克利娜·S·德·鲁伊茨。堂娜克利娜·S·德·鲁伊茨 这名字听起来多么怪 德·鲁伊茨。克利娜·桑切斯。阿妮塔·佩雷利略 蒂妮塔·戈麦斯 罗莎 胡莉埃塔和洛拉·莫拉。克利娜·桑切斯·德·鲁伊茨，我选择的心中人。难道那就是从家庭天使那里可以得到的 说到这里 我们还是不去提及同样受到尊重的爱情天使)从情妇妻子那里可以得到的？也许她可能是为了第三者才把那个形容词从漂亮的头衔上取掉的 但是 实际上按照夫妻怜悯的准则 她根本不该把过去的贫困当作一个附加包袱压在丈夫身上，而是要减轻他现在的悲伤。我们来看看，一个理想的妻子 虔诚的妻子 无私的妻子，甚至是悔过自新的妻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呢？那还用问！她不应该给可怜的囚犯送来一大盘装满悔恨语言的令人恶心的菜 不应该把悔恨这个词说了一遍又一遍“我是悔过自新的有罪女人 和美女马格达列娜一样”)而应该解决紧迫的问题 设法拯救不管怎么说既是她的，又是我的财产——即被丢弃的生意 并且仔细地看管起来 支撑起来 虽然主人不在 也不能让鲁伊茨商行被流窜犯抢劫一空 或者说 起码要有这种想法呀 哪怕是伸出个指头来聊表心意也好 而不该抱着胳膊 像呆子似的 让刻骨仇恨在心中燃烧。

这就是她应该做的 起码要有点表示 证明她有那种意思 至于说到有什么效果……那就算象征性的吧——博得我一笑也行。她对生意上的事又懂点什么呢？不仅仅是生意上的事，而且是什么事都不懂 除非是耍手腕、掩人耳目、忘恩负义、放荡不羁……好夫人堂娜克利娜·S·德·鲁伊茨一直在为她的崇高理想和爱情阴谋忙碌着，想拥有更多的时间，献给日常生活的插曲。日常生活的插曲又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头上长角的丈夫。应该承认，他表现得很好。可是，真的，有时表现得再好也不行。太粗心了。是无知青年的愚蠢想法和意气用事的做法使我不肯让太太帮我分担责任，也不肯让她因我的困难、问题、麻烦而感到苦恼。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生活得好一点 像大家贵妇那样生活。确实是这样 她喜爱安逸生活 而我拼死

拼活地干活，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一想到那个虚无的想法，就自命不凡——我真是太蠢了，没有必要为任何事感谢任何人，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汇报任何事情。总之，她干预生意上的事，我就高兴。这样一来，谁知道哪种蠢事是不能避免的呀。我曾作过一趟阴曹地府之游……现在，我记起了许许多多烦人事情，其中有一件是那个加利西亚人常常拿那次短暂之旅嘲弄我。他的用意是要炫耀自己的神话知识，就像埃斯帕萨大百科全书那样丰富，说我是和俄耳甫斯^①相反的人，没有下地狱去找我的欧律狄刻，而是远远地逃离她。无疑，他是以此在心中安慰自己，为在至交幌子下所做的坑害我的事辩白。俄耳甫斯有没有狡猾地逃离他的欧律狄刻，这一点暂且不说，但那时我没考虑过要把商行的管理大权交给她，这确有其事。商行一关门，我就应该这样做，而我只是简单地叮嘱了几句，就随她去做。我们面临一场大灾难，如果说我利用那个时机，心血来潮做了那事，从长远看有可能毁掉自己，葬送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说，我们面临一场大灾难，为了谨慎起见，把商行上了锁，直到街上没有枪声。形势十分险恶，我在其他方面受到了惩罚，但在这一点上我是做得对的，关闭商行，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后来舒舒服服地弥补了亏损。是她主动摆脱责任的，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能做什么呢？只能做荒唐事。这里有证据，她超越了我指示的界限，做了错事，闲着没事干，去找大胡子男人，即找另一个放荡女人的父亲打听什么事。我对她说过吧……？可是……我们最好别提那事，别把事情绞在一起。她肯定嗅到了什么，嗅到了奇怪的气味，于是触犯了……（触犯了，这是那个加利西亚人的词儿。好吧，继续讲下去。）问题是，现在我被关了起来，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她也没做什么有益的事呀，甚至都没有在脑子里闪过要做点什么的念头。上帝哟，她怎么阻止得

^①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色雷斯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使猛兽低首，顽石点头。他曾随伊阿宋航海去觅取金羊毛。一路上他借助音乐战胜不少困难。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地府，冥后帕耳塞福涅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他把欧律狄刻带回人间，条件是不能回顾。当他将走到地面时，想回头看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欧律狄刻又回到地府。据称，他后来被宙斯用雷击死。

了商行的破产呀？说到底，最好还是让她安安静静地呆在一边吧。无论怎么说 只有我 只有我一个人熟悉方向盘。除了我之外 谁也不能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他们把我关起来了 她最好还是 尽管都一样）别费心去做什么。我是责备她没有作出过一点最起码的表示 要做点什么的暗示 但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知道那是徒劳的 还坚持那样做有什么意义？责任由我负，我一个人负。难道不是我设法让她远离我的业务的吗？那么，我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要让她参与管理商行，而是要像人们多次建议却又未被采纳的那样去接纳几个合作伙伴，这样就不会有很大的变动。鲁伊茨商行兼公司 鲁伊茨商行和公司 百货商店。那可能是我早应该做的。但是，一个人认识到他的错误太晚了 那样做就对了 那样一来 航船上就可能会有第二个人来保护经济利益。不过，这个人也可能会利用她来反对我 对此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们一定会竭力吞食我的地盘。但是 无论怎么说 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即避免现在这样的破产倒闭 就像常言说的那样 不要偷鸡不着蚀把米 对 我并没有坐等别人的指责 而是这样自责。晚了 我接受这个教训太晚了。不过 将来我不会再吃亏了 因为这里说的将来 我是根本就不会有 也不想有这个将来 我已经变成穷光蛋 变成了天下最不幸的一个人，谁知道我会沦落到何种地步呀！

我这样自问，我因贪婪而受到的惩罚是不是太过分了。另一些人都在高唱凯歌 活得津津有味 身后还会荣耀盖身 但他们更加贪得无厌 无论怎么说 惩罚也不该落到我头上来呀。我们不必到远处去寻找 那儿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即令人讨厌的亚诺·亚诺 我站在他的身边 从任何角度看 都像个天真的孩子。另外 我无论怎样冥思苦想 也搞不清楚我的过错 或者说罪孽是贪婪。我知道 我从来不是慷慨解囊的典范 因为说到底 商人并不是慈善的同义词 我看 如果有谁去做善人 可能也不会有好结果)我承认 我在商行管理上有时太谨小慎微 不过 就算我没有把自己商行的大门向任何人打开过，但其中的贪婪成分仍大大小于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程度……我之所以坚持要自己管理商行 而且只让我一个人管理 我之所以顽

固地把自己的配偶排斥在商行管理之外（这并不表明我做事出于贪婪 因为说到底 在法律上商行既是我的也是她的 商行是有进项的财产 看得见摸得着）我之所以做了铸成大错的事 多半是因为我有一种骄傲的感情 有一种独立自主的高尚精神 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对 是这样的，一切都出自于那种倒霉的自尊心。那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呀。是我的权利。是我的财产。是我的商行。完完全全是我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听从我的命令。我是首都商界独霸一方的人物。我在自己商行里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等等 等等。你 犹太人之王，在那里；而且……让上帝助你一臂之力吧。那个多梅内奇（应该是多梅内奇吧 把金子大把大把地抛到大街上 并相信日后每粒黄金都能使他获得一棵金穗，他做得再正确不过了！他慷慨大方，而我吝啬 把每一文钱都看得很重。那是我的血汗钱呀 哪能不看得很重呀！我不能看到自己最后一无所有。一位幽默家说得太对了：“人无横财不富。”我用自己的劳动得以建立起来的 表面上看上去还算殷实的家业 其实是浮财 禁不住风吹雨打。现在后悔也晚了 高楼大厦倒塌了。说到底 我是罪魁祸首。我太贸然了 把自己关在那个摇摇欲坠的碉堡里 并且不让他人进入 然而一旦需要的话 他们本可以保卫它的。我太傲慢、太不理智了 失去了好多合作伙伴 比如说 那个酒鬼 梅特拉诺公司老板……）那有什么关系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抱怨苍天也无济于事。罗马帝国 永远强大的罗马帝国垮了 西班牙帝国倒了 大英帝国在我们面前沉没了。而现在 鲁伊茨商行倒了 埋在尘埃之中 确切地说 沉没在泥潭之中。偌大的一个百货商店倒了 它的创始人、老板 先是由于疾病的原因 后来又因为无缘无故的被捕入狱，都没有来得及伸手去拔宝剑。都是我的错，我是罪人……指责可怜的克利娜什么事也没有做，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无论怎么说，也不能指望她呀。各人有各人的事情。那是为了她好 不让她碰到头疼事。我呢，也顺便避免了麻烦。真的 我从来不让她接触我帝国的秘密。在这个帝国里，我那个亲爱的坎迪也已够我周旋的了，如果再让另一个女人进来添乱，不是更加麻烦吗 我错也好 不错也好 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在这方面 我不能

对她加以任何指责。

明摆在那里的的事实是她一直等着看见我倒下去 埋在自己的废墟里 再在我身上踏上一只脚 好让我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她亲口告诉我 说我是个头上长角的男人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消息 而对她说却是个老消息。应该指责的是她的这个行动，而不是前面说过的那种疏忽。她为什么现在这样做？我问自己。长久以来，她把这件有损于我名誉、见不得人的事当作金砖 用布一层层包起来 不让别人看见 但为什么要在我一生最倒霉、最困难的时候 在我最不能承受任何打击的时候把它抖露出来，并端到我的面前？她的用心多么险恶，这不是有意要置我于死地吗？这不是在我不久人世的身体上来个最后一击吗？

现在，我不想过多地侈谈感情上的事（昔日的痛苦已经够多的了）也不想良心面前大谈她怎样怎样 她的用心很险恶 心中积累了那么多对我的仇和恨，很想在我被捕入狱的时候给我脸上抹黑。我在内心深处重复着 她不会那么坏 那么阴险。我完全可以把这些心里话讲给她听 在原谅她之前 应该讲给她听听。但是 实际上我知道得很清楚 情况并不是这样 她不是那种为了做坏事而做坏事的人。那么，她为什么做了坏事呢？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吗？以前倒是可以说没有意识到的 现在还能这样说吗（让我们这样设想 完全是假设）这样设想 我现在的幸免唤起了她心中对那件不光彩事早已有的 但处于半沉睡状态的内疚。我们设想 那是她羞于过去的闪失（“闪失”这是宣传品上的漂亮用语 而她用来谈及她向我忏悔、坦白的那种脏事：“我的闪失”），我是说 我们设想 她看见我倒下了 最后觉得有必要铲除良心上的不安。她在我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而没有透露丝毫隐秘，难道现在就不能再把她的陈年秘密保留一段时间，直到这场恶梦结束为止？我不能说这是不可能的。她一定感到悔恨。但是 她表达悔恨那一刻（就算她对我宣誓的那样 感到悔恨吧。不过 当青年时代已对一个人道出“下午好”时 表示悔恨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呀！）甚至请求原谅的时候 她都表演得很充分 以便让人们知道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 任何时候都没

有想到那事将会对受害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一来，一个应该受到赞扬的举动，一个高尚的举动（表示悔恨的妻子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表示悔恨，请求原谅）最后竟变成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残酷的暴行。

或许不可能……？除非……对，我现在看见了，现在意识到了。对，是这样，是那样，那说明了一切。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呀？当一个人肚子里滞留着食物，但还想往嘴里塞东西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抑制……实际上，克利娜不是在向我坦白以前的过错，而是要我原谅她另一个没有坦白的新的过错吗？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这一次猜对了。这种事情是闻得出来的，我就是突然闻到了难闻的气味。为了闻出臭味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倒是没有必要成为塞内加那样的人物的，只要嗅觉灵敏就行了。现在我看见鼻子前面展示着一整套假说，非常值得称赞的假说，很快完善起来的假说。既然如此明显，我以前怎么会没有想到的呢？太明显了，像水一样清澈透明。

当然啰，这个新的过错和第一个过错，我们已经没有精力让那些麻烦事缠身了。永别了，青年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如果有，那也是另外一种关系。我们来看看，来看看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一位夫人，作风正派，贤妻良母的楷模。一天，她意外，说是意外，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发现丈夫的一个秘密，但不能马上用以牙还牙的方法相应地去做一点好让他吃醋的事。因此，可以预见到的后果便是落泪、争吵、和解。但流氓成性的丈夫不在跟前，正在遥远的地方度蜜月。她悲痛欲绝。这当口儿，一个卑鄙的家伙想方设法沾女人的便宜，装出对她丈夫的作风表示十分气愤的样子，唆使受伤的斑鸠，或是被砍掉翅膀的母鸡，向不忠的男人报仇，让他用同样的形式为其欺骗行为付出代价。太对了！她报了仇，给他插上了两只尖角，端端正正地插上两只尖角。看见他洋洋得意地回到畜栏，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嘴里说着这样或那样的话时，她一定是露出讥讽的表情，注视着他的。这个大傻瓜不知道，甚至还没有想到他已经是头有双角大王中的一员了……从那以后，两个人每次坐到餐桌旁用早餐或晚餐时，她都可以开心地，看着坐在对面的丈夫的太阳

穴里长出来的那对漂亮的无形饰物，满意地笑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过去了很长时间。她渐渐变胖起来，不再去想傻里傻气的丈夫（“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和我有什么关系”）更不去想什么临时情夫，这个人心血来潮，早把她丢在一边。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现在突然“出现”了一大堆可怕的巧合（好像魔鬼制造的一样）它们使那位夫人的丈夫被指控为一件与他无关的凶杀案的罪魁祸首，并被关进牢里。而这桩案子的受害人正是那个假朋友、假情夫、假什么的大儿子。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那个可怜的男人（无论怎么说，他是个大好人，刚一落入陷阱，债权人便蜂拥而至！一大群猛禽飞落在他头上，用尖嘴啄掉他身上的每一块肉。受难的耶稣哟！

好，昔日不忠的妻子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道出心中的疚痛，坦白自己的过错，请他原谅？为什么突然感到悔恨，这不是有点晚了，有点不合时宜吗？这可是个问题。假如说克利娜之所以这样是出于怜悯，是因为我倒下了，破产了，被报纸辱骂，受到了不公正指控，是不是她也这样怀疑我（认为我是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罪人？）如果真是出于这种深深的怜悯，那么她最后做的事就应该是把我推进更深的泥潭中去，除非她感到对发生的事负有这种或那种责任——这是我刚刚想到的。说到这里，我面前展开了一条通往推测的路。闲着无事，扇动想象的翅膀，可以利用狱中没有尽头的时间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好，我们继续说下去。眼下指控我是杀死胡尼奥尔·罗德里格斯的凶手。根据通常的、人们接受的说法，由于坎迪的原因，由于对坎迪的爱，我指使人杀了他。坎迪本人很可能相信这一点，我肯定她相信这一点。说到我，很自然，我十分清楚自己没有参与那事，是他人的替罪羊。那些真正的杀人凶手，不管他们是谁，当然也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在为他们的罪行充当替罪羊或上帝羔羊的角色，他们在幸灾乐祸，暗地里笑得死去活来。但是，谁是杀人凶手呢？谁可能是呢？我左思右想，不能不作出下述猜测：就算克利娜也不知道凶手是谁，但她起码应该想象得到。因此，她当然认为我是无辜的，相信我是无辜的，于是产生了怜悯之心。有了怜悯之心，便对自己过去的“闪失”

感到悔恨 就是说 她对自己做的那桩坏事感到悔恨 于是抑制不住自己 来请求我原谅她了。可是 既然她怀疑哪些人是凶手 那又为什么不急着去检举揭发 让迫害我的那群野狼去追踪那条线索 而是不合时宜地来这里表示悔恨？

对于这个谜，我不是没有答案的。当人们全力以赴地搜捕阿塔格拉西亚案件凶手 把眼睛盯在我身上 并把我这头可怜的小鹿抓了起来时 请允许我提出自己的假想 不管这假想有没有根据 也请允许我表明对事件的个人看法，那只吃人的老虎正在心满意足地舔着嘴唇。这就算我的真实故事的第二部分吧，它正好和我刚刚勾勒的情节衔接起来 前后呼应。我们已经看到 鲁伊茨夫人得知丈夫愚弄她以后 满腔怒火 决定听一听某个平庸的诱奸男人怎样说 而从各方面来看，这个男人应该是那个加利西亚人。此人为了方便干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对她那位容易轻信他人的丈夫装出友善、亲密的样子。这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杜撰，而是她本人承认的事实，她亲自坦白出来的事实。她那时流了几滴眼泪，声音哽咽，说话困难 羞怯地低下眼睛 叹息时抬起胸部。那是闪失。

现在，我们来看看容易理解的可能性。我要继续讲讲我的那个动人的故事，即第二部分故事。那个卑鄙家伙，按照他扮演的角色，很快就抛弃了她。他玩厌了。对他来说，也许厌烦大大多于快乐。又有别的女人需要他去冒险。总之 他割断了联系 远远地离开了可怜的希尔塞^①。后者又气愤又失望 她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忍受着 并且还要装出一副正常的样子 这就更气愤更失望 甚至都不能从抱怨中找到一点安慰。当时还是一匹精力非常充沛的小母马，现在除了咀嚼嚼子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精力充沛的小母马咀嚼嚼子，缄默不语 笑脸面对灾难。称颂夏娃女儿们的掩饰能力这一共同特点 是很有道理的；对她的情况，丈夫什么也没有察觉。如果他不是那么粗心 而是稍稍注意一点的话 他早就可以发现夫人的脾气变坏了。问题是他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现象。而她却满腔怒火地等待着，数年

^① 希尔塞，古希腊的一个巫婆。

如一日地等待时机，要好好报复一下那个嘲弄她的加利西亚人。最后朝夕期盼的时机来了，许多有利因素神奇般地凑在了一起。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嘲弄她的男人的大儿子渐渐长大，变成了一个高傲的、爱向女人献殷勤的小伙子，好像要和父亲在本事上一比高低。他的大名叫胡尼奥尔·罗德里格斯。这个脾气暴躁、涉世不深的小伙子爱上了（我们就用“爱”这个词儿吧）爱上了谁，爱上了小仙女坎德拉利娅，也就是坎迪，那个平庸的、一切争吵之源的小女职员，另一个俄耳甫斯就是和她一起同作那次著名的地狱之游的。胡尼奥尔爱上了她，她也以爱回敬他。（一向不忠、现在满肚子苦水的丈夫，我太傻了！连塞内加的百分之一都不及）把自己内心的痛苦讲给报复心盛的克利娜听了。她立刻发现时机到了。她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刻开始策划阴谋。难道她，克利娜，那时不是通过那个姑娘的父亲，不是通过诚实的（不知是真的，还是伪装出来的）大胡子父亲得知何塞·利诺对妻子的不忠的吗？对，是通过大胡子得知的。那时她使加尔德隆^①式父亲的厌烦情绪缓和了下来。但是，如果说她那时是出于怜悯使他的厌烦情绪缓和下来的话，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唤起他的这种情绪，从而把藏在心底的报仇欲望的矛头，那个智商不高的平民恰好是个合适的工具，指向她的那个无礼的诱奸者的儿子胡尼奥尔，动起刀子来？一步妙棋，难道不是吗？天衣无缝。刀子砍在胡尼奥尔的脑袋上，但痛在那个无耻之徒、加利西亚人的心里。同时，胡尼奥尔的母亲，满脑子令人讨厌的贵族想法的蠢笨夫人也顺便受到了惩罚。那个野心勃勃的姑娘，她给人们留下了这种形象，同样受到了惩罚，失去了未婚夫。最后，丈夫也受到了惩罚，而这并不是因为他做了那些事，只是因为一桩种种迹象表明他是凶手，实际上却又不是凶手的案子。

不过，我发现在这种推测中仍然有些线索无法衔接起来，特别是结尾部分更需要仔细斟酌。比如：应该说明，那最后一击是偶然之举，还是有意所为。既然克利娜预见到这事的后果是她的丈夫，就是

^①加尔德隆（1600—1680）西班牙戏剧家。他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严肃，但充满幻想。

说，一个效劳者 被捕入狱、彻底破产 既然她的报仇欲望已达到要把我牵连进去的程度 那么她为什么后来会感到悔恨 来这里请求我原谅她过去的闪失？莫非为了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不对，那太过分了。我们不要演戏了。夏娃的这位女儿除了具有很强的掩饰能力外 还为坦白那个闪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流了那么多汗水 这倒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掩饰得了的呀。毫无疑问，她感到悔恨。邪恶胜利了 而且露出了另一副面孔。所以 应该这样想 她从来也没有估计到这个间接效应——由于这一效应，我成了这座漂亮宫殿的贵宾。如果需要对此说点什么的话，这步棋好极了。

现在 她把我推到这个陷阱里 让我吃尽了苦头。难道她不应该来看我？难道她不感到有愧于我？在她的眼里，我从前的那个过错，即使说还没有赎清的话 那也应该被她的闪失抵消了 而且是加倍地抵消了 她要是看不出这一点 那她一定是头晕眼花了。可是 我现在却因一桩杀人案件而遭受各种折磨。然而 这个案件 不是我 而是她一手促成的。应该把她叫做唆使犯，这是我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学到的用语 她是幕后操纵者……问题是她不可能向警察局指认谁是真正的作案凶手 哪怕通过人人皆知的方式 即写匿名信 从而把自己排除在外。当然，如果无辜的被捕者的妻子前往警察局承认：“你们指控的应该是我 而不是我丈夫。我是阿塔格拉西亚案件的真正凶手。在我的唆使下，坎德拉利娅的父亲，堂伊斯梅尔·戈麦斯犯了杀人罪行。所以 我是幕后凶手。你们一定要问问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这便是有关作案原因的问题 即人们想弄清楚的问题。正因为我身上好像具备作案因素，便把罪名安在了我的头上。鲁伊茨夫人应该交待众人皆知的那些事情——大家是通过非官方渠道 从传闻中得知的 也就是她来这里向我坦白、请求原谅的那些事情 并在公文纸上签字。

当然 这后一点 即请求我原谅她 是很容易做到的 特别是我本人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只是有那么一刻感到羞怯 而那个人会心满意的。就算我知道自己的名誉已因此而受到损害，心中的痛苦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加剧了，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她得救了

良心上也得到了安慰。这样一来，我甚至可以勇敢地面对最严重的后果，即为她做的事而被判处死刑。

II

梦境 曾被称为死神之可怕形象的梦境 据说是治疗心灵创伤的最佳药物。这话也许是对的。我睡着了 睡了很长时间 有好几个小时 睡得也很香。现在醒过来 心情不仅很平静 很镇定 而且还有一丝欢快。我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布满潮湿斑迹的天花板。电灯一直挂在老地方。我在木板床上翻了个身，冷冰冰的铁栏牢门依然紧闭，门旁的墙壁上有一个用钉子醒目地刻出来的女人形象。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次那幅粗俗的图画，但现在已不像以前那样厌恶它了。我验证了 那幅画和以前一样 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清楚地知道 我转向右侧 也一定会看见另一面墙壁上有一段巨大的男性性器官 它占去了很大一部分画面 它的尖部写着几句不理智的话 密密麻麻的像昆虫一样 那是我的前任，一位文采不足、想象有余的前任在用铅笔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欲望时所写下的力求押韵的诗文。当我知道一旦把目光转到那里 自己就会把淫秽诗句重新拼读起来时 我就一定不会感到那么激愤了。真的 我不由地把那些诗句朗读出来了 可以说 那是背出来的。这时 我懒洋洋地 确切地说 开心地 看着体态丰满的独臂维纳斯 那是另一个绝望者 也许是同一个人 在门旁勾画的。对他来说 和前面那个炮手画出的炮筒一样“青铜孔洞”。在他看来 女人只不过是肌肉构成的孔洞。我对这个想法感到好笑 独自一人笑了起来……我一下子醒了过来，心情很好。牢房里有一种气味，是我鼻子一直闻不惯的，但此刻它却扑灭不了我的幸福感。今天 这种幸福感刚刚在我身上发芽。无疑 它是从我梦境深处生出来的。

那是因为我做了个梦，梦见的东西都非常美好。有些已经模糊

了，但却十分美好。在这些东西中（即在一连串梦境中）我看见这间牢房的大门打开了，门不在那边，不像实际上那样近，有些靠里。警长出现在门口，一束美丽的晨光投射在他身上。他惊恐万状，停下脚步，犹豫不决，不住地抽烟，想给我解释（警长是那样惊恐，显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一切都是笑话，笑话，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对，是这样的，先生，但并没有恶意。我看见他一副迟疑的样子，好可怜，很想把他从窘境中拯救出来。我仍然听见自己对他欢快地说：“可是，不必这样，请您不要担心，那是一件蠢事，您没有看见我很高兴吗？太高兴了，警长，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请相信我，这是心里话，只当是休息一些日子。太……请听我说，警长，您这样热情、亲切，太让您费心了，但请允许我在这里住下去，至少住一段时间。您应该知道，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那种对一切都会很快产生感情的人。另外，我几乎没有偏见了，确实是这样的，现在我很喜欢这间小牢房，我应该说，牢房并不坏。您说说，我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里可以避风遮雨，又有一张木板床，等等，等等。”我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在梦中感到飘飘然。但是，警长更加茫然、困惑地反驳我说：“他的话充满了沮丧语调，”他感到很遗憾，不应该那样。如果是在他手里……但不是那样，我应该走。我笑了：“走，警长，我去哪儿，您想让我去哪儿？你们不能把我像狗那样赶到大街上去。不能那样，决不能那样。”我们两个人争得没完没了，看样子警长很难过，尽管他态度坚定，但我也毫不让步，我坚信，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将在那儿永远呆下去，就像执事那样，住在修道院里，而不必发誓许愿。无论怎么说，这座监狱以前不是修道院吗？现在仍然叫米塞列列^①呢……在这里住下去，对我来说，不知为什么竟意味着在这里睡下去，在梦境中，我的意识非常清晰，一直在睡觉，在做梦，不想醒来……但是，我醒了过来，梦境中的喜悦还没有消失。

疯狂地沉思那么长时间，我太需要，太需要睡觉了。我脑袋像一

^①这是原文的音译。实际上，是《圣经》中的一种宗教仪式，教徒在耶稣像前唱圣歌。

架零件破损的机器，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打击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失去平衡。我觉得自己在发烧；如果不是在发烧，那胡言乱语又如何解释呢？我害怕，我沉浸在梦中就像老鼠躲在洞里一样。我害怕，是这样 因为问题是我的脑袋这辈子一直很有局限性 但是 感谢上帝，它很坚定。也许正是由于它很愚很笨，所以它才那样坚定。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如果愿意 就给我戴上这顶帽子吧。但是 我相信自己，因为头脑简单，或者说愚笨，好像能保证我的脑子完全正常运转。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得到休息。做梦，我的梦一直很多；如同办公室的打字机在夜深人静时突然响一下似的。我完全相信，梦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 是安全阀 能使我全天保持清醒状态 或者说有自制力 有节制力 也就是说 有理智。而现在 是昨天 仿佛机器突然坏了 不是不运转 而是恰恰相反 是在高速运转 失去了控制。这样一来 我便贸然地对阿塔格拉西亚案件杜撰出自己的阐释版本。按照这个版本，克利娜，我妻子倒成了凶手。全都是荒唐可笑的情节，而竟然那么容易就设计出来了！所有事情都那样漂亮、那样符合逻辑地串连了起来！应该明白，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个希腊悲剧人物克利娜只是我头脑发烧时的一个产物。必须像我认识她那样地去认识她，这样才能看清楚事情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她竟敢做出那样大的事来，噢，不过谈不上有什么质量；可是，正因为如此，她后来才承受不了那个秘密的重压……只有胡思乱想时，那个与人物性格格格不入的神话才好像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可读的。多么阴险的杜撰！可怜的母猫！

当然啰 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我感到惊讶 他们 他们 我是说，警察、法官、记者 喜欢到处乱嗅的犬类 没有把这些事情与那些事情联系起来，因而没有浇铸出我昨天为自谴而制造的那个假说，或一个与之相似的假说。令人头痛的是一个零件杂乱地放在桌子上，谁走近时都想把它们组装起来。难道现在就没有一个人想得到这一点？…

真的 也许是想到的 怎能没想到呢 但是 他们很可能立刻抛弃了那个漂亮的假说，因为它大概与他们称为不可置疑的很多事

实中的某件事相矛盾。我们姑且这样说吧，也许是因为大胡子不在犯罪现场——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这所谓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说法，我却不能引用到自己身上来为自己辩护。既然他们怀疑我是幕后策划者，我怎能引用这一说法呢？正是由于不在犯罪现场，我才被关在这里。我应该承认，把我捆绑住的那条推理锁链是一环一环地死扣在一起的，比我昨天的假说更富有逻辑性，因此我无论如何也甩不掉它。这并不是说，我的假说不可信，我的罪状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我是清白无辜的，恰如克利娜也是清白无辜的一样，而我却想把被害人的尸体扔到她那瘫软的肩膀上去。

“瘫软的肩膀”这是一句套话，但是套话也好，不是套话也好，每当想起悔过的克利娜时，脑海中都不由地闪出这句话。悲凄的场面，痛苦的场面，无法忍受的场面，总是重复地浮现在眼前，还有她本人。这如同一个人看过的电影一样，谁知道在脑海里重复出现过多少次呀。现在，她抬起眼睛，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话。手帕，双手痉挛，央求。现在，就是现在，她终于慢慢地转过身向牢门走去了，低着头，垂着双肩——瘫软的肩膀。而我呢，看见她那副样子，心里便这样想道：“她飞离得越来越远，像一只被笞帚赶跑的鸚鵡。”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发现呀，但无论把她说成像别的什么东西，也决没有一点敌意，更没有嘲弄的想法，我哪还有精力嘲弄人呀！平民百姓把凋谢的女人，把那样一种女人称为鸚鵡，她们的眼睛被黑眼圈包围着，像个圆球似的，嘴巴窄小，双颊吊着，脚步……她们虽然模样欠佳，但仍然摆出一副高傲的表情，想方设法打扮、修饰自己。她败下阵去了，从而使我想起被笞帚赶跑的鸚鵡。不过，我并没有敌意，也不是嘲弄，确切地说，对她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同情心，因为较为激荡的感情会引起她的反感。今天，还是我再次想起她时，她露面了，把头探进来，好像高了许多。

今天，我和昨天一样很痛苦。我自问，克利娜为什么能做出那种事，可是现在，如果说她的所作所为令我痛心的话，但那不是为了我，或者说，不仅仅为了我，也是为了他，也许首先是为了自己。实际上，那个问题，那个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问题，确切地说，已经不是问

题 而是抱怨 名副其实的抱怨。我知道 说它是问题 充其量也只是个无聊的问题。她为什么那样做？太愚蠢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做的事？要知道，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携带着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我为什么要做那次不祥的旅行？如果没有做的话，现在还会不会对我妻子的愚蠢行为感到遗憾？她本人是不是对那个闪失 她昨天坦白这个闪失之后 双肩被压得垂了下来 好像喘不过气来 感到遗憾 她为什么那样做 她打探过丈夫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不知道我是在形势危急、人命被视如草芥时 借口逃命 但实质是带着甜蜜伴侣美美地跑到国外去的。在这样的时刻，会那么失去理智吗？……说真的 要探究出我们过错的原因并不是那样难 特别是在我们都承认了各自的过错之后，追求原因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承认了 意味着该说的都说了。

但是 我们把那个闪失像泼出的水一样扔在一边以后 那么在我悲痛欲绝的时候 不幸的、倒霉的克利娜 到底是什么魔鬼唆使你给我送来这份礼物的？你看看，当我为巧妙地欺骗了你而感到洋洋得意的时候 那件事随时都有可能对我起到有益的教训。然而 此时此刻它还能起到这种作用吗？确切地说，它好像是一件凶器。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意 对此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偶尔这样想 莫非你想侮辱我 想气气我 但是 我从来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我想呀想呀 很想高高兴兴地充当受害者的角色 但总不相信会这样。你流出大颗大颗的汗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忍受着巨大痛苦 心碎肠断，做出那种表情时，我怎能相信呢？告诉我，用怎样的理由才能知道……？那是怎样古怪的女性逻辑思维……？

我了解这一点，了解得太清楚了 甚至觉得听见了她那荒诞不稽的苦心之作。我现在落入陷阱之中，被关进这座监狱里，人受指控，商行遭破产 名誉被侮辱。一句话 我被人们踩在脚下。于是 她想到：“可怜的何塞·利诺，各种灾难一下子落在他的头上。这也许是罪有应得 但从各种角度看 我不得不这样说 好可怜呀 他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可他的心并不那么坏。从本质上讲，他是个好人。现在 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一落千丈。关在牢里 面对四壁回忆着做过的

每一件错事 谁不知道他在这样做呀)不幸的时刻就是思索的时刻。如果他是在回忆自己的往事，那么在我面前就应该感到有罪。对于那桩案子 我不知该抱有何种想法。无论各种迹象对他怎样不利 我都觉得他和那事没有关系。他不会蠢到那种程度，为了那个小娘儿们……不过 克利娜继续在心里思索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不可能做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正是这些事导致他现在被关押起来的。无论怎么说，我不能想象他会插手那桩杀人案子。不管是否插手 他都不可能不知道 他自己要对发生的事负责。但是 他倒下了 我也等于倒下了。由于他的这一过错 我 他认为我是无辜的 冷天被抛进河里，恰如那个蠢蛋用从路易斯·R·罗德里格斯那儿学到的庸俗句子说的那样。我落到水里 当众出丑 而他被关在牢里 至少还没有人去打扰他。他怎能不为自己的非理智举动给我们两个人所带来的灾难而感到痛心呢？甚至最可能的是，他现在（你发现晚了）正因自己曾同那个脏女人（她。克利娜用这个字称呼坎迪 这是她的专用语 她喜欢用这样的词语表示不快、轻蔑、愤怒。这很自然，她对坎迪了解些什么 她是另外一个女人 仅此而已。脏女人 脏货儿。她不了解她。难以想象啊，她竟然也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不把话说得透彻一点呢 她是我的牺牲品 我的坎迪。）一起欺骗过我而感到内疚……’克利娜继续在心里作着独白（我就这样来形容她的心境）：那好 如果不幸的何塞·利诺因自己曾同那个脏货一起欺骗过我而感到内疚 而且正是这一欺骗行为所招来的巨大灾难 不管是不是有罪 使我们两个人都倒下的话 那么为了使他在良心上得到安慰 我也有义务告诉他 我和他一样 这一惩罚也是我罪有应得的 甚至可以说 比他更加有罪 因为一个女人更要检点、自重。我要向他坦白我的过错 请求他原谅 而他也必然会请我原谅他的。于是 我们两个人就会在共同的不幸中和解，可怜的何塞·利诺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无伴 在不幸中孤独无伴 在一蹶不振中感到孤独无伴，在过错中感到孤独无伴。”

她的这一思想活动难道不可信吗？我不是说从女性的逻辑角度来看 这样看是不可信的。她爱我 恰如我爱她一样 虽然我们之间

的爱有时可能打个盹儿，不那么全神贯注，但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爱情终归要比任何东西都强大。我现在落在陷阱里，她不能不来向我表示同情。就是动物之间，也会这样做的。如果她确实是在强大的潜意识推动下来到这里（像上帝教诲的那样在不幸中陪伴我、帮助我的话，那么效果是明显可见的。她的举动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我们不要说那是凶残武器，那样说太荒唐了）而是出于怜悯之心。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个错误的举动，但那是出于好心，应该给以肯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不答应她的请求，怎能拒绝她的请求，怎能对她的眼泪视而不见，怎能回避她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不接受她献给我的怜悯之心，怎能再一次像驴子那样任凭别人怎么鞭打也不接受教训？驴子，是一头自以为是的驴子吗？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讨价还价，那我成了什么人？难道我不是也需要她原谅吗？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认为她坦白自己的过错是为了分担我的过错的话，那么，以同样的理由可以推断出，她会作出那样大的牺牲——女人有时很虚荣，为此常常会作出巨大的牺牲，我说的是，应该推断得出。她在怜悯之心的推动下，很可能会承担某种过错，把她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揽到自己身上，而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这个悲痛欲绝的男人一点安慰，让他在困境中感到还有人在陪伴着他。

好了，好了。我们别再荒唐下去了。但是，这只是荒唐的另一种极端表现。我们别再胡说八道了。噢，何塞·利诺，你多么难以接受痛苦的现实，难以吞下苦果……不过，亲爱的，必须吞下去，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们不要刻意互相欺骗了。让我们把圣洁举动留给圣神吧。不幸的是，克利娜的闪失太严重了，她的坦白只是使我最终睁大了眼睛，看到了那么一点真相。如果我不那么自负，也没有那样深深地卷入那堆麻烦事之中的话，本该很快就发现它的。我很难弄明白，但现在已十分清楚了，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一定是瞎了眼了，或者是有意不想看见。我真是又瞎又聋。人们

说得有道理，不想听人家讲话的人是聋子中的聋子。人们还说（当然也是说得很有道理的）只要注意听就能听见人家说自己的坏话。至于我，应该这样说：我不仅躲在门后，甚至还捂住了耳朵，不想听见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如果有一个人是了解加利西亚人罗德里格斯的前科的，并且看到这个老色鬼突然对我这个平庸商人关心起来，不顾一切地来我家吃午饭呀，吃晚饭呀，参加聚谈呀，难道他就不会想到鲁伊茨这个笨蛋已变得比实际上愚蠢一百倍了吗？

然后是暗示，意犹未尽的话，双关语，我根本不想搞清楚它们的意思。但现在我却觉得很清楚，那些话很无礼，我羞怯、气恼得面红耳赤。每一个场面、每一个细节从脑海闪过时，热血都会涌上头部，使我喘不过气来。流氓成性的人总问那个加利西亚人怎样，仿佛他是我家的一员：“您妻子好吗？罗德里格斯好吗？今天来吗？”简直把我气死了。有时我这样回答：“我想会来的。”有时又这样回答：“不知道。”不管我知道与否，一般情况下我是知道的……臭流氓！他们把我和加利西亚人称为“形影不离的何塞·L和罗德里格斯·R。”^①（他们用的是讥讽语调，这谁都能听得出来，最为糟糕的是我每次去俱乐部聚谈时，都要发生有关加尔德隆式声誉的争论，真让人无法忍受。完全可以怀疑，他们合起伙来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我还记得事情是怎样开始的，那是围绕报上的一条消息谈起的：一个农民因吃醋而杀死他的妻子——一个五十或五十好几的老婆娘。是不是可以把这称为情杀。这把年纪了，孙子都老大了，还要谈什么情不情的。这更多的是声誉问题，是西班牙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还完好地在农村保留着。“真的。”我记得加利西亚人这样说：“确实如此，今天留下来的加尔德隆式的唯一丈夫，只有我们这些落后的农民了。”“这恰恰是为你留下来的，”总是充当滑稽角色的阿纳依斯一边搔着脑袋一边说。大家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们笑，尽管我觉得那样做太蠢了。但是，我现在看得一清二楚，大家为什么笑得那样厉害。而我

① L是利诺的第一个字母，R是罗德里格斯的第一个字母。这两个字母读起来相似。

像个傻子似的，那不是笑我自己吗？……于是对那事立刻展开一场大争论。角色好像分配得特别均匀，有些人热情支持传统习俗，另一些人态度也十分鲜明，称那种习俗十分残酷野蛮。双方把各自的永恒武器都亮了出来，什么离婚呀，圣礼的神圣性呀，为了儿女呀，美国人怎样，法国人怎样。我缄默不语，心里厌烦极了。他们为什么对这样荒唐的话题如此感兴趣？突然，滑稽鬼阿纳依斯又把矛头指向我，问道：“喂，鲁伊茨，应该怎样评价加尔德隆式的嫉妒心理？”我好像过于着急地看了看手表，站了起来：“各位，我得走了，对不起。”等一下，何塞·利诺，我和你一块走。”罗德里格斯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走到门口时，他拉起我的胳膊说：“那个家伙太讨厌了。”说着用目光扫了我一下。“傻争什么呀！”我评论说。死不要脸的！他安慰我说：“喂，别理睬他们。”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他也确信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像一些人委婉地、讥讽地暗示的那样，或者不是委婉地说，我是个宽容的、逆来顺受的丈夫。

当天下午，他和克利娜当着我的面交换眼色，这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番无声的对话：“我得跟你谈谈。”“出事了，什么事？”“没什么，别担心。但是，我得给你讲件事。”“你可别吓唬我。”“没什么，没什么大事，以后说吧……”问题是这样的，既然我对那次无声谈话记得那样准确，那为什么当时却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如同一个人常常读好几大段书，但不记得上面说的是什么，因为他同时在想着别的事。我当时正是有好几件事要考虑。

但是，这意味着，她，克利娜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只是佯装不知而已。我什么都知道，从卑鄙的心底里一边笑着，一边对那段无耻的恋情表示祝福。

她是不是这样认为？她是不是认为我是这样做的？她是不是认为我能这样做的？是不是认为我佯装心不在焉？情况太严重了！不过，毫无疑问，她是这样认为的。当一切，一切好像给人这种印象时，她为什么不能这样认为？谁都看得一清二楚，她是这样认为的。我必须承认，我好不容易才克服因这种想法而产生的厌恶情绪。我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卑鄙下流，我太喜欢使用过激的语言了，并不因此认

为自己是废物、分文不值。完全可以这样想，我身上长着稻草尾巴，所以不敢挑起一场有关夫妻忠贞问题的讨论，也许是因为我想到自己以前已经犯有错误所以才感到惭愧。如果不是这样，我将最有权首先向她抛出石块，但我宁愿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默默地忍受着她对我施加的同态复仇刑——一项十分残酷的刑罚。说到底，那是刑罚呀。

当然啰，对于“等值报酬”的做法，还有许多东西应该讨论。任何非片面的仲裁都会毫无疑问地宣布她的打击是卑鄙的。但现在不是讨论这种事情、不是消遣的时候，讨论它有什么用？既然我无论怎么说都已经作出了表示，像拳击手那样接受了她的打击，那么她自然就认为我对那一切都已了如指掌，并认为我一声不吭就是接受了那种古老刑罚的残酷惩罚。这样，我逆来顺受地接受惩罚的态度就非但不会为她提供蔑视我的理由，反而会在她心中唤起某种怜悯感情，就像母亲因失手打了孩子而感到怜悯一样。但是，他怎么能退让呢？可怜的女人偶然看到她的弱小罪犯生病了，他既不抱怨又不说什么，于是悔恨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如果没有做出已经做出的事该多好呀！但由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成了既成事实，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只能哭泣着请求她的受害者原谅。

而这个受害者什么都不懂，当时是什么都不懂。事后，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会懂的，我是说现在，现在我才发现事实真相。只是现在才看清楚，一切都是关联着的，一切都很简单，不过也十分可怕。现在我在心里看得十分清楚，已经不是什么牵强的推测、假说、可能呀、大概呀的了，而是事实本身。克利娜，我可怜的克利娜又来到我面前，低着头，一副谦恭表情，涂着口红的厚唇不停地颤抖着，额头渗出恐怖的冷汗，我又听见了她的忏悔、坦白，说话断断续续，既令人恶心，又感人肺腑，像一架古老的手摇留声机一样。当时，她的忏悔坦白使我全身感到冷飕飕的，但是现在在脑海里一次次地重复着，开始感化着我，融化着我。

我总是发生同样的事，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迟才反应过来。问题是，生活不给人一刻喘息的间隙……我太愚钝，太呆傻，人们认为一

个人呆傻是一回事 而他本人从内心感到呆傻 如同我现在这样 则是另一回事)我太呆傻 总是反应迟钝。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发愣，像一只木鸡。而她 当然 啰 把我的愚钝当做骄傲……没有办法 生活是一部充满误会的戏剧，一部悲剧，一部悲喜剧。她对我发生的事也一直无法弄懂。

但是 概括起来 如果说克利娜是为了报复我而做出那件事 我是指那次闪失 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不仅对自己的不幸对我的行为导致的不幸负有责任 而且对她的过错也要负责 因为她那样做是针对我的 是由于我的原因 是为了惩罚我 报复我 对我发泄内心的愤怒。对于她因此而遭到的灾难，我也要负责。

我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些。即使她的主要动机不是想对我的欺骗进行报复，而只是出自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即众所周知的肉欲 我也应该对她的沉沦负责 因为我在那样困难的情势下丢下她一个人 等于是给她提供了机会。因此 根据这种假说 我倒是应该向她请求原谅，而又不能为此而感到羞辱。

对 是我应该向她请求原谅。对 要请求她的原谅 因为是我让她把我变成了嘲弄的模特儿 把我变成了受讥讽丈夫的可笑画像 变成了她本人的……

令人生厌的事 确实如此 但是 这是事实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太奇怪了 但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弄不懂。我，一个成了大傻瓜的人，让她像架破留声机那样徒劳地重复着她的央求——那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现在还在我头脑里回荡着的、听起来显得既可笑又忧伤的词句：“我把脸藏到什么地方去呀……我是脏女人……还能做什么呀……但是，何塞·利诺，你一直是爱我的……可怜可怜我吧……你如果不原谅我……我该多么不幸呀……”这些话重复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最后是一道如同海上遇难者永远沉到海底之前投来的目光。我只要简单地作出一点表示，一个小小的表示，一个她所渴望得到的表示，只这一点就足够了。一点怜悯，一点虚无。但我愚蠢透了 让她走了。我没有屈辱地低下头 而是一直看着天花板 抱着

双臂 她却向我伸过手来 请我帮一把 请我拉她一把 而我竟然推了她一下 她差一点倒下。

她只好走开 又一次把闪失的沉重包袱压在背上。她丢下我 孑然一身地 难道这不是我一直骄傲努力想得到的吗 ?永远是形单影只地，孤苦伶仃地在泥潭中挣扎。但愿上帝保佑我们！